

山城文藝叢書

第一集

短篇小說

粉

脂

新北京山城書坊出版

書叢藝文城山

集 一 第

說 小 篇 短

粉

脂

版出坊書城山京新

東 德 十 年 一 月 五 日 出 版
蘇 德 十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發 行

山 城 文 藝 叢 書

第 一 集

短 篇 小 說

脂

粉

自 定 價 國 幣 壹 圓 八 角 整

編 選 者 劉 雲 飛

新 京 市 桃 源 路 二 〇 三 一 二

發 行 者 高 士 先

新 京 市 桃 源 路 二 〇 三 一 二

印 刷 者 霍 躋 東

新 京 市 西 三 馬 路 五 六 七

印 刷 所 春 記 紙 店 和 記 印 刷 部

新 京 市 西 三 馬 路 五 六 七

總 批 發 處 滿 洲 書 籍 配 給 株 式 會 社

新 京 市 西 三 馬 路 一 〇 七 號

新 京 市 桃 源 路 二 〇 三 一 二

發 行 所 山 城 書 坊

振 替 新 京 五 〇 六 四 番

序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

這是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在北京向魯迅訴苦說的話。

可是沙漠真的寂寞嗎？不！不能如想像或傳說的那樣使人寂寞得要死的寂寞。

假使我們在心情荒蕪而淒涼的時候，即使是在都市繁華的地方，也要感到孤寂而難受的。若再與其他快樂的人們一比，相形之下，愈發使人感到孤獨寂寞，反甚於在沙漠裏。

我們試想，在沙漠那裏：弧形蔚藍色的天懸掛在上頭，有起伏斷續，魚鱗似的，水波似的沙丘，襯托在脚下；如若悠閒的拏藝術眼光來鑑賞牠，那是不可形容的美妙的圖案畫。

天空的雲彩的變幻，太陽的落照，風捲沙濤的搔動，將這環境渲染得雄偉而蒼茫，簡樸而奇特。

在那裏雖然是困苦飢渴的跋涉，而一想到那前面將有講究的房舍，安適的床榻，供我們休息。有醇醞的美酒，可口的菜肴，供我們享受。那時將使人們忘了困苦，疲乏，飢

渴，更是無從感到寂寞的：因為有美麗的希望在前邊等待我們呢。

有一些人說我們滿洲是文化上的一塊沙漠。我們不承認！假定真就是沙漠也不能算作什麼大不了的寂寞。我們可以努力作開拓文化工作，將來跋涉過了這個沙漠，便要大踏步邁進入佛國似的一個國度裏。

但是沙漠上的旅行者，是需要水和食糧的。所以我們計畫出版這山城文藝叢書；這不是獻給沙漠上人們一個裝着水的壺，或是一個裝些乾糧的袋而已。

我們想這或許對於在這塊文化沙漠上的旅行者，不無些小幫助的。——我們不敢說牠對於讀者一定有什麼樣了不得的利益。

以後我們將盡我們的所有力量作下去。相信我們渡過這塊沙漠後，將看見美麗萬狀的滿洲文化之花，在溫煦太陽輝耀之下，燦爛的開放在上世界上。

目次

脂粉	巴	金	一
誘惑	巴	金	一三
秋	巴	金	二一
案壁之間	巴	金	三五
肥皂	魯	迅	四四
離婚	魯	迅	五八
祝福	魯	迅	七〇
孔乙己	魯	迅	九〇
故鄉	魯	迅	九五
綴網勞蛛	落華生	生	一〇七
商人婦	落華生	生	一三二
逃走	郁達夫	夫	一五一
春風沈醉的晚上	郁達夫	夫	一六〇
空虛	郁達夫	夫	一七七
十一月初三	郁達夫	夫	一九七

脂粉

巴金

他買脂粉預備帶回去送夫人的時候，心裏就轉念到女人每年買脂粉的金錢不知有幾百幾千萬，然而當他回想到夫人接受脂粉時那一種愉快容顏，他又不能不將金錢去買不願買的脂粉。

他曾有好幾次走進大商店在買脂粉的那裏巡迴着，心裏總覺着不是必需品。遂望望然去之。但是也有好幾次，因為沒有買，回想到自己十分的懊悔，結果，是仍舊坐了車去買了來。

他自己恨自己，爲什麼這樣沒有決心，往復白送了兩次的車資。於是他立定志向，走到脂粉櫃臺的時候，決不遲疑，買了就走。

三年來，他都是以以上的姿態和心情，咬着牙買脂粉送夫人的。他又常々の想着，夫人是居住內地的，她沒有什麼嗜好，就是用一點貴的脂粉，也不爲過。況且，女爲悅己者容，」夫人用脂粉，還不是給自己一種精神上的享受嗎？實際上說起來，他和夫人相聚的時候並不多。他是常住在上海的，不過他能常想到他夫人皮膚的細膩，在那細膩的皮膚上敷上好的脂粉，他以爲這是世間的「雙絕。」

這是他夫人有一次對鏡向他說這粉很細膩的。她一面敷着粉，一面向他說：

「不信你摸摸看！」

不過在他手還未到夫人面上的時候，夫人就忽地笑起來；

「錯了！粉在臉上，是我皮膚上的感覺，你怎樣會摸得出呢，況且，你指上有很厚的皮，感覺是早已遲鈍了的。」

夫人說着，就帶着笑閃開了。她那種笑容，永遠藏在他的腦中，在清晨，在深夜，在無事的時候，都可以現出來。那細長的眉下，襯着靈活的大眼，大眼周圍的紅暈直映到了兩腮，紅的嘴唇，細膩的皮膚，溫香柔滑的感覺，低微清快的談話，一切都能因他的聯想力來具體化，他雖然不在夫人的面前，對於夫人的顏色却有深密濃厚的愛。這種深密濃厚的愛，卒使他無條件的將自己血汗換來的金錢，由脂粉上去送掉。

他雖然是有上列等々の安樂，但是在買脂粉的時候，他心裏總覺得有點不快活。就是在他立志以後，走到櫃臺前決不遲疑的去買，當那店夥開發票找錢的時候，他心裏總有一陣不快活，爲什麼？他自己却也未會仔細思量過。不過就是覺得不快活，這一點的不快活，可以說是他萬般喜悅中的一件恨事。

這樣的日子，他過了三年。在第四年的暮春時節，他接到夫人的一封信，信上說：

「從此我不要你再買脂粉給我了。不知怎的，臉上好生生的起了許多的雀斑，以前有一點，不過是隱而不現。如今一齊現出來了。在眉眼的周圍，額上，都有它們的蹤跡。我試用過鏡面散，沒有效，又用過人專給我的單方，也沒有效。我每天對鏡時，常常的自恨着，我沒有福用脂粉嗎？你帶給我的脂粉都是很好的，很好的脂粉，擦在雀斑的臉上，真是糟掉了。」

他看了這封信，直呆了半天，心裏也是十分亂。在理，他是不應該如此的。夫人能以屏除脂粉，替他省了錢。固不必說；同時他也可以不必再到大商店的脂粉櫃臺前去受那種精神上的痛苦。無如現在他的心境不同了。他替他夫人購買脂粉的時節，雖然是一點不快活。現在夫人真的不要他買，他的心裏反而覺着不安。況且他夫人的信中還給了他一個暗示，那細長的眉下沒有紅暈，大眼的周圍，是滿布了黃灰的斑點。

這一晚，他也沒有睡好，兀自的盤算着。他想他夫人一定要因此添愁加恨，容顏一定要格外的消瘦下去的。他想來想去，只有叫她到上海來。上海有美容的醫生，可以大臉變小，小臉變大；瘦臉變肥，肥臉變瘦；單眼皮變雙眼皮，雙眼皮變單眼皮。他想，這樣有能耐的醫生，還怕他不能替夫人治雀斑嗎？

幾天之後，他們到了上海，手挾手的進了美容院。

美容院中的陳設，不能引起他們的注意。只是收號金的人囚了些。不等他們說話，就迫着他們付了兩塊四角錢。

當他付錢的時候，診病室的情狀，已經照入他夫人的眼簾了。她看着那裏已經有一位很時髦的婦人，和醫生對面坐着。醫生呢，拿了一個很大的顯微鏡，在那婦人的臉前，左邊一照，右邊一照，照了許多的時候。夫人看雀斑的心，竟完全冷下去了。她在先的意見，以爲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醫生，目不斜視的哥德伸出手來，按一下脈。然後開一張方子，喫一兩帖，雀斑就消滅於無形的。不圖竟不是這樣，不但是一位年輕醫生，而這位年輕醫生還拿了顯微鏡盡情的向女人臉上看。

夫人看着一邊想，自己的臉，是也要被那年輕醫生用顯微鏡照的，她的臉紅起來，心頭勃勃地跳，她很急促的說：

「走吧！」

她一面說，一面暗示着她丈夫去看。丈夫真是糊塗了。他好像是做夢似的。他不能解說爲什麼來了又不看，況且還花了兩塊四角錢。醫生的年輕，不是醫生的錯。用顯微鏡在女人臉上照，也不是醫生的錯，因爲病本在臉上，在臉上就得照。病人呢，來了不看，當然也有病人的自由，況且雀斑也不是非治不可的病。他們的金錢、精神、力量都花

費在這「不錯」的上面。結果是空無所有。

他們坐在休息室裏，不好意思馬上就走。夫人真像一個受審的囚人。

「你臉上不是雀斑，乃是灰色斑。」

醫生向那個女人說了這一句，接着又說：

「這是由於疲倦而生的毒素造成的。至少要打五次針，方能見效。」

這些話都是一字一字扎入夫人的心扉。她毅然地說：

「打針！我是不要打針的，走罷！」

她用了十二分的勇氣挽了她丈夫出了院。

兩個人並肩的在人行道上踱着，一句話也沒有說。其實，要說也無可說的，爲什麼要到上海來？爲什麼要到美容院？爲什麼白費了兩塊四角錢？爲什麼又要怕打針呢？這些問題都是滿藏着滑稽性，不可解的滑稽性。

到了旅館，夫人十二分的不樂意，便提出今晚乘車回家的意見。他也沒有話說，心裏都滿想買一點東西給夫人，來安慰她的心。他在大商店中轉了好幾個圈子，結果，仍舊是買了脂粉。他向夫人說：

「這一種比以前買的好，店夥說是有益於皮膚的，回去用用看罷！也許雀斑自己會好

的呢！」

夫人接受了他的贈與，臉上露了一點笑容，慢吞吞的說：

「我那裏是不用脂粉呢！臉上如此，用了未免有點兒可惜罷了。」

初夏之月，有一個好日子，夫人的弟姪，就揀了這個好日子舉行婚禮了。他得了夫人的信，本應回去觀禮，無奈就是爲了「雀巢」問題，鬧了一陣子，把些好的興趣都鬧完了。但是他又不能不回去，他終於趕在結婚的日子只請了一天假回了家。

這一次回家，真是與他一種莫大的喜悅，他完全料不到他夫人細長的眉下，又復透露了靈活的大眼睛了。大眼四周的紅暈，又透到了腮邊了。他只覺得這次粉之細白光潤，胭脂的鮮麗勻澤，的確增加了夫人不少的美，究竟是上一次所買貴的脂粉，比以前買的要好許多。這一晚，真是他千歡萬悅的日子，那溫香膩滑的感覺，低微清快的笑語，又復呈露在他的面前。在他就枕移被的時節，就聽見他夫人輕笑着說：

「有那麼多的客人，我要是不用脂粉的話，不但是我臉上難看，就是你的臉上也不好看。」

在他飽睡初醒的時節，也覺得他自己和他夫人閒話相談着，耳邊猶聞夫人的細語：

「這種粉有汗都不會落的，又豈止是它的香味呢！」

這些，都是他的甜蜜。是他夢想不到的甜蜜。他未回來的時候，腦中的夫人只是一副灰黃的臉，加上一些灰色的斑點。如今回來所見的竟是一位明媚嫵人。溫馨艷麗的太太，他閉着眼睛，去享受一個安慰的痛。

次早，他夫人先起身的。在他醒來的時節，夫人却已在對鏡化粧。

「並不是不用脂粉，只覺得用的太可惜了。」

他很高興在被中向夫人說了上面的一句。

「這兩天臉上似乎好了些，今天我還要去忙喜事，你起來我們一塊兒去罷！」

「今天，今天我可要回上海了。」

「怎麼！你只請了一天的假嗎？」

「一天！」他很懊喪的回答着。

她看了一次錶，慢慢地說道：

「我就先送你上了火車，然後再回家罷！」

車中，他一逕的望着窗外風景，臉上露出不斷的笑容。玄想着那脂粉的偉大，和神奇。

「女人真是變幻莫測的。」他自己這樣的說着。「一時她要脂粉，一時她又不要脂粉

了。」

他夫人的話，又在他腦中一現。

「那麼多的客，假使我不用脂粉的話，不但是我的臉上不好看，你臉上也不好看的。」

「女爲悅己者容」固然是對，此外還有其他之意在義。他聯想到許多妻子會同她丈夫說出這種話，他又聯想許多妻子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個個人臉上定然都有脂粉的。

「假使許多妻子和丈夫，大家全都在一起呢？那時候脂粉的應用，豈不是要達到最大的效用程度麼？」

他推想到此處，就油然的笑起來了。

「這也不是看不見的事。」

一個新的計劃走入他的腦中。

「假使我來提議舉行一個友誼的聯歡會，讓大家都帶了夫人來聚餐，那麼我何對於脂粉的應用，可以看出他們最大的效果來了。」

「這真是好的，不單是臉上的脂粉，還有許多手袋中的脂粉，飯後的臉，必較飯前修飾的格外整潔，修飾的藝術，又都在飯館中表演，這是多麼一件有趣味的事！」

不到一個月，這個會真的被他弄成了。在舉行的前兩晚，一個問題在他心中盤算着，那便是自己夫人不來是不行的。

他想他的夫人未必肯來，因為前次的印象太壞了。但這是一個非來不可的局面，他打一個電報給她，說他在上海害病。這個電報，果然將他夫人喚來了。來的時候，充滿了怒意。她沒有脂粉在臉上，因為她自己說她來的十分急促。

丈夫用方法騙妻子來度一個短期的同居的生活，在法律上和人情上，總不能算是一個不可恕的罪惡。夫人也明白這道理，她的怒意，一會兒就消滅下去。不過她卻正色的向丈夫說：

「都是你不好，我來的太急促什麼東西都沒有帶。」

「你愁我們赴聚餐會的時候，人家要笑我們嗎？你看。」

說着抽開了抽屜，那脂粉，就赫然呈現於夫人的眼簾了。

「你說這種粉，遇汗都不落的，香味，還在其次。是不是？」

他們兩個人接着默々的笑了一刻，夫人儘管拿着粉盒子在那裏細細的看，在那溶溶的燈光下，這一盒粉增加了夫妻間不少的愛情。

一個燈紅酒綠之夜，這聯歡的聚餐會就開幕了。一盞盞的明亮的燈光下，圍着一羣丈

夫和妻子，正如他所預料的，這時各夫人臉上的脂粉，真得了最大的效用。而每個夫人手裡都有手袋，手袋中藏的不用說，脂粉當然佔據重要的地位，只不過有一點不是他所預料到的，便是許多夫人中間的談話，正是集中於最近新出的一種脂粉。

從她們的談話中間，他知道了，用粉之先，須使皮膚潔淨，皮膚潔淨不算，還要使毛孔收縮，皮膚光潤。要做到這種地步，那就是只靠一種淨顏水，化粧的次序是先用水，皮膚毛孔中的垢就全出來了，用時皮膚也就緊縮光潤起來，準備着你去敷一層膏，膏上再加脂粉，這樣自然是容光煥發。他本來是要看各夫人臉上脂粉程度的，不圖這一番脂粉談話竟移轉了他的注意力，他一面聽着一面用眼偷看他夫人，夫人對於談話的注意力，比他還要強。

酒闌人散的時節，他們雙雙的回到旅館中了。今晚夫人的與致似乎很濃厚地一逕地和他談笑着。

「你這一次和前一次買的粉都是很好的，只是我的皮膚不好，這樣好的粉，真能用糟了的。」

「你現在用的不是很好嗎？」

「不好！」夫人搖搖頭。

「你不是女人，你不知道我們用粉的難處。粉是乾的，要使他上臉，已經不容易，更要使他在臉上勻淨，尤其不容易。」

他兩眼望着她。她接着說：

「撲粉，有人乘着剛洗過的臉上餘水，就上粉的，這是最下乘最傷皮膚的辦法。有人先敷上一層蜜，再上粉的，但是每々の會輕重不勻。有人先上雪花膏再上粉的，可惜就是太淡。這都不是根本的辦法。」

他仍是望着她，默々の不響。她的意思還沒有完。

「我們不能一天到晚坐在家裏，總要出去，出去，臉上總免不了受着灰塵。其實，坐在家裏，臉上也受着灰塵。灰塵一上臉，便要和臉上的油混合，這時我們唯一的方法，只有用肥皂洗臉，肥皂只能除去浮在臉上的油垢，毛孔裏面的就很難，況且臉皮經熱水一洗，毛孔都開了，接着用手巾一抹，微細的灰塵，當然就走入毛孔。而我們不注意，用蜜哪，膏哪，粉哪敷上去。這樣，好像在一張生蟲的棹子上塗了很厚很光的漆，暫時雖然好看，日久漆一落去，那個棹面子已經壞的不堪人目了。我臉上的灰色斑，不就是因为灰塵久藏在毛孔中造成的嗎？」

這一番話真是使他大徹大悟了，在片刻的功夫他臉上浮出一層苦笑。淡淡的說道：

「唯一補救的辦法，我們應該先買那去毛孔中的垢膩以及可以使皮膚軟滑而面部光滑的水。」

夫人忽地將他的手執住，身體往他面前倚着，微笑的說：

「笑我做什麼呢？我說的都是實話呀！」

「我說的，也是實話呀！」

夫人已經坐了下來。笑容一逕的沒有收；

「這是一個保護皮膚最好的辦法。你想我的皮膚可以常保在潔白光潤，到老的時候，還是潔白光潤的。不單是我臉上好看，就是你，臉上也很好看哪！」

最末的一句，她說時非常的有含蓄，好像裏面藏着無限的意思一般。他呢。在這種愛的雰圍中，除了答應夫人明天就去買來之外，更無其他辦法。

第二天的早晨，夫婦二人一同到了大商店。夫人呢，她很幽閑地走到櫃檯前，對於那些五光十色的化粧品都加以仔細的研究。他呢，只是兩眼望着那店夥很客氣的笑容，當那發票開好，拿去找錢的時節，那個嚴重的「金錢」和「用脂粉」的問題，又一層一層地浮上了他的心頭。

誘惑

巴金

自從姊姊嫁了人，妹妹的心境就發生變遷。這並不是說她也想嫁人和姊姊一樣，乃是她對於姊夫發生一種特別的興趣。

妹妹只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女，姊姊出嫁時年歲也不過是十八。她們兩個人的幼時就沒有父親，家裡並沒有青年的男子。母女們三個都在一張單調生活下過着，所以覺得很無趣味。但是這種無趣味的意境，母女三人從未提起過。她們平日只說日子太長，天老是不得晚下來，或是說日子太短，混混又是一天。

姊姊嫁了人，情境就忽然的變了，平空家裏多了一個姊夫。姊姊整天陪他說笑着，母親整天的預備飯菜，只丟下了一個妹妹。陪着母親弄飯菜，她不高興。她也不高興。尤其是在晚間，平日是和母親姊姊說說笑笑的，到極疲倦的時候，方去睡覺。如今，對面房裏姊姊和姊夫說說笑笑，自己和母親反而無話可說。最可惡的，母親有時還走過去敷衍兩句，將妹妹一個人丟在房裡。

起初，她對於姊夫發生嫉妬，由嫉妬發生了憤恨。但是嫉妬和憤恨改變不了這個局面。她便不得不轉過來對於姊夫的偉大，發生出研究的興趣了。

她想，姊々陪着姊夫說笑是應該的，因為他是她的丈夫，母親爲什麼要這樣的款待他呢。她想不出這個理由，毅然向母親抗議，因爲抗議，便捱了一頓罵。尤其可惡的，就是妹妹捱罵的時候，恰巧看見姊夫在對面房門口微微的笑着，母親看見姊夫笑，便也陪着一笑，這樣真把妹妹氣的要死。

午飯，妹妹不好意思再上掉吃飯了。她一個人坐在房裏，恨恨的想着：

「笑！笑！他笑，媽也笑！不是存心的在羞我嗎！我越氣，他們越要笑我咧！我難道不會笑嗎！我怕什麼！我偏要出去吃飯，看他們怎樣笑我！」

想着便奔了出去，很強項的坐到掉榜去吃飯。

這真是給予他們一個驚訝，一位賭氣的小姐會自己走出來吃飯。母親故意放下一副莊嚴的臉。

「下次你可不許亂說，姊夫在我們家中是客呀！」

妹妹一面聽着一面想她自己是萬不能再氣下去給他們笑了。她很快的說，

「偏要講，偏要干涉！偏要干涉！」

一面說着一面就笑起來了。

「明天我來辦幾樣菜賠罪吧！」

姊夫很溫和的說了這一句面上充滿了笑容。

母親本來是要發怒，但是看見妹妹笑，怒氣便消了一半，只聽姊夫這樣一說，怒氣又消了一半。她趕緊的說：

「家裏有的是菜，吃々好了，不能讓姊夫破費。」

姊夫仍舊是笑微微的，沒有說話。妹妹想了想，有點不好意思。

第二天的晚上，外面辦來的菜肴，已經陳列在中堂了。出於妹妹々意料之外的，便是菜肴之外，還有一壺酒。昨天的妹妹々滿露着怒意和冷酷，今天的妹妹々，就顯出十分的就爲情了。她覺得這一棹菜肴是爭來的。不好意思吃，而又不能不吃。平日走進中堂，不管姊夫來不來，總是向自己座位一坐就吃，今天，棹上擺了一個酒壺，情景便不同了。她不敢坐上去，呆呆立着。

「媽！今天讓我敬妹妹々一杯酒罷！」

媽很客氣的回答着：

「這是那裏的話，怎麼好讓姊夫破費呢？」

其實媽是不敢違拗姊夫意旨的，終於讓姊夫替妹妹々斟上一杯酒，妹妹々の臉就此紅起來了。

這誠然是妹々的一個難題，她不能受而又不能不受，她就在這難的情景之下入了座。兩眼不敢再向姊夫看，自己的頭不由自主的低了下來。

「傻丫頭，也不知道謝謝姊夫的盛意嗎？」

一句話提醒了妹々，人家請客本是應該道謝的，但這是爭來之食，思到此處，她十分的難為情。她羞々澀々の舉起了杯，嚥々道出一聲謝字，姊夫杯中的酒已經飲乾了。

「妹々！也飲一杯罷！」

妹々真為難，她望着媽々。媽々沒有說什麼，看那意思，似乎是叫她飲一點。然而妹々不能明白，剛纔是沒有道謝已經不對，如今怎好讓姊夫獨自飲一個乾杯！

她拚着命飲了下去，一陣々の火熱，竟逼上她的眼簾。她偷看媽々，媽々笑微微的望着姊夫。姊夫的第二次酒又無意的斟了上來。

妹々輕搖着頭，低々の說：

「不能喝了！」媽說：

「她年歲輕，不能喝了。姊夫的盛意，我代了罷！」

第三次的酒却又跟着斟上來了。這次姊夫變了方法，他不勸妹々の酒，反叫姊々替妹々代飲一杯。

姊姊是酒不能飲的。被姊夫逼的臉上通紅了，妹妹實在在看不過，便心
了。

這時的妹妹，因為兩杯酒の薰蒸，興趣高了許多，不像剛纔那樣羞澀，她抬頭望着姊夫。眉和髮的光亮潤澤齊整之外，還有飽含了神光的一雙眼，眼的周圍，紅暈直透額腮，比起以前父親的風采，真是高出了許多。

姊夫一逕微笑着，也不再勸酒了，姊姊頭低着坐在一旁，臉上好像很不自然。妹妹想：

「姊夫很可愛的，姊姊却未免太呆板了。」

「我們不要和姊姊說話，她是點酒不嘗的人，這棹上誰沒有喝酒呢，媽也喝了，你也喝了，我也喝了，對不對！」

姊夫向妹妹一面說着一面笑，

「我是會喝的。」妹妹很愜愜的說了這一句。

「那是你客氣。」姊夫說着酒壺就跟着上來了。妹妹發了急，她拿手去推姊夫的手，不圖姊夫的左手輕握了她的手，壺酒入杯的時候，那姊夫的手，眼，嘴，腮，眉，髮以及那一排雪白的牙齒，整個兒地將妹妹迷惑住，她沒有法子拒絕，她的心中說不出是榮

寵還是愛慕。

姊夫的手一縮回，就輕輕的坐下來了，一面很和緩的向媽說：

「我不是誠心勸妹妹的酒，乃是要樽中酒不空。媽！讓我也替你老人家斟滿罷。」

這時一堂都是很和悅的。微風送來的店舖裏無線電的歌聲：

「我……怎麼能够離開你……噢……噢……噢……」

我……怎麼能够離開你……噢……噢……噢……」

妹妹低着頭，姊夫很幽閑的擎着杯慢慢地飲着，臉上布滿了笑容。當妹妹偶看姊夫一

眼的時節，就覺得姊夫那一雙光明的眼，好像要找她說話。

無線電歌聲，照常的播送着，直至酒闌人散的時節，妹妹覺得她的一身總是被姊夫的眼光籠罩着，媽媽覺得有點頭痛，早進了房，妹妹招呼人收拾了菜飯，直看着姊夫輕撫着姊夫的腰肢啣々嚙々の走開，她方走進自己的房。

今晚，妹妹真和往常不同，她一點恨姊夫的心思也沒有了。只覺得一切的東西都是生意勃勃的，可愛的。有趣的，就是媽媽頭痛睡了覺，也是很有趣。

她對鏡看看，自己的臉和姊夫的正是一樣紅，要是和姊々比，自己還要豐腴些。

「不知姊夫覺得我怎樣？」

她心下這樣思量着，那一雙光亮的想要說話的眼，就倏然顯現在她的腦內。她不去研究爲什麼姊夫會老是看着她，她只覺那雙眼實在有可愛的地方。

自從她脫衣上牀之後，一逕翻來覆去的睡不着，她一閉上眼，就像有姊夫一雙光亮的眼睛望着她。她只覺得被中熱不可耐，直到大半夜，方才迷々惑々的入了夢鄉。

次早，她醒來時，覺得心中清明了許多，回想昨天的一切，覺得非常的不適。如今，她只有一個最深強的印象在腦內，便是姊夫是一位喜歡注意她的人。她想今天無論如何，不能像昨天那樣的隨便了。自己不應該常和姊夫說話，常給他看見。不過姊夫既在家中，每日總要見幾回，那末自己的服裝修飾言行，也總要像一點樣才是。她從今日起。立意不反抗母親替姊夫做菜，假使母親忙時，自己也得去幫着做々，不一定是報答姊夫的盛意，至少可以叫姊夫知道自己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

有了這種思想，妹々的一切就全都變了。她不是想對於姊夫表示愛戀，乃是要宣揚自己是個好女孩子。她每日不大說話了。每晨起身之後，如果不是修飾的很齊整，就決不讓姊夫見着她。她也到廚房中去，幫着母親弄點菜，也到中堂和他們一同用飯。常把頭低着，舉箸捧碗用匙，姿態表演的都很美觀。外面來的鄰居，都說妹々像個大人，妹妹是個很美麗很柔順的女孩子。

妹々變了；妹々的心就比以前苦了許多。以前她看見姊夫的時候，就像看見姊々一般的平淡。如今不然，看見姊夫，心中很喜悅的，但是不願正眼去看一次。看見姊々，就不知是那裏來的一片羞惡之情衝上了腮邊。夜間常有雜亂的夢，擾了她甜蜜的睡眠。白天獨坐的時候，常有雜亂的浮思，擾了她和平的心地。這是少女的秘密，妹々就在這秘密的情境消瘦了下去。母親發了急，她不得不叫姊々轉託姊夫去找一個妹夫來。

這個消息，是妹々隔着板壁聽得的。聽得的那一晚，她悲啼哭了一夜，她迷々糊々想着媽々不會再得着像姊夫一樣的女婿。由姊夫去替自己找一個丈夫，尤其是一件痛心的事。

次晨，她略々地修飾了一番，就走出了房。出了房便無意的撞見了姊夫。她只覺得心中像刀割一般的慘痛，也不知道那裏來的那些眼淚，像泉水一般的湧了出來。她明知是不對，但她不能自止，她很可憐的將姊夫引進後園，向他盡哭着，沒有說一句話。結果姊夫是被姊々喊了出去，轉過身來一指桑罵槐的數說了一大頓。

中午，妹々走出去了。誰也沒有知道。媽々和姊々都急得很。晚飯後，妹々也沒有和媽々姊々說她會到什麼地方，因為她們看她不起，不高興和她多說話。結果妹々很早的就上了床。

夜間，妹妹肚子痛的哼聲將媽媽驚醒了，媽媽問她什麼緣故，她閉着眼不作聲。媽媽沒有法子，只好喊姊夫去請醫生了。

醫生的診斷，說她是痰，又說她是痧子。姊夫非常的懷疑，她很很的逼着妹妹說出病的原因。但是現在的妹妹，也不說肚子痛了，她兩眼緊閉着，不聲不響。

姊夫真急了，他很誠懇的說：

「好妹妹，你說罷！你喫過什麼東西沒有，只要你肯說出來，我們什麼事都好商議的！」

妹妹微睜了雙目，發出了一絲兒笑，她的頭好像是略點了一點，姊夫的淚盡在眼眶迴着，媽々と姊夫，不敢再說一句話。在這冷靜愁慘的空氣中，什麼聲音都沒有，只聽見那剛請來的醫生，坐在棹旁的椅子上，發出一絲兒嘆息！

秋

巴 金

「我長了這麼大年紀，就從來沒有看見過梧桐樹。什麼叫做秋，新穀可以上場賣錢的時候就叫做秋。」

張老大兩眼圓睜着向阿毛嫂說出上面的兩句話。

「你說到秋上就還我錢，那還不是等你的穀子上場賣了就還錢嗎？秋！秋天不賣穀子，難道天上會掉錢給你還我不成！」

張老大怒衝衝地又加了上面兩句話。阿毛嫂真是不能不說話了。她說：

「我們並不是故意不還你錢，不過遲兩天等穀價好一點，決計賣了還你的。」

「錢，就是我的兒子，我要借他出去就借出去，要他回來可得就回來，那個措着我的兒子不還我，哼！叫他試試我的厲害。」

張老大捏着一隻拳頭，惡狠狠地坐在那裏好像要打人的樣子。

「是啊！」

阿毛嫂的聲音就陡然變悽慘了。

「張老伯！」

「張老伯！我爲什麼向你借錢，還不是爲了我的兒子嗎！你的兒子人家措住了不放，你是不依的，你是有方法的。我的兒子呢！閻王爺將他措住了不放，我又怎麼辦呢？」

說着她便抽抽噎噎的哭起來了。張老大本來是預備發一頓大脾氣，不圖自己無意的說出「兒子」兩個字，倒把她引的哭起來，自己反而沒有話說了。

阿毛嫂一邊哭着一面說：

「張老伯，就是向你借的五十塊錢。也不够辦我兒子身後的事。可憐他只睡了一口薄板的棺材，胡亂被人埋到土裏去。想他父親臨終的時節。你是在場的，那時家境該多變好，他父親停在家中四十多天，那一個「七」沒有和尚來念經超度他。他一死，什麼都完了，外面的賬，全都倒了。我那孩子，自從他父親死後，也沒有過着一天好日子，就年年被個病拖着，把他拖死了，可憐我向你借了這樣重利的債，只落得他臨死睡了一口薄板的棺材。」

說着她便由着性子大哭起來了。張老大看着她沒有一點法子，他一天的怒氣漸漸消沉下去，他想說幾句話，結果他竟找不出一句適當的。他不能勸她，一勸就失去要錢的本意。又不能走，一走這一趟豈不是白跑。他坐在那裏，難過，發脾氣，也就不好再發。

阿毛嫂的哭勁，漸漸地也就緩和下去了。她倏然換上另外的一種表情。猝然的說：

「我活在世上也是無意思的，這樣一個孤寡無兒的女人，還天天受人家的逼。你張老大的凶，誰不知道。我也明白地告訴你，我留這幾十石穀子有什麼用，不過是爲了我自己的口糧，我有飯吃有人靠，別說這幾十石穀子，就是這幾十畝田，我也不要的。你張

老大是個有本事的人，有本事替我再找個丈夫來，我這幾十畝田，就雙手送給你。」本來，張老大倒是沒有怒意的，被他這幾句話一激，怒氣又蓬勃地起來了。他說：「你想用狠話和潑辣的手段來嚇我嗎？我，張老大是不怕的，借債還錢，你再會說也不行。」

「誰敢嚇你呢，我說的都是實話呀！」

「嫁人！」

張老大冷々の添上這一句，他的兩眼光線輕々移到阿毛嫂的身上去。阿毛嫂只不過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少婦，她頭上梳了淨光的髻，髻傍還戴着五個白茉莉。她穿着一身淡青竹布的衣服，上身還套了一件黑背心。

「這樣女人，嫁人是不會嫁不着的。」

張老大心中暗々の想着，他那句話便不敢再說下去了。他回思自己去年央人到後街去說親，要買家的那個姑娘來做妾室，不但沒有成，還聽了許多的閑話，說自己長得太粗，年歲又太大。

「賈家的姑娘，除去她是一個黃花女兒之外，又有什麼好呢，臉上有點白麻子不算，笑起來兩眼就變成一條縫。」

「你想什麼！」

阿毛嫂的話語就追上來了。

「嫁人！嫁人是犯法的事麼？說呀！」

「誰說是犯法的？」

老大被她從幻夢中擊醒過來，趕緊回了這麼一句話。

「那麼，又怎樣呢！」

阿毛嫂很急促的逼着他。可憐張老大竟沒有思想的機會，只好隨口慢吞吞的答道：

「那麼，就未免有點對不住你那死去的丈夫！」

一句話剛說完，阿毛嫂的臉色就勃然的變了，她不再理會張老大，就掉頭走進她的臥室。

x

x

x

x

x

她這一進房，可是把個張老大楞住了，他想自己完全上了當。走進來要錢的，卻被她這樣輕輕巧巧的走開。

他想現在不能再拍掉子要錢，再拍掉子她也不會出來的。她不是因為躲債要進房的。她是爲了一句話：「對不住你的丈夫」而進房的。這句話當然是有不對的地方，張老大

心裏這樣想。

「她是因爲羞恥而進房的。一個年輕的寡婦，怎樣好意思忘却自己死去的親夫，老着脸找人做媒呢！」老大接續着想。

「我是不應該揭破她的臉皮的。」老大着實有點懊悔。

他她也許到房中痛哭一場來遮遮羞，他仔細聽着，也沒有聽見一點聲響。「如果不一場來遮遮羞，也許自己一時想不開來尋一個短見呢。」他心中不禁有點怕起來了。他只知道憑着自己直覺來推論，由推論而生懷疑和懼怕，也忘記了發怒，更忘記了還錢。

「到底阿毛嫂現在到房中做什麼？」就變成老大心中一個嚴重問題，一個不能不解決的嚴重問題。他坐在堂中不能解決，他躡手躡足的來到臥室房門口。

房門上仍舊有個破門簾掛着，老大從簾縫中窺探，看見阿毛嫂正在對鏡，拭去淚痕，頻添脂粉。這件事是老大從來未曾見過的，他雖然看過許多油頭粉面的婦人，他却從未想到婦人油頭粉面種種手續。他忘却了一切，覺得窺探很有趣。但是破門簾遮不住老大的臉。阿毛嫂已經從鏡中看到了。他在鏡中的秋波露出無限情意的時節，阿毛嫂便立起身來，微笑着向老大說：

「房裏憐得很，如果你不嫌棄的話就請進來坐一會兒吧；」

老大脚下踟躕着，口中囁嚅着，欲行又止的進了她的房。這是一個寡婦的居室，貧窮當中還顯出一點白素。張老人在畏澀和羞縮當中「六神無主」胡想着，他不知是存留着在這裏好，還是走了的好。

一杯濃的茶由阿毛嫂從小茶壺中倒出來送到老大面前，老大就這麼不由自主的坐下來了，他坐位的對面，靠牆擺了一個衣櫥，櫥門都嵌着玻璃鏡，從玻璃的鏡中，他發現了阿毛嫂的紅潤的腮邊，有兩個梨渦，那粉膩的兩個潔白的耳垂下，有一對亮晶晶的耳環。

阿毛嫂也坐下來了。在老大的心中，至少比剛纔在中堂的阿毛嫂是格外的可愛些。他一面看着一面坐在那裏，無話可說。

「老大，你自己想想，說話是太傷人了些吧。你既追着我要錢，我賣了身子來還你的錢你說我又對不住我的丈夫。」

說時真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張老大不知道怎麼回答。半晌，她腮邊的梨渦就微微的露出來，含着輕笑說道：

「真的，不嫁人罷，我對不住你，嫁人，我又對不住我的丈夫。」

她這話含有一半諷刺一半滑稽性，老小心裏覺得有點難過，他趕緊辯駁道：

「嫁人，你還不是說着來嚇我的。你，還會真的嫁人嗎？」

「那怎麼不會？您要知道一個人被逼得無路可走的時候，什麼事都做的出來。嫁人不是當娼，又不是偷盜，也是人做的事。」

「你賣了穀子就能還錢，剛才的一番，我知道你是騙我的話。」

「騙你的！張老伯，你知道我現在已經一石都沒有了。」

這真是晴天中一個霹靂，老大的兩眼又復圓睜起來。

「你已經賣掉了嗎？」

「沒有！」

「那是什麼意思？」

「是被王士虎扣住的。向你借的錢，已經替我兒子辦了身後的事，你想我在這迢迢的歲月中，不能去喝西北風，只得又去借債了。這筆債是李大嫂替我借的，一共是一百五十元，內中一百塊錢是王士虎的，五十塊是李大嫂的。新穀上場的時候，李大嫂跑來向我說，穀全都被王士虎扣去了，連她五十塊錢還沒有着落。王士虎，你是知道的，這地方的人，誰不怕他，我的佃戶，當然聽他的話，不敢給穀子與我，我們本來在本地就沒

有什麼有勢力的人幫助我們，再加之我丈夫一死，連認識的人也都不來了。

她說時雖然是很悽然，但是老大却沒有注意。他只想到了王士虎，一個惡劣的土豪，自己也不是他的對手。自己雖然喜歡講幾句蠻理，蠻理却又不講過王士虎。王士虎眼望着窗外的青天，心裏一逕盤算着，臉上滿露着失望的容顏。

「老大又怎麼這樣的不經嚇呢？」

阿毛嫂一片輕巧的笑容慢慢兒地透出來了。

「怎麼，你說的話竟是假的嗎？」

「一點也不假，可是我決意要還你的錢，不會使你失望的。」

老大的兩眼望着她。

「這是李大嫂替我想的法子，他說我在此處還算一個標緻的人，王士虎想娶一房小想的好久了，只是沒有人肯嫁給他，要是我肯的話，穀子不但扣，他還肯替我做一些衣裳。這樣，李大嫂的五十元可以還，你張老大的五十元也可以還。」

老大聽了這一番話真是越發的楞住了。他心中想，難道阿毛嫂只值一百五十塊錢嗎？他對於五十塊錢的債，犧牲它覺得捨不得，對於阿毛嫂爲一百五十塊的債而犧牲自己，覺得尤其捨不得。

「你願意去跟王士虎嗎？那樣一個凶狠的人，況且他家中還有太々。」
阿毛嫂發出一陣苦笑。

「不願意也是不行的，我，還怕他嫌我老了不要我咧！這真是一件難爲情的事，李大嫂說他從前看見過我的還不錯，如今他記不得了，要我今天送給他看一次，才能定奪。現在已經差不多要到時候，所以我到房裏來修飾一下再去！」

「老大！這真是難爲情，一個女人家拋頭露面的給人家看。唉！……」
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那淚珠兒竟在眼中轉的不息，老大現在心中已經忘記了債，他只覺一位風韻尙存的半老徐娘送給王士虎去蹂躪，未免太可惜了。

「嫁給誰都可以，怎樣能嫁給王士虎！」

他心裏這樣想着，但他不敢說出來。他只覺得要拿阿毛嫂和賈家姑娘比，賈家姑娘要比她遜十倍。

他也嘆了一口氣。阿毛嫂却站起來帶着一點笑容向他說。

「你看我這樣子可能去得嗎？」

說着她發出一點輕笑，當她的秋波一轉的時節，臉上有微々的紅暈發出來，老大真是不能忍了。他說：

「我看這件事是做不得的。」

「做了就對不起我的丈夫，是不是？」

「如今我們不說那些話了。我看李大嫂的五十元是假的，不過是王士虛與一個方法，你罷了。那種人……」

他口中發出恨恨之聲，他不再說下去。

「假的，我借了人家一百五十元是半點也不假呀！」

「難道便沒有其他的方法嗎？」

「其他的方法……」

阿毛嫂說時臉上堆下了輕薄的笑。

兩個相對的緘默了好久。

張老大終於嘆了一口氣說：

「做人，真是太難了。」

「做女人尤其不容易。」

阿毛嫂接着就說上這一句。

「那還不是一樣的嗎？」

「一樣？纔真不是一樣呢，譬如王士虎罷，他要我去我就得去，我呢，我自己的事却不能由我自己定了。」

「那也能的，你可以不去的。」

「不去，誰替我還這筆錢呢？」

張老大一聲兒也不響，一會兒，他的臉就紅起來了。

「房裏太悶了些，我看你覺得有點兒煖吧！」

阿毛嫂搭訕着說了這一句話，一面她要去掛起那片破門簾。

「不！不！不煖的。」

老大的臉越紅起來。阿毛嫂却哈哈地笑起來。

她一陣笑過之後，老大也接着笑起來，在這笑的當中，他還問着阿毛嫂說：

「阿毛嫂，你笑什麼呢？」

「我沒有笑是你先笑的。」

「不！是你先笑的，剛才不是你哈哈地笑了一陣子嗎？」

「我笑你們男人太不行了。」

「怎麼？」

「男人爲什麼要一個女人來自尋煩惱呢？」

「唔！」

張老大急於要解釋這個原因，他說：

「女人對男人，益處真是大的了不得，這真是只有我這懂得女人的男人才能知道。那有了女人的男人，就完全不知道了。有了女人，男人就可以不喝酒不賭錢，那些洗衣漿裳，燒鍋煮飯的事是更不用說了。就這廚房來說，看你輪房間，該有多末干淨，我呸，你裏是去看看，一定要笑着說我懶呀！」

「哦，我明白了，男人要女人就是爲的燒鍋煮飯洗衣漿裳和收拾房間。」

「不，還有不喝酒不賭錢。此外還有一件最有益的事，就是男人粗暴的脾氣，可以會變成沒有的。」

「你進來的那番脾氣，我見了真是有點怕。」

「怕什麼呢？我現在不是一個很好的人嗎？我是一個沒有女人的男人，你總得要原諒我，現在變好了，因爲我和你說了許多的話。」

「不賭錢我相信，不喝酒我不相信，我丈夫就愛喝酒，他喝把我都帶着會喝上兩杯了。」

老大一句話也沒有；他真的呆了。這裏阿毛嫂忽地走到鏡前拿出她的脂粉，重新在臉上勻了一陣。仍帶着笑說：

「我倒忘記了，我要去找李大嫂。王士虎……一個不要臉的老頭子！」

她真是越發的嫵媚了。老大的心現在勃勃地跳。她已走到門口，預備去掀門簾。

「不能去！」老大失聲的呼出來。

「不能去！阿毛嫂，你將我丟下來太冷清了哇。」

「那好誰會我這這一百五十塊錢？」

「有我呀！」老大向她撲々胸脯，很高傲的站起來了。

「真的嗎？」阿毛嫂現出一陣喜悅的笑容。那不穩的步態回到老大的身旁。老大的眼滿露出熱烈的光芒。

「還有你的五十塊錢呢？」

老大不慌不忙的取出借票向阿毛嫂手中一塞，兩隻微笑的眼睛，直射到阿毛嫂的身上，那破爛還是絲毫不動的懸挂着，張老大的身子。却坐在阿毛嫂的牀沿。

案壁之間

巴 金

英始終不明白，爲什麼她的丈夫喜歡藏着那張不穿衣服的女人畫兒。她一看她丈夫拿出來，臉就得紅，尤其恨的，是丈夫看着女人畫兒，再看她那紅的臉。

她幾次想問他，但是始終不好意思說出口，她以爲問這件事，也是女子的一個羞恥，這是英嫁後一件恨事，每天晚上她總得看見丈夫玩一次畫，一玩就是半點鐘，這半點鐘的時候，在英，好像一個在曠野中被雨淋的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又走不脫。這種難過，是她在處女生活中從未嚐過的，如今，覺得十分不舒服。

她想，夫妻是百年偕老的，要每天都照樣，日子可真是一過不了。在英的意思，這樣清靜的晚間，丈夫應該靜坐在牀邊之側，翻開一部唐詩，口中吟哦着，她便可以取出那陪嫁的小紫銅香爐，發上一爐好香，月的清輝，穿透了窗櫺，射在屋子裏，一室都是甜甜蜜蜜的。方是真的入生。無如現在沒有這樣的甜蜜，反是充滿的刺激。丈夫手中拿了不穿衣服的女人畫，蓬鬆的頭髮，帶淚的眼，下面還有不穿襪子的腳。

英開始懷疑這幅畫片究竟是誰畫的。她想畫這種畫片的，定然是一個糾糾的武夫。不然，沒有女人肯將自己的肉體給飽看，她每次想到這層意思，只覺頭上有一種麻，從天靈蓋一直麻到眉心。

這層麻繼續持了四五天，英真的忍受不住了，雖然她是一個新嫁娘，她也要放出勇氣

來，叫丈夫不要看這張畫片。

這又是一個新的晚間，英在大穿衣鏡前整理鬢髮時，又發覺了丈夫取出那張畫片。她一點規勸的意思，足足地在她心中轉了十七八個圈子，方慢慢從她甜蜜話語中吐出來。

「每天看這東西，有什麼意思呢？……」

她真抱着十分的恐懼，同時也換了無窮的希望，她希望丈夫能以將那畫片藏起來，永不見面。她從鏡中窺視着，丈夫的臉，露出冷靜的笑容。

「怎麼！不能看麼，世界上最美的東西莫過於人體，說到人體的美，男人又不如女人。」

英的臉就倏然地紅下來了。丈夫的話，完全不是她所預料的。她的理想，是丈夫聽見她的話之後，應該趕緊將畫兒藏起來，臉上立刻發紅，帶着追悔的態度立起身來，走到她的身傍，她便可以吐出她一番安慰的意見說她是說着玩的。

很不幸的，這些事都能不如願，英便很有些羞恥，她僅是一位十七歲的少女。根本就沒有聽見過。「世界上最美的東西莫過於人體」這類的話。她理想中的美是明眸，皓齒，烏光的髮，細，短，光的手指，嬌小玲瓏的身段。會聽別人當面誇獎過她具有這些資

格，她夢想着自己丈夫也和別人一樣的誇獎着自己，那末，終身就具有了莫大的幸福。今天所聽的。完全不對，她疑心着丈夫硬用那張畫來侮辱自己的。世界沒有人每晚來玩那一張畫，可見丈夫的居心，不是玩畫，乃是對我自己的美，橫加侮辱。

英是他父母的獨生女。要是依她的性子，就直接了當去扯破那張畫，至少可以發出悻悻之詞說：「我不好，你去找那畫中美人罷？」但是一切一切，英都看在一「新嫁娘」三個字上隱忍着，受屈的心思，都變為淚珠，在眼中不住的轉。

今晚，沒有甜蜜的記載。大家靜默的上了牀。丈夫不到一會兒就發出鼾聲。英呢，她翻來覆去不能睡。

她現在非常憤恨那幅畫，她將那幅畫看作和自己一樣的一個女人，在丈夫面前爭權利。她不敢恨丈夫，只覺得丈夫是管理自己的人，自己終身仰望着他，不能得罪。

掉上的燈燭還沒有熄，那微弱的光線，直射在那幅躺在掉上的裸體美人畫，遠遠地在英的視線前轉着。英輕輕地下了牀，向她注視了半天，覺得也還值得一看，自己是比自己好一些，她也不忍撕去這一幅畫，她自己願保留着，只是不讓丈夫看罷了。

她沉吟了一刻，發出一些兒嘆息，時鐘報着夜已過午，英始終沒有睡意。她從抽屜中取出一冊唐詩，翻出自己最愛的一首長干行，平鋪在畫兒上，無聊地看下去。

律，自己也是十分的懂。未
能說他這新乾的蜜棗，爲吃蜜棗
的注意：

「吃，自然會厭。」
「這就難說了。」一個人總有
「這也能過下去。」

「備各行共是，
還有那一冊唐
外，還有甜

由得從畫中
比河輝相映

錢給丈夫，說：

厚肉實言，驟然將河裸體露

先生回了這句話。
多大的賊。

第三個晚上，情景又不同了。丈夫開抽屜，不見了那張畫。英笑着說：

「我已叫他拿了櫃子了，恐怕放在櫃上給污弄了。而且放在櫃上，只有你一個人看，不如放在櫃中掛起，我兩處都看見。」

丈夫一舉首，就看見這塗污險的美人。在櫃中顯出醜態，這櫃子在門頭上，看起來喫力，不注意還看不見。

丈夫笑起來了，說：

「這櫃內是人家恭賀我兩新婚的祝詞呀，怎好將袖放在上面呢？」

「你看房內那一個櫃子放得上這樣大的畫。」

英帶笑地回着丈夫的話。

「高了一些，看起來吃力。」

「我也想到的，未滿月的新房，牆上不能釘釘！」

英益發的笑起來，吃々的一陣子，也不知她還是笑那美人臉上的蜜。還是笑這櫃子挂的太高。還是笑丈夫開抽屜時，沒有找着這張畫。

丈夫坐在椅中，瞧着畫，終覺得這畫在櫃中挂在壁上是不適宜的。這不是一幅名作，

只宜近玩不宜遠觀的。況且美人臉上還有一大塊蜜跡。新房是有人要瞻視的，給人看見了，不雅。他說：

「掛在這上面。我看還是拿下來罷！」

「也好。就請你拿下來。」

「誰挂的誰拿！」

「我也沒有那麼高。」

「奇怪，那你怎麼挂上去的。」

「張媽抱着我挂上去的……」

英說着臉上紅起來。接着又輕輕地說：

「你想我總不能當你的面，喊張媽抱我，我也不是孩子，張媽也不肯哪！」

一個新意念，陡然在丈夫的腦中現出來，這抱妻子的責任，雖不付與丈夫，反付與張媽麼？他毅然承認挑這個擔子，抱着她去下相框。

當英的手碰歪了相框的時節，她就倏然的笑起來，她伏在丈夫肩頭，要求他放她下地，她一逕笑着揉擦着，可憐這新婚的丈夫，從來沒有受過這種刺激，他忘了相框，竟在英的連續笑聲中溶化了。

丈夫真是沒有話說了。他如何能拿這五塊錢。他兀自坐在椅中，默々的想這前後的事，真好像是英故意布置好了來毀損這幅畫。不過蜜汁是自己滴到美人臉上。去拿下框子，也是自己的意思。

想想他只好說：

「壞了就壞了，還買什麼呢，總是我以前不該買這張畫，無端的讓畫中人遭了多少厄運。」

英越發地懊悔了，她將五元的鈔票硬塞在丈夫手中，苦苦央求他去買。她說：

「你一定要買，我也很喜歡這張畫呢，你的東西，我無意毀壞了，我過意不去。你不買，我一天不見這畫兒，一天是心裏難過的。」

丈夫就大笑起來了。他輕輕的用手將畫兒撕的粉碎，一點點地擲到窗外去。英的臉也就一陣陣的紅起來。但是丈夫却毫不注意她。自己將那小紫銅香爐中的香燃起，前面的唐詩，一頁頁地翻到長干行。不知什麼時候，英却將新餞的蜜棗端了來，等到丈夫回頭看她，她卻低頭向案壁一笑嫣然了。

四銘太太正在斜日光中背著北窗和她八歲的女兒秀兒糊紙錠，忽聽得又重又緩的布鞋底聲響。知道四銘進來了，並不去看他，只是糊紙錠。但那布鞋底聲卻愈響愈逼近，覺得終於停在她的身邊了，於是不免轉過眼去看，只見四銘就在她面前彎肩曲背的很命掏著布鞋底下的袍子的大襟後面的口袋。

他很容易的折折的顯出掌來，手裏就有一個小方的長方包，葵綠色的，一逕遞給四太太。她剛接到手，就聞到一陣似橄欖非橄欖的說不清的香味，還看見葵綠色的紙包上有一個金光燦爛的印子和許多細簇簇的花紋。秀兒即刻跳過來要搶着看，四太太趕忙推開她。

「上了街？……」她一面看，一面問。

「唔々。」他看著她手裏的紙包，說。

於是這葵綠色的紙包被打開了，裏面還有一層很薄的紙，也是葵綠色，揭開薄紙，纔露出那東西的本身來，光滑堅緻，也是葵綠色，上面還有細簇簇的花紋，而薄紙原來却是米色的，似橄欖非橄欖的說不清的香味也來得更濃了。

「唉々，這實在是好肥皂。」她捧孩子似的將那葵綠色的東西送到鼻子下面去，嗅着說。

「唔々，你以後就用這個……。」

她看見他嘴裏這麼說，眼光却射在她的脖子上，便覺得顴骨以下的臉上似乎有些熱。她有時自己偶然摸到脖子上，尤其是耳朵後，指面上總感着些粗糙，本來早就知道是積年的老泥，但向來倒也並不很介意。現在在他的注意之下，對着這葵綠異香的洋肥皂，可不禁臉上有些發熱了，而且這熱又不絕的蔓延開去，即刻一逕到耳根。她于是就決定晚飯後要用這肥皂來拚命的洗一洗。

「有些地方，本來單用皂莢子是洗不乾淨的。」她自對自的說。

「媽，這給我！」秀兒伸手來搶葵綠紙；在外面玩耍的小女孩兒也跑到了。四太太趕忙離開她們，裏好薄紙，又照舊包上葵綠紙，欠過身去擱在洗臉臺上最高的一層格子上，看一看，翻身仍然糊紙錠。

「學程！」四銘記起了一件事似的，忽而拖長了聲音叫，就在她對面的一把高背椅子上坐下了。

「學程！」她也帶着叫。

她停下糊紙錠，側耳一聽，什麼響應也沒有，又見他仰着頭焦急的等着，不禁很有些抱歉了，便儘提高了喉嚨，尖利的叫：

「絳兒呀！」

這一叫幾乎有效，竟聽到皮鞋聲窸窣的近來，不一會，絳兒已站在她面前了，只穿短衣，肥胖的圓臉上，晶品的流着油汗。

「你在做什麼？怎麼爹叫也聽不見？」她譴責的說。

「我剛在練八卦拳……」他立即轉身向了四銘，筆挺的站着，看着他，意思是問他什麼事。

「學程，我就要問你：『惡毒婦』是什麼？」

「『惡毒婦』？……那是，『很凶的女人』罷？……」

「胡說！胡鬧！」四銘忽而怒得可觀。當我是『女人』麼！」

學程嚇得倒退了兩步，站得更挺了。他雖然有時覺得他走路很像上臺的老生，却從沒有將他當作女人看待，他知道自己答的很錯了。

「『惡毒婦』是『很凶的女人』，我倒不懂，得來請叫教你？——這不是中國話，是外國話，我對你說。這是什麼意思，你懂麼？」

「我，……我不懂。」學程更加侷促起來。

「嚇，我白化錢送你進學堂，連這一點也不懂。虧煞你的學堂還誇什麼『口耳並重』，

例教得什麼也沒有。說這鬼話的人至多不過十四五歲，比你還小些呢，已經囉々咕々的能說了，你却連意思也說不出，還有這臉說『我不懂』！——現在就給我去查出來！』

學程在喉嚨底裏答應了一聲『是』，恭恭敬敬的退出去了。

『這真叫作不成樣子，』過了一會，四銘又慷慨的說，『現在的學生是。其實，在光緒年間，我就是最提倡開學堂的，可萬料不到學堂的流弊竟至於如此之大：什麼解放咧，自由咧，沒有實學，只會胡鬧。學程呢，爲他化了的錢也不少了，都白化。好容易給他進了中西折中的學堂，英文又專是『口耳並重』的，你以爲這該好了罷，哼，可是讀了一年，竟一絲一毫不懂，大約仍然是唸死書。嚇，什麼學堂，造就了些什麼。我簡直說：應該統統開掉！』

『開掉，真不如統統開掉的好。』四太太胡弄紙錠，同情的說。

『奇理也罷，不，現在開學堂了。』四太太子，噙什麼香？『九公公先前這樣說，反對女學的時候，說得極簡呢；可見現在變起來，竟還是老拳人的話。你想，女人一陣一頭的行上去了，自然很不容易的，爲個刻，就剪頭髮。我這恨的就是那些剪了頭髮的女學生，我們既然，土匪開槍信有可原，搥他天下的就是這例，應該很嚴的辦一辦……。』

「對啊，男人都像了和尚還不够，女人又來學尼姑了。」

「學程！」

學程正捧着一本小而厚的金邊書快步進來，便呈給四銘，指着一處說：

「這倒有點像。這個。……」

四銘接來看時，知道是字典，但文字非常小，又是橫行的。他眉頭一皺，擎向窗口，細着眼睛，就學程所指的一行唸過去：

「第十八世紀創立之共濟講社之稱」。——唔，不對。——這聲音是怎麼唸的？」他指着前面的外國字問。

「惡特拂羅斯。」

「不對，不對，不是這個。」四銘又忽而憤怒起來了。「我對你說：那是一句壞話，罵人的話，罵我這樣的人的。懂了麼？查去！」

學程看了他幾眼，沒有動。

「這是什麼悶葫蘆，沒頭沒腦的？你也先得說々清，教他好用心查查去。」她看見學程爲難，覺得可憐，便排解而且不滿似的說。

「就是我在大街上廣潤祥買肥皂的時候，」四銘呼出了一口氣，向她轉過臉去，說。

「店裏又有三個學生在那裡買東西。我呢，從他們看起來，自然也怕太囂張一點了罷。我一氣看了六七樣，都要四角多，沒有買；看一角一塊的，又太壞，沒有什麼香。我想，不如中通的好，便挑定了那綠的一塊，兩角四分。夥計本來是勢利眼，眼睛生在額角上的，早就撇着狗嘴的了；可恨那學生這壞小子又都擠眉弄眼的說着鬼話笑。後來，我要打開來看一看纔付錢：洋紙包着，怎麼斷得定貨色的好壞呢。誰知道那勢利眼不但不依，還蠻不講理，說了許多可惡的廢話；壞小子們又附和着說笑。那一句是頂小的一個說的，而且眼睛看着我，他們就都笑起來了：可見一定是一句壞話。」他于是轉臉對着學程道，「你只要在一壞話類裏去查查！」

學程在暗處底裏答應了一聲「是」，恭恭敬敬的退去了。

「他們還嚷什麼『新文化新文化』，『化』到這樣了，還不夠？」他兩眼釘着屋梁，儘自說下去。「學生必須有道德，社會上必須有道德，再不想點法子來挽救，——你想，那多麼可歎……」

「什麼？」她隨口的問，並不驚奇。

「孝女。」他轉眼對着她，鄭重的說。「就在大街上，有兩個討飯的。一個是姑娘，看年齡有十八九歲了，——其實這年的年紀，討飯是很不相宜的了，可是他還討飯。」

——和一個六十下歲的婦人，白頭髮，黑睛透目的，坐在布店的簷下求乞。大家都說她是孝女，那老的是祖母。她只要討得一點什麼，便都獻給祖母吃，自己情願餓肚皮。可是這樣的孝女，有人肯布施麼？」她射出眼光來釘住她，似乎要試驗她的識見，她不答話，也只將眼光釘住他，似乎倒是專等他來說明。

「哼，沒有。」他終於自己回答說。「我看了好半天，只見一個人給了一文小錢；其餘的圍了一大圈，倒反去打趣。還有兩個光棍，竟肆無忌憚的說：『阿發，你不要看得這貨色憐，你只要去買兩塊肥皂來，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哪，你想，這成什麼話？」

「哼，她低下頭去了，久之，纔又懶懶的問：『你給了錢麼？』」

「我麼？——沒有。」兩個錢，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討飯，總得……。」

「嚼。」她不等說完話，便慢慢地站起來，走到厠下去。昏黃只顯得濃密，已經是晚飯時候了。

四銘也站起身，走出院子去。天色比屋子裏還明亮，學程就在牆角落上練習八卦拳：這是他的「庭訓」，利用晝夜之空的時間的經濟法，學程奉行了將近大半年了。他贊許似的微微點一點頭，便反背着兩手在空院子裏來回的踱方步。不多久，那惟一的益景萬年

青的闊葉又已消失在昏暗中，破絮一般的白雲間閃出星點，黑夜就從此開頭。四銘當這時候，便也不由的感奮起來，彷彿就要大有所爲，他意氣漸漸勇猛，脚步愈跨愈大，布鞋底聲也愈走愈響，嚇得早已睡在籠子裏的母雞和小雞都唧唧足足的叫起來了。

堂前有了燈光就是號召晚餐的烽火，合家的人們便都齊集在中央的棹子周圍。上首是四銘一人居中，也是學程一般肥胖的圓臉，但多兩撇細鬍子，在菜湯的熱氣裏，獨據一面，很像廟裏的財神。左橫是四太太帶着招兒；右橫是學程和秀兒一列。碗筷聲雨點似的響，雖然大家不言語，也就是很熱鬧的晚餐。

招兒帶翻了飯盃了，菜湯流得小半棹。四銘儘量的睜大了細眼睛瞪着看得她要哭，這纔收回眼光，伸筷去夾那早先看中了的一個菜心去。可是菜心已經不見了，他左右一瞥，就發見學程剛剛夾着塞進他張得很大的嘴裏去，他於是只好無聊的吃了一筷黃菜葉。

「學程」他看着他的臉說，「那一句查出了沒有？」

「那一句？——那還沒有。」

「哼，你看，也沒有學問，也不懂道理，單知道吃！學學那個孝女罷，做了乞丐，還是一味孝順祖母，自己情願餓肚子。但是你們這些學生那里知道這些，肆無忌憚，將來只好……」

「想倒想着了一個，但不知可是。——我想，他們說的也許是『阿爾特膚爾』。」
「哦哦，是的！就是這個！他們說的就是這樣一個聲音：『惡毒夫咧』。這是什麼意思？你也就是他們這一黨：你知道的。」

「意思，——意思我不很明白。」

「胡說！瞞我。你們都是壞種！」

「官不打吃飯人，你今天怎麼儘鬧脾氣，連吃飯時候也是打雞罵狗的。他們小孩子們知道什麼。」四太太忽而說。

「什麼？」四銘正想發話，但一回頭，看見她陷下的兩頰已經鼓起，而且很變了顏色，三角形的眼裏也發着可怕的光，便趕緊改口說，「我也沒有鬧什麼脾氣，我不過教學程應該懂些事。」

「他那里懂得你心裏的事呢。」她可是更氣忿了。「他如果能懂事，早就點了燈籠火把，尋了那孝女來了。好在你已經給她買好了一塊肥皂在這里，只要再去買一塊……」

「胡說！那話是那光棍說的。」

「不見得。只要再去買一塊，給她咯支咯支的遍身洗一洗，供起來，天下也就太平了。」

「什麼話？那有什麼相干？我因為記起了你沒有肥皂……」

「怎麼不相干？你是特誠買給孝女的，你咯支咯支的去洗去。我不配，我不要，我也不要沾孝女的光。」

「這真是什麼話？你們女人……」四銘支吾着，臉上也像學程練了八卦拳之後似的流出油汗來，但大約大半也因為吃了太熱的飯。

「我們女人怎麼樣？我們女人，比你們男人好得多。你們男人不是罵十八九歲的女學生，就是稱讚十八九歲的女討飯；都不是什麼好心思。『咯支咯支』，簡直是不要臉！

「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那是一個光棍……」

「四翁！」外面的暗中忽然起了極響的叫喊。

「道翁麼？我就來！」四銘知道那是高聲有名的何道統，便邁着似的，也高興的大聲說。「學程，你快點燈照何老伯到書房去！」

「學程點了燭，引着道統走進西邊的廂房，後面還跟着卜薇園。

「失迎失迎，對不起。」四銘還嚼着飯，出來拱一拱手，說。「就在舍間用飯，何如？……」

「已經備過了。」薇園湊上去，也拱一拱手，說。「我們連夜趕來，就爲了那彭鳳文

社的第十八屆徵文題目。明天不是，「逢七」麼？」

「哦！今天十六？」四銘恍然的說。

「你看，多麼胡塗！」道統大嚷道。

「那麼，就得連夜送到報館去，要他明天一準登出來。」

「文題我已經擬下了。你看怎樣，用得用不得？」道統說着，就從手巾包裏挖出一張紙條來交給他。

四銘踱到燭臺面前，展開紙條，一字一字的讀下去：

「恭擬全國人民合詞籲請政府特頒明令專重聖經崇祀孟母以挽頹風而存國粹文——好極好極。可是字數太多了罷？」

「不要緊的，」道統大聲說。「我算過了，還無須乎多加廣告費。但是詩題呢？」

「詩題麼？」四銘忽而恭敬之狀可掬了，「我倒有一個在這里：孝女行。那是實事，應該表彰表彰她。我今天在大街上……」

「哦哦，那不行。」薇園連忙搖手，打斷他的話。「那我也看見的。她大概是『外路人』，我不懂她的話，她也不懂我的話，不知道她究竟是那里人。大家倒都說她是孝女；然而我問她可能做詩，她搖搖頭。要是能做詩，那就好了。」

「然而忠孝是大節，不會做詩也可以將就……。」

「那倒不然，而就知不然！」薇園攤開手掌，向四銘連搖帶推的奔過去，力爭說：「要會做詩，然後有趣。」

「我們，」四銘推開他，「就用這個題目，加上說明，登報去。一來可以表彰表彰她；二來可以借此針砭社會。現在的社會還成個什麼樣子，我從旁考察了好半天，竟不見有什麼人給一個錢，這豈不是全無心肝……。」

「啊呀，四翁！」薇園又奔過來，「你簡直是在『當着和尚罵賊禿』了。我就沒有給錢，我那時恰恰身邊沒有帶着。」

「不要多心，薇翁。」四銘又推開他，「你自然在外，又作別論。你聽我講下去：她們面前圍了一大羣人，毫無敬意，只是打趣。還有兩個光棍，那是更其肆無忌憚了，有一個簡直說『阿發，你去買兩塊肥皂來，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你想，這……」

「哈哈！兩塊肥皂！」道統的響亮的笑聲突然發作了，震得人耳朵嘩嘩的叫。「你買，哈哈，哈哈！」

「道翁，道翁，你不要這麼嚷。」四銘吃了一驚，慌張的說。

「咯支咯支，哈哈！」

「道翁！」四銘沈下臉來了，「我們講正經事，你怎麼只胡鬧，鬧得人頭昏。你聽，我們就用這兩個題目，即刻送到報館去，要他明天一準登出來。這事只好偏勞你們兩位了。」

「可以可以，那自然，」微闌極口應承說。

「呵呵，洗一洗，咯支……唏々……」

「道翁！」四銘憤憤的叫。

道統給這一喝，不笑了。他們擬好了說明，微闌謄在信箋上，就和道統跑往報館去。四銘拿着燭臺，送出門口，回到堂屋的外面，心裏就有些不安逸，但略一躊躇，也終於跨進門檻去了。他一進門，迎頭就看見中央的方棹中間放着那肥皂的葵綠色的小小的長方包，包中央的金印子在燈光下明晃晃的發閃，周圍還有細小的花紋。

秀兒和招兒都蹲在棹子下橫的地上玩；學程坐在右橫查字典。最後在離燈最遠的陰影裏的高背椅子上發見了四太太，燈光照處，見她死板板的臉上並不顯出什麼喜怒，眼睛也並不看着什麼東西。

「咯支咯支，不要臉不要臉……」

四銘微微的聽得秀兒在他背後說，回頭看時，什麼動作也沒有了，只有招兒還用了兩隻小手的指頭在自己臉上抓。

他覺得存身不住，便熄了燭，踱出院子去。他來回的踱，一不小心，母雞和小雞又唧唧足足的叫了起來，他立即放輕脚步，並且走遠些。經過許多時，堂屋裏的燈移到臥室裏去了。他看見一地月光，彷彿滿鋪了無縫的白紗，玉盤似的月亮現在白雲間，看不出一點缺。

他很有些悲傷，似乎也像孝女一樣，成了「無告之民」，孤苦零丁了。他這一夜睡得非常晚。

但到第二天的早晨，肥皂就被錄用了。這日他比平日起得遲，看見她已經伏在洗臉臺上擦脖子，肥皂的泡沫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般，高高的堆在兩個耳朵後，比起先前用皂爽時候的只有一層極薄的白沫來，那高低真有霄壤之別了。從此之後，四太太的身上便總帶着些似橄欖的非橄欖說不清的香味；幾乎小半年，這纔忽而換了樣，凡有聞到的都說那可似乎是檀香。

離 婚

魯 迅

「阿々，木叔！新年恭喜，發財發財！」

「你好，八三！恭喜恭喜！」

「唉，恭喜！愛姑也在這裏！」

「阿々，木公公！……」

莊木三和他的女兒——愛姑——剛從木蓮橋頭跨下航船去，船裏面就有許多聲音一齊囁的叫了起來，其中還有幾個人捏着拳頭打拱；同時，船旁的坐板也空出四人的坐位來了。莊木三一面招呼，一面就坐，將長烟管倚在船邊；愛姑便坐在他左邊，將兩隻鉤刀樣的脚正對着八三擺成一個「八」字。

「木公公上城去？」一個蟹殼臉的問。

「不上城，」木公公有些頹唐似的，但因為紫糖色臉上原有許多皺紋，所以倒也看不出什麼大變化，「就是到龐莊去走一遭。」

合船都沈默了，只是看他們。

「也還是爲了愛姑的事麼？」好一會，八三質問了。

「還是爲她？……這真是煩死我了，已經開了整三年，打過多少回架，說過多少回和，總是不結局……。」

「這回還是到慰老爺家裏去？……」

「還是到他家。他給我們說和也不止一兩回了，我都不依。這倒沒有什麼。這回是他家

新年會親，連城裏的七大人也任……。」

「七大人？」八三的眼睛睜大了。「他老人家也出來說話了麼？……那是……。其實呢，去年我們將他們的竈都拆掉了，總算已經出了一口惡氣。況且愛姑回到那邊去，其實呢，也沒有什麼味兒……。」他於是順下眼睛去。

「我倒並不貪圖回到那邊去，八三哥！」愛姑忿忿地昂起頭，說，「我是賭氣。你想，『小畜牲』嬖上了小寡婦，就不要我，事情有這麼容易的？『老畜牲』只知道幫兒子，也不要我，好容易呀！七大人怎樣？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帖，就不說人話了麼？他不能像慰老爺似的不通，只說是『走散好走散好』。我倒要對他說說我這幾年的艱難，且看七大人說誰的錯！」

八三被說服了，再開不得口。

只有潺潺的船頭激水聲；船裏很靜寂。莊木三伸手去摸煙管。裝上烟。

斜對面，挨八三坐着的一個胖子便從肚兜裏掏出一柄打火刀，打着火絨，給他按在煙斗上。

「對對。」（一）木三點頭說。

「我們雖然是初會，木叔的名字却是早已知道的。」胖子恭敬地說。「是的，這里沿海

三六十八村，誰不知道？施家的兒子辦上了寡婦，我們也早知道。去年木叔帶了六位兒子去拆平了他家的窠，誰不說應該？……你老人家是高門大戶都走得進的，脚步開闊，怕他們甚的！……」

「你這位阿叔真通氣，」愛姑高興地說，「我雖然不認識你這位阿叔是誰。」

「我叫汪得貴。」胖子連忙說。

「要撤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總要鬧得他們家敗人亡！」慰老爺不是勸過我四回麼？連爹也看得賠貼的錢有點頭昏眼熱了……。」

「你這媽的！」木三低聲說。

「可是我聽說去年底施家送給慰老爺一棹酒席哩，八公公。」蟹殼臉道。

「那不礙事。」汪得貴說，「酒席能塞得人發昏麼？酒席如果能塞得人發昏，送大菜又怎樣？他們知書識理的人是專替人家講公道話的，譬如，一個人受衆人欺侮，他們就出來講公道話，倒不在乎有沒有酒喝。去年年底我們敝村的榮大爺從北京回來，他是見過大場面的，不像我們鄉下人一樣。他就說，那邊的第一個人物要算光太太，又硬……。」

「汪家匯頭的客人上岸哩！」船家大聲叫着，船已經要停下來。

「有我有我！」胖子立刻一把取了煙管，從中搶一跳，隨着前進的船走在岸上了。

「對對！」他還向船裏面的人點頭，說。

船便在新的靜寂中繼續前進，水聲又很聽得出來了，潺潺的，八三開始打磕睡了，漸漸地向對面的鈎刀式的腳張開了嘴。前艙中的兩個老女人也低聲哼起佛號來，她們擷着念珠，又都看愛姑，而且互視。努嘴，點頭。

愛姑瞪眼看定蓬頂，大半正在懸想將來怎樣鬧得他們家敗人亡；「老畜牲」，「小畜牲」，全都走投無路。慰老爺她是不放在眼裏的，見過兩回，不過一個圓頭圓腦的矮子：這種人本村裏就很多，無非臉色比他紫黑些。

莊末三的烟早已吸到底，火逼得斗底裏的烟油吱吱地叫了，還吸着，他知道一過汪家匯頭，就到鹽莊，而且鄰村口的魁星閣也確乎已可望得見。鹽莊，他到過許多回，不足道的，以及慰老爺。他還記得女兒的哭回來，他的親家和女婿的可惡，後來給他們怎樣地喫虧。想到這裏，過去的情景便在眼前展開，一思到懲治他親家這一場局面，他向來是要冷冷地微笑的，但這回却不，不知怎的忽而橫梗着一個胖胖的七大人，將他腦裏的局面擠得擺不整齊了。

船在繼續的寂靜中繼續前進，獨有念佛聲却宏大起來，此外一切，都似乎陪着木叔和愛姑一同浸在沈思裏。

「木叔，請你老上岸罷，嶺莊到了。」

木三他們被船家的聲音警覺時，面前已是魁星閣了。

他跳上岸，愛姑跟着，經過魁星閣下，向着慰老爺家走。朝南走過三十家門面，再轉一個彎，就到了，早望見門口一列地泊着四隻烏蓬船。

他們跨進黑油大門時，便被激進門房去；大門後已經坐滿着兩棹船夫和長年。愛姑不敢看他們，只是溜了一眼，倒也並不見有「老畜牲」和「小畜牲」的踪跡。

當工人搬出年糕湯來時，愛姑不由得越加惴惴不安起來了，連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帖，就不說人話麼？」她想。「知書識理的人是講公道話的。我要細細地對七大人說一說，從十五歲嫁過去做媳婦的時候起……。」

她喝完年糕湯；知道時機將到。果然，不一會，她已經跟着一個長年，和她父親經過大廳，又一彎，跨進客廳的門檻去了。

客廳裏有許多東西，她不及細看；還有許多客，只見紅青緞子馬褂發閃。在這些中間第一眼就看見一個人，這一定是七大人了。雖然也是團頭團腦，却比慰老爺們魁梧得多；大的圓臉上長着兩條細眼和漆黑的細鬚；頭頂是禿的，可是那腦殼和臉都紅潤，油光光地發亮。愛姑很覺得稀奇。但也立刻自己解釋明白了：那一定是擦着豬油的。

「這就是『屁塞』，就是古人大殮的時候塞在屁股眼裏的。」七大人正拿着一條爛石似的東西，說着又在自己的鼻子旁擦了兩擦，接着道，「可惜是『新坑』。倒也可以買得，至遲是漢。你看，這一點是『水銀浸』……。」

「水銀浸」周圍即刻聚集了幾個頭，一個自然是獄老爺；還有幾位少爺們，因為被威光壓得像癩臭蟲了，愛姑先前竟沒有見。

她不懂後一段話；無意，而且也不敢去研究什麼「水銀浸」，便偷空向四處一看望，只見她後面，緊挨着門旁的牆壁，正站着「老畜牲」和「小畜牲」。雖然只一瞥，但較之半年前偶然看見的時候，分明都見得蒼老了。

接着大家就都從「水銀浸」周圍散開；獄老爺接過「屁塞」，坐下，用指頭摩挲着，轉臉向莊木三說話。

「就是你們兩個麼？」

「是的。」

「你的兒子一個也沒有來？」

「他們沒有工夫。」

「本來新年正月又何必來勞動你們。但是，還是只爲那件事，……我想，你們也鬧得够

了。不是已經有兩年多了麼？我想，冤讎是宜解不宜結的。愛姑既然丈夫不對，公婆不喜歡……也還是照先前說過那樣：走散的好。我沒有這麼大面子，說不通。七大人是最愛講公道話的，你們也知道。現在七大人的意思也這樣：和我一樣。可是七大人說，兩面都認點晦氣罷，叫施家再添十塊錢：九十元！」

「……」
「九十元！你就打官司打到那裏，也沒有這麼便宜。這話只有我們的七大人肯說。」

七大人睜起細眼，看着莊木三，點點頭。

愛姑覺得事情有些危急了，她很怪平時沿海的居民對他都有幾分懼怕的自己的父親，爲什麼在這里竟說不出話。她以爲這是大可不必的；她自從聽到七大人的一段議論之後，雖不很懂，但不知怎的總覺得他其實是和藹近人，並不如先前自己所揣想那樣的可怕。

「七大人是知書識理，頂明白的；」她勇敢起來了。「不像我們鄉下人。我是有冤無處訴；倒正要找七大人講講。自從我嫁過去，真是低頭進，低頭出，一禮不缺。他們就是專和我作對，一個個都像個「氣殺鑽馮」。那年的黃鼠狼咬死了那匹大公雞，那里是我沒

有關好嗎？那是那隻殺頭癩皮狗偷喫糠拌飯，拱開了雞欄門。那『小畜牲』不分清紅皂白，就夾臉一嘴巴……」

七大人對她看了一眼。

「我知道那是有緣故的。這也逃不出七大人的明鑒；知書識理的人什麼都知道。他就是着了那濫婊子的迷，要趕我出去。我是三茶六禮定來的，花轎抬來的呵！那癩容易嗎？……我一定要給他們一個顏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緊。縣裏不行，還有府裡呢……」

「那些事是七大人都知道的。」慰老爺仰起臉來說。「愛姑，你要是不轉頭，沒有什麼便宜的，你就總是這模樣。你看你的爹爹還明白；你和你的弟兄都不像他。打官司打到府裏，難道官府就不會問問七大人麼？那時候是，『公事公辦』，那是，……你簡直……」

「那我就拚出一條命，大家家敗人亡。」

「那倒並不是拚命的事。」七大人這纔慢慢地說了。「年紀青青。一個人總要和氣些。」和氣生財。對不對？我一添就是十塊，那簡直已經是『天外道理』了。要不然，公婆道『走！』就得走。莫說府裏，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這樣。你要不信，他就是剛從

北京大學堂裡面來的，自己問他去。」於是轉臉向着一個尖下巴的少爺道，「對不對？」

「的確的確。」尖下巴少爺趕忙挺直了身子，必恭必敬地低聲說。

愛姑覺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爹不說話，弟兄不敢來，慰老爺是原本幫他們的，七大人又不可靠，連尖下巴少爺也低聲下氣地像一個癩臭蟲，還打一「順風鑊」。但她在胡裏胡塗的腦中，還彷彿決定要作一回最後的奮鬥。

「怎麼？七大人……。」她滿眼發了驚疑和失望的光。「是的……。我知道，我們粗人，什麼也不知道。就怨我爹這人情世故都不知道，老發昏了。就專想他們『老畜牲』『小畜牲』擺佈；他們會報喪似的急急忙忙鑽狗洞，巴結人……。」

「七大人看看，」默默地站在她後面的「小畜牲」忽然說話了，「她在大人面前還是這樣。那在家裏，是簡直鬧得六畜不安。叫我爹是『老畜牲』，叫我是口口聲聲『小畜牲』，『逃生子』……。」

「那個『老畜牲』十萬人生的『叫你『逃生子』？』」愛姑回轉臉去大聲說，便又向着七大人道，「我還有話要當大衆面前說說哩。他那里有好聲好氣呵，開口『賤胎』，閉口『娘殺』。自從結識了那婊子，連我的祖宗都入起來了。七大人，你給我批評批評，這……。」

她打了一個寒噤，連忙住口，因為她看見七大人忽然兩眼向上一翻，圓臉一仰，細長

鬍子圍着的嘴裏同時發出一種高大搖曳的聲音來了。

「來………兮！」七大人說。

她覺得心臟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亂跳，似乎大勢已去，局面都變了，彷彿失足掉在水裏一般，但又知道這實在是自己錯。

立刻進來一個藍袍子黑背心的男人，對七大人站定，垂手挺腰，像一根木棍。

全客廳裏是「鴉雀無聲」。七大人將嘴一動，但誰也聽不清說什麼。然而那男人，却已經聽到了，而且這命令的力量彷彿又已鑽進了他的骨髓裏，將身子牽了兩牽，「毛骨聳然」似的；一面答應道——

「是。」他倒退了幾步，纔翻身走出去。

愛姑知道意外的事情就要到來，那事情是萬料不到，也防不了的。她這時纔又知道七大人實在威嚴，先前都是自己的誤解，所以太放肆，太粗鹵了。她非常後悔，不由的自已說——

「我本來是專聽七大人吩咐……。」

全客廳裏是「鴉雀無聲」。她的話雖然微細得如絲，慰老爺却像聽到霹靂似的了；他跳了起來。

「對呀！七大人也真公平：愛姑也真明白！」他誇讚着，便向莊木三。「老木，那你自然是沒有什麼說的了，她自己已經答應。我想你紅綠帖是一定已經帶來了的，我通知過你。那麼，大家都拿出來……。」

愛姑見她爹便伸手到肚兜裏去掏東西；木棍似的那男人也進來了，將小烏龜模樣的一個漆黑的小東西遞給七大人。愛姑怕事情有變故，連忙去看莊木三，只見他已經在茶几上打開一個藍布包裹，取出洋錢來。

七大人也將小烏龜頭拔下，從那身子裏面倒一點東西在掌心；木棍似的男人便接了那匾東西去。七大人隨即用那一隻手的一個指頭蘸着掌心，向自己的鼻孔裏塞了塞，鼻孔和人中立刻黃焦焦了。他皺着鼻子，似乎要打噴嚏。

莊木三正在數洋錢。慰老爺從那沒有數過的一疊裏取出一點來，交還了「老畜牲」；又將兩分紅綠帖子互換了地方，推給兩面，嘴裏說道——

「你們都收好。老木，你要點清數目呀。這不是好當玩意兒的，銀錢事情……。」

「呃啾」的一聲響，愛姑明知道是七大人打噴嚏了，但不由得轉過眼去看。只見七大人張着嘴，仍舊在那裏皺鼻子，一隻手的兩個指頭却撮着一件東西，就是那「古人大殮的時候塞在屁股眼裏的」在鼻子旁邊摩擦着。

好容易，莊木三點清了洋錢；兩方面各將紅綠帖子收起，大家的腰骨都似乎直得多，原先收緊着的臉相也寬懈下來，全客廳頓然見得一團和氣了。

「好！事情是圓功了。」慰老爺看見他們兩面都顯出告別的神氣，便吐一口氣，說。「那麼，囑，再沒有什麼別的了。恭喜大吉，總算解了一個結。你們要走了麼？不要走，在我們家裏喝了新年喜酒去：這是難得的。」

「我們不喝了。存着，明年再來喝罷。」愛姑說。

「謝謝慰老爺。我們不喝了。我們還有事情……。」莊木三，「老畜牲」和「小畜牲」，都說着，恭恭敬敬地退出去。

「唔？怎麼？不喝一點去麼？」慰老爺還注視着走在最後的愛姑，說。「是的，不喝了。謝謝慰老爺。」

注一・「對對」是「對不起對不起」之略，「得罪得罪」的合音；未音注二，私生兒，

祝 福

魯 迅

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的，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灰白

色的沈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接着一聲鉦響，是送瘟的爆竹；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空氣裏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的。雖說故鄉，然而已沒有家，所以只得暫寓在魯老四爺的宅子裏。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長一輩，應該稱之曰「四叔」，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他比先前並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但也還未留鬍子，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後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後即罵不絕聲。但我知道，這非借題在罵我；因為他所罵的還是牛先生。但是，談話是總不投機的了，於是沒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裏。

第二天我起得很遲，午飯之後，出去看了幾個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樣。他們也都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準備着「祝福」。這是魯鎮年終的大典，致敬盡禮，迎接福神，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殺雞宰鴨，買豬肉，用心細細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裏浸得通紅，有的還帶着絞絲銀鐲子。煮熟之後，橫七豎八的插些筷子在這類東西上，可就稱爲「福禮」了，五更天陳列起來，並且點上香燭，恭請福神們來享用；拜的却只限於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買得起福禮和爆竹之類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陰暗了，下午竟下起雪來，雪花大的有梅花那麼大，滿天飛舞，夾着煙霧和忙碌的氣色，將魯鎮亂成一

團糟。我回到四叔的書房裏時，瓦楞上已經雪白，房裏也映得較光明，極分明的顯出壁上掛着的朱搨的大「壽」字，陳搏老祖寫的；一邊的對聯已經脫落，鬆鬆的捲了放在長棹上，一邊的還在，道是「事理通達心氣和平」我又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頭去一翻，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錄和一部四書集註。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況且，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鎮的東頭訪過一個朋友，走出來，就在河邊遇見她；而且見她瞪着眼睛的視線，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來的。我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改變之大，可以說無過於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頭髮，即今已經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彷彿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籃，內中一個破盃，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下端開了裂；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

我就站住，預備她來討錢。

「您回來了？」她先這樣問。

「是的。」

「這正好。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我正要問你一件事——」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

我萬料不到她却說出這樣的話來，詫異的站着。

「我是——」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釘着我，背上也就如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學校裏遇到不及預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對於靈魂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呢？我在極短期的躊躇中，想，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爲她起見，不如說有罷。

「也許有罷，——我想。」我於是吞々吐々の說。

「那麼，也就有地獄了？」

「阿！地獄？」我很吃驚，只得支吾着，「地獄？——論理，就該也有。——然而也未必，……誰來管這等事。……」

「那麼，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

「唉々，見面不見面呢？……」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一個愚人，什麼躊躇，什麼計畫，都擋不住三句問。我即刻膽怯起來了。便想全翻過先前的話來，「那是，……實在我說不清。……其實，究竟有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

我乘她不再緊接的間，邁開步便走，恩々の逃回四叔的家中，心裏很覺得不安逸。自思想，我這答話怕於她有些危險。她大約因為在別人的祝福時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會不會含有別的什麼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什麼豫感了？倘有別的意思，又因此發生別的事，則我的答話委實該負着干的責任。……但隨後也就自笑，覺得偶爾的事，本沒有什麼深意義，而竟寫恩々の誰敵，正無怪教育家要說他生着神經病；而況明々說過「說不清」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局，即使發生什麼事，於我也毫無關係了。

「說不清」是一句極有用的話，不懂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於給人解決疑問，選定醫藥，萬一結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這說不清來作結束，使事々逍遙自在了。我在這時，更感到這一句話的必要，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也是萬不可省的。

但是我總覺得不安，過了一夜，也仍然時時記憶起來，彷彿懷着什麼不祥的豫感；在這樣的雪天裏，在無人的書房裏，這不安愈加強烈了。不如走罷，明天進城去。福與樓的書房裏，一燈一火盤，價廉物美，現在不知增價了否？往日同座的朋友，雖然出於

震散，然而魚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個。……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我因為常見些但願不如所料，以為未必竟於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來，所以很恐怕這事也一律，果然，特別的情形開始了。傍晚，我竟聽到有些人聚在內室裏談話，彷彿議論什麼事似的，但不一會，說話聲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聲的說，

「不早不遲，偏要在這時候，——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

我先是詫異，接着是很不安，似乎這話於我有關係。試望門外，誰也沒有。好容易待到鐘飯前他們的短工來沖茶，我纔得了打聽消息的機會。

「剛纔，四老爺和誰生氣呢？」我問。

「還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簡捷的說。

「祥林嫂？怎麼了，」我又趕緊的問。

「死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緊縮；幾乎跳起來，臉上大約也變了色。但他始終沒有抬頭，所以全不覺。我也就鎮定了自己，接着問——

「什麼時候死的？」

「什麼時候——昨天夜裏，或者就是今天罷。——我說不清。」

「怎麼死的？」

「怎麼死的？——還不是窮死的？」他澹然的回答，仍然沒有抬頭向我看，出去了。然而我的驚惶却不過暫時的事，隨着就覺得要來的事，已經過去，並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說不清」和他之所謂「窮死的」的寬慰，心地已經漸漸輕鬆；不過偶然之間，還似乎有些負疚。晚飯擺出來了，四叔儼然的陪着。我也還想打聽些關於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雖然讀過「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而忌諱仍然極多，當臨近祝福時候，是萬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類的話；倘不得已，就該用一種替代的隱語，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屢次想問；而終於中止了。我從他儼然的臉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爲我不早不遲，偏要在這時候來打攪他，也是一個謬種，便立刻告訴他明天要離開魯鎮，進城去，趁早放寬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這樣悶悶的喫完了一餐飯。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籠罩了全市鎮。人們都在燈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靜。雪花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聽去似乎瑟瑟有聲，使人更加感得沈寂。我獨坐在發出黃光的菜油燈下，想，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裏，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乾乾淨淨了。靈魂的有無，我不知道；然而在現在，則無聊

生者不生，即使厭見者不見，爲人爲己，也還都不錯。我靜聽着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一面想，反而漸夕的舒暢起來。

然而先前行見所聞的她的半生事跡的斷片，至此也聯成一片了。

她不是魯鎮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裏要換女工，做中人的衛老婆子帶她進來了，頭上紮着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年紀大約二十六七，臉色青黃，但兩頰却還是紅的。衛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說是自己的母家的鄰舍，死了當家人，所以出來做工了。四叔皺了眉，四嫂已經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討厭她是一個寡婦。但看她模樣還周正，手脚都壯大，又只是順着眼，不開一句口，很像一個安分耐勞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皺眉，將她留下了，試工期內，她整天的做，似乎閒着就無聊，又有力，簡直抵得過一個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錢五百文。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沒問她姓什麼，但中人是衛家山人，既說是鄰居，那大概也就姓衛了。她不很愛說話，別人問了纔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幾天之後，這纔陸續的知道她家裏還有嚴厲的婆婆；一個小叔子，十多歲，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沒了丈夫的；他本來也打柴爲生，比她小十歲；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這一點。

日子很快的過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沒有懈怠，食物不論，力氣是不惜的。人們都說魯

四老爺家裏僱着了女工，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到年底掃塵，洗地，殺雞，宰鵝；徹夜的煮福禮，全是一人擔當，竟沒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滿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也白胖了。

新年過過，她從河邊淘米回來時，忽而失了色，說剛纔遠遠地看見一個男人在對岸徘徊，很象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為尋她而來的。四嬸很驚疑，打聽底細，她又不說，四叔一知道，就一皺眉道：

「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來的。」

她設法是逃出來的，不多久，這雜想就證實了。

此後大冷天，大家正想閉門忘却了先前的事，衛老婆子忽而帶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來了，這那裏許苦瘦的婆子。那女人雖是山裏人模樣，然而應酬很從容，說話也能幹，空閒之後，就賭罪，說她特來叫他的兒媳回家去，因為闖春春務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修了。

「既是她的婆子，她回去，那有什麼話可說呢。」四叔說。

於是算清了工錢，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還沒有用，便都交給她的婆子。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過謝，出去了。其時已經是正午。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麼？……好一會，四嫂竟纔驚叫起來。她大約有些餓，記得午飯了。」

於是大家分頭尋淘米。她先到廚下，次到堂前，後到臥房，全不見淘米的影子。四叔踱出門外，也不見。直到河邊，纔見平々正々の放在岸上，旁邊還有一株菜。

看見的，便告訴。河溪面上午就泊了一隻白篷船，蓬是全蓋起來的，不知道甚麼人在裏面。但尋廟也沒有人去理會他。待到祥林嫂出來淘米，胡々裏跑下去，那船裏便忽然跳出兩個男人來。像是山裏人，一個抱住船，一個幫着，拖進溝去了。祥林嫂還哭喊了幾聲，到底竟再沒有什麼聲息，大約給用什麼堵住了罷。接着就走上兩個女人來，一個不認得，一個就是衛婆子。衛婆子裏，不很分明，像是細了躺在船板上。

「可惡，然而……」四叔說。

這一天是四嫂自己煮午飯；他們的兒子阿牛燒火。

午飯之後，衛老婆子又來了。

「可惡！——」四叔說。

「你是什麼意思？虧你還會再來見我們。」四嫂洗着碗，一見面就憤憤的說，「你自己薦頭來，又合夥劫她去，鬧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成個什麼樣子？你拿我們家裏開

玩笑麼？」

「阿呀阿呀，我真上當。我這回，就是爲此特地來說說清楚的。她來求我薦地方，我那裏料得到是瞞着她的婆々の呢。對不起，四老爺，四太太。總是我年老發昏不小心，對不起主顧。幸而府上是向來寬洪大量，不肯和小人計較的。這回我一定薦一個好的來折罪。……」

「然而……」四叔說。

於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終結，不久也就忘却了。

只有四嬸，因爲後來僱用的女工，大抵非懶即餓，或者「而且懶，左右不如意，所以也還提起祥林嫂。每當這些時候，她往往自言自語的說，「她現在不知道怎麼樣了？」意思是希望她再來。但到第二年的新正，她也絕望了。

新正將盡，衛老婆子來拜年了，已經喝得醉醺醺的，自說因爲回了一趟衛家山的娘家，住下幾天，所以來得遲了。她們問答之間，自然就談到祥林嫂。

「她麼？」衛老婆子高興的說，「現在是交了好運了。她婆々來抓她回去的時候，是早已許給了賀家塢的賀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後不幾天，也就裝在花轎裏抬去了。」

「啊呀，這樣的婆々！……」四嬸驚奇的說。

「阿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戶人家的太太的話。我們山裏人，小戶人家，這算得什麼，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這一注錢來做聘禮？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強幹的女人啊，很有打算，所以就將她嫁到裏山去。倘許給木村人，財禮就不多；惟獨肯嫁進深山野坳裏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十千。現在第二個兒子的媳婦也娶進了，財禮只花了五千，用去辦喜事的費用，還剩十多千。嚇，你看，這多麼好打算？……」

「祥林嫂說首依？……」

「這有什麼依不依。——鬧是誰也總要鬧一鬧的；只要用繩子一綑，塞在花轎裏，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關上房門，就完事了。可是祥林嫂真出格，聽說那時實在鬧得利害，大家還都說大約因為在唸書人家做過事，所以與衆不同呢。太太，我們見得多了；回頭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說要尋死覓活的也有，抬到男家鬧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連花燭都灑了的也有。祥林嫂可是異乎尋常，他們說她一路只是嚎，罵，抬到賀家墘，喉嚨已經全啞了。拉出轎來，兩個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勁的擒住她也還拜不成天地。他們一不小心，一鬆手，阿呀，阿彌陀佛，她就一頭撞在香案角上，頭上碰了一個大窟窿，鮮血直流，用了兩把香灰，包上兩塊紅布還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將她和男人反關在新房裏，還是罵，阿呀，這真是……。」她搖一搖頭，順下眼睛，不說了。

「後來怎麼樣呢？」四嬸還問。

「聽說第二天也沒有起來。」她抬起眼來說。

「後來呢？」

「後來？——起來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個孩子，男的，新年就兩歲了。我在娘家這幾天，就有人到賀家壩去，回來說看她們娘兒倆，母親也胖，兒子也胖；上頭又沒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氣，會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她真是交了好運了。」

從此之後，四嬸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

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約是得到祥林嫂有運的消息之後的又過了兩個新年，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禱上放着一個荸薺式的圓籃；籃下一個小鋪蓋。她仍然頭上紮着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臉色青黃，只是兩頰上已涇消失了血色。順着眼，眼角上帶些淚痕。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而且仍然是衛老婆子領着。顯出慈悲模樣，絮絮的對四嬸說，

「……這實在是叫作『天有不測風雲』，她的男人是堅實人，誰知道年紀青青，就會斷送在傷寒上？本來已經好了的，吃了一碗冷飯，復發了。幸虧有兒子；她又能做，打柴摘茶養蠶都來得，本來還可以守着，誰知道那孩子又會給狼腳去的呢？春天快完了，

村上倒反來了狼。誰料到？現在她只剩了一個光身了。大伯來收屋，又趕她。她真是走投無路了，只好來求老主人。好在她現在已經再沒有什麼營生，太太家裏又湊巧要換人，所以她就領過來。——我想，熱鬧點路，比生手實在好得多……

「我真真真的，」祥林嫂抬起頭沒有神采的眼睛來，接着說，「我單知道下雪的時候野獸在山裏沒有食吃，會到村裏來；我不知這春天也會有。我一清早起來就開了門，拿小籃採藍豆，我們的何老坐在門檻上剝豆去，他是很聽話的。我的話句句聽；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後劈柴，淘米，米下了鍋。煮蒸豆。幾時回毛，沒有應。出去一看，只見豆撒得一地，沒有我們的白毛了。他是不到別家去玩的；各處去一問，果然沒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尋。直到了半天，尋不着。尋到再與我，看見到地，掛着一隻他的球鞋。大家都說，糟了，怕是運了狼了。再進去，他果然窩在草窠裏，肚裏的五臟已經都給吃空了，手上還緊緊的攥着那隻小籃呢……」她接着便是嗚咽，說不出成句的話來。

四姨起初還躊躇，待到聽完自己的話，眼圈就有些紅了。她想了一想，便教拿圓籃和鋪蓋到下房去。衛老婆子彷彿卸了一肩重担似的喘一口氣；祥林嫂比初來時候神氣舒暢些，不待指引，自己馴熟的安放了鋪蓋。她從此又在魯鎮做女工了。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然而這一回，她的境遇却改變得非常大。上工之後的兩三天，主人們就覺得她手脚已沒有先前一樣靈活，記性也壞得多，死屍似的臉上又整日沒有笑影，四孀的口氣上，已頗有些不滿了。當她初到的時候，四叔雖然照例皺過眉，但鑑於一向僱用女工之難，也就並不大反對，只是暗暗地告誡四孀說，這種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敗壞風俗的，用她幫忙還可以，祭祀時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飯菜，只好自己做，否則，不乾不淨，祖宗是不吃的。

四叔家裏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時候也就是祭祀，這回她却清閑了。棹子放在堂中央，繫上禱幃，她還記得照舊的去分配酒盃和筷子。

「祥林嫂，你放着罷！我來搨。」四孀慌忙的說。

她訕訕的縮了手，又去取燭臺。

「祥林嫂你放着罷！我來拿。」四孀又慌忙的說。

她轉了幾圈，終於沒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開。她在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過坐在竈下燒火。

鎮上的人們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調和先前很不同；也還和她講話，但笑容却冷冷

的了。她全不理會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講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我真傻，真的，」她說。「我單知道雪天是野獸在深山裏沒有食吃，會到村裏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我一大早起就開了門，拿小籃盛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他是很聽話的孩子，我的話句句聽；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後劈柴，淘米，米下了鍋，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沒有應。出去一看，只見豆撒得滿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各處去一問，都沒有。我急了，央人去尋去。直到半天，幾個人尋到山裏，看見刺柴上掛着一隻他的小鞋。大家都說，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進去；果然，他躺在草窠裏，肚裏的五臟已經都給吃空了，可憐他手裏還緊緊的捏着那隻小籃呢。……」她於是淌下眼淚來，聲音也嗚咽了。

這故事倒頗有效，男人聽到這裏，往々斂起笑容，沒趣的走了開去；女人們却不獨寬恕了她似的，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有些老女人沒有在街頭聽到她的話，便特意尋來，要聽她這一段悲慘的故事。直到她說到嗚咽，她們也就一齊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歎息一番，滿足的去了，一面還紛紛的評論着。

她就只是反覆的向人說，悲慘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個人來聽她。但不久，大家也都聽得純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唸佛的老太太們，眼裏也不再見有一點痕迹。後來全鎮

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聽到就煩厭得頭痛。

「我真傻，真的，」她開首說。

「是的，你是單知道雪天野獸在深山裏沒有食吃，纔會到村裏來的。」他們立即打斷她的話，差開去了。

她張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們，接着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不覺得沒趣。但她還妄想，希圖從別的事，如小籃，豆，別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來。倘一看見兩三歲的小孩子，她就說

「唉唉，我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也就有這塊大了。……」

孩子看見她的眼光就吃驚，牽着母親的衣襟催她走。於是又只剩下她一個，終於沒趣的也走了。後來大家又都知道了他的脾氣，只要孩子在他眼前，就似笑非笑的先問她，道：

「祥林嫂，你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不是也就有這塊大了麼？」

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經大家咀嚼賞鑿了許多天，早已成爲渣滓，只值得煩厭和唾棄；但從人們的笑影上，也彷彿覺得這又冷又尖，自己再沒有開口的必要了。她單是一瞥他們，並不回答一句話。

魯鎮永遠是過新年，臘月二十以後就忙起來了。四叔家裏這回須僱男短工，還是忙不過來，另叫柳媽做幫手。殺雞，宰鴨；然而柳媽是善女人，吃素，不殺生的，只肯洗器皿。祥林嫂除燒火之外，沒有別的事，却閒着了，坐着只看柳媽洗器皿。微雪點點的下來了。

「唉，我真傻，」祥林嫂看了天空，歎息着。獨語似的說。

「祥林嫂，你又來了。」柳媽不耐煩的看着她的臉說。「我問你：你額角上的傷疤，不就是那時撞壞的麼？」

「唔唔。」她含糊的回答。

「我問你：你那時怎麼後來竟依了呢？」

「我麼？……」

「你呀，我想：這總是你自己願意了，不然……」

「阿，你不知道他魔力多麼大呀……」

柳媽的打皺的臉也笑起來，使她蹙縮得像一個核桃；乾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額角，又釘住她的眼。祥林嫂似乎很急促了，立刻斂了笑容，旋轉眼光，自去看雪花。

「祥林嫂，你實在不合算。」柳媽詭秘的說，「再一強，或者索性撞一個死，就好了。」

現在呢，你和你的第二個男人過活不到兩年，到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將來到陰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給了誰好呢？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我想，這真是……。」

她臉上就顯出恐怖的神色來，這是在山村裏所未會知道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償。你到土地廟裏捐一後門檻，當作你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她當時並不回答什麼話，但大約非常苦悶了，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兩眼上便都圍着大黑圈。早飯之後，她便到鎮的西頭的土地廟裏去捐門檻。廟祝起初執意不允許，直到她急得流淚，纔勉強答應了，價目是大錢十二千。

她久已不合人們交口，因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厭棄了的；但自從和柳媽談了天，似乎又即傳揚開去，許多人都發生了新趣味，又來逗她說話了。至於題目，那自然是換了一個新樣，專在她額上的傷疤。

「祥林嫂。我問你，你那時怎麼竟肯了？」一個說。

「唉，可惜，」一個看着她的疤，應和道。

她大約從他們的笑容和聲調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總是瞪着眼睛，不說一句

話，後來連頭也不回了，她整日緊閉了嘴唇，頭上帶着大家以為恥辱的記號的那傷痕，默默的跑街，掃地，洗菜，淘米。快够一年，她纔從四婦手裏支取了歷來積存的工錢，換了十二元零洋，請假到鎮的西頭去。但不到一頓飯時候，她便回來，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高興似的對四婦說，自己已經在土地廟捐了門牌了。

冬至的祭祖時節，他做得更出力，自己縫裝好了祭品，和阿牛將薄子抬到堂屋中央，他頓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四婦放聲吧，祥林嫂！四婦驚慌大嚷說。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她不再去取鴿蛋，只是失神的站着，直直圍觀上香的時候，及她走開，她還圍觀。這一回她的變化非常奇大，第二天，不但黑暗間留下去，其精神也更不濟了，而且很愚性，不獨怕暗夜，怕黑影，即常見人，也是自己的主人，也總備備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則跌坐着，真是一個木偶人。不半年，頭髮也花白起來了，記性尤其壞，甚而至於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祥林嫂怎麼會這樣了？倒不如那時不留她，四婦有時當面就這麼說，似乎是警告她。然而她總如此，全不見伶俐起來的希望。他們於是想打發她走了，教她回到衛老嫗子那裏去。但當我還在魯鎮的時候，不過單是這樣說：看現在的情狀，可見後來終於實行

了。然而她是從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還是先到衛老婆子家然後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

我給那些因爲在近旁而極響的爆竹聲驚醒，看見豆一般大的黃色的燈火光，接着又聽得畢畢剝剝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時候。我在朦朧中，又隱約聽到遠遠的爆竹聲聯綿不斷，似乎合成一天音響的濃雲，夾着團團飛舞的雪花；擁抱了全市鎮。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只覺得天地聖衆歡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預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

孔乙己

魯迅

魯鎮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別處不同的：都是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櫃臺，櫃裏面預備着熱水，可以隨時溫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靠櫃外站着，熱々の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煮苧，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幾文，那就能買一盤燻鴨。這些顧客，多是短衣幫，大抵沒有怎樣闊綽。只有穿長衫的，纔踱進店面

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慢々地坐喝。

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咸亨酒店裡當夥計，掌櫃說，樣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就在外面做點事罷。外面的短衣主顧，雖然容易說話，但唠々叨叨總夾不清的也很多。他們往々要親眼看看酒從罈子裏舀出，看過壺子底裏有水沒有，又親看將壺子放在熱水裏，然後放心；在這嚴重監督之下，用永也很爲難。所以爲了幾次，掌櫃又說我幹不了這事。幸虧薦頭的情面大，辭退不得，便改爲專管溫酒的一種無聊職務了。我從此便整天的站在櫃臺裏，專管我的職務。雖然沒有什麼美職，但總覺有些單調，有些無聊。掌櫃是一副凶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該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總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鬍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爲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不懂的話裏，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他不回答，對櫃裏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錢來。他們

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惡毒污人清白……」「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着打。」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衆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聽人空言高談論，孔乙己原來也讀過書，但終沒有進學。又不肯營生；於是去過幾家窮，弄到將原討飯了。幸而寫得一筆好字，便替人家抄抄書，換一碗飯吃。可惜他又有「壞脾氣」，便是不好喝慣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錢銀，一齊丟掉。如是幾次，叫他抄書的人也沒有了。孔乙己沒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竊的事。但他在我們店裏，品行却比別人好，就是從不拖欠；雖然間或沒有現錢，暫時記在粉板上，不出一月，定然還清，從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過半碗酒，漲紅的臉色漸漸復了原，旁人便又問道，「孔乙己，你當真認識字麼？」孔乙己看着問他的人，顯出不屑置辯的神氣。他們便接着說道，「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孔乙己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上了一層灰色，嘴裏說些話；這回可是十足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了。在這時候，衆人都都哄笑起來；店內外

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在這些時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櫃是決不責備的。而且掌櫃見了孔乙己，也每每這樣開他，引人發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們談天，便只好向孩子說話。有一回對我說道：「你讀過書嗎？」我略略點一點頭。他道：「讀過書，……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樣寫的？」我想，討飯一樣的人，也配考我麼？便回過臉去，不再理會。孔乙己等了許久，很懇切的說道：「不能寫罷？……我教給你，記着！這些字應該認着，將來做掌櫃的時候，寫賬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櫃的等級相差遠呢，而且我們掌櫃也從不將茴香豆上賬；又好笑，又不耐煩，懶懶的拿他取笑，要請他教，不拿草頭底下，一個空空的茴字麼？孔乙己顯出極高興的樣子，將兩個指頭的長指甲敲着櫃臺，點頭說：「對呀對呀！……茴字有這寫法，你知道麼？」我愈不耐煩了，努着嘴走遠。孔乙己剛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櫃上寫字，見我毫不熱心，便又嘆一口氣，顯出惋惜的樣子。

有幾回，他香孩子聽得笑聲，也趕熱鬧，圍住了孔乙己。他便給他們茴香豆吃，一人一顆。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腰下去說道：「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於是這一羣孩子都在笑聲裏走散了。

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

有一天，大約是中秋前的兩三天，掌櫃正在慢性的結賬，取下粉板，忽然說，「孔乙己長久沒有來了。還欠十九個錢呢！」我總覺得他的確長久沒有來了。一個喝酒的人說道：「他怎麼會來？……他打折了腿了。」掌櫃說，「哦？」「他總仍舊是偷。這一回是自己發昏，竟會到了舉人家裏去了。他家的東西，偷得的麼？」「後來怎麼樣？」「怎麼？先寫呈報，後來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後來呢？」「後來再打折了。」「打折了怎樣呢？」「怎樣？……誰曉得？許是死了。」掌櫃也不再問，仍然慢性的算他的賬。

中秋過後，秋風是一天比一天涼，看看將近初冬，沒幾天的靠着火，也須穿上棉襖了。一天下午，沒有一個顧客，我正合了眼坐在那裏，忽然間聽得一個穩當的，溫一盃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卻很耳熟。當時又全沒有人，站起來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臺下對了面盤坐。他臉上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穿一件夾襖，盤着兩腿，下面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膊上掛住。見了我，又說道：「溫一盃酒。」掌櫃也伸出頭去，一面說，「孔乙己，你這欠十九個錢呢！」孔乙己很頹唐的仰面答道，「這……下回還清。這一回是現錢，酒要好。」掌櫃仍然同平常一樣，笑對他說，「孔乙己，你又偷東西了！但

他這回卻不十分分辯，單說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孔乙己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懇求掌櫃，不要再提。此時已經聚集了幾個人，便和掌櫃都笑了。我溫了酒，端出去，放在門檻上。他從破衣袋裏摸出四文大錢，放在我手裏，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使用這手走來的。不一會，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坐着用這手慢吞吞的走去了。

自此以後，又長久沒看見孔乙己，到了年關，掌櫃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端午，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中秋可是沒有說，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

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

故鄉

魯迅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烏鴉的響，從蓬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啊！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却又沒有影響，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知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奇心緒。

我這次是專爲了回他而來的。我們多年來所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買斷姓了，交屋的期眼，只在本年，所以必須就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搬離了熟識的故鄉，搬來到在我謀食的異地去。

第二日清早我就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屋上許多枯草的團團當風抖着。正在說明這老屋難易住的原因。舊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孩子安兒。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安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木器賣去，再云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全，木器不便搬運

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母親說。
「是的。」

「還是閉上，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你一面面。」我已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要來了。」

這時候，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個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澄淨的沙地，那兒有一條碧綠的碧綠的西瓜，當圓月的一角十二號的少年，頸帶銀圈，手執一柄鎗，向一條極力的射去，那鎗對準了那條，反手地閃下逃走了。

那少年便是閩上。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隱現在這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儀事。那祭祀說是三十多年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正月裏供廬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口灶月，我們這里給人做工的分三種：終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年；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種地，只在過年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的兒子閩上

來管祭器的。

我的父親允許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早聽到閩士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彷彿年紀，閩士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閩士。他是能捕捉小鳥雀的。

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閩士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我閩士來了，我便飛跑去去看。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麼，只記得閩士很高興，說是上城之後，見了許多沒有見過的東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鳥。他說：

「鳥不能捉，須大雪下了纔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吃時，我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麼都有：稻雞，角雞，鶉鴉，藍背……」

我於是又很盼望下雪。

閩士又對我說：

「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那里去。我們日裏到海邊檢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麼？」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吃，我們那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豬，刺蝟，獾，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獾在咬瓜了。你便捏了叉，輕々地走去……」

我那時並不知道所謂獾的是怎麼一件東西——便是現在也沒曾知道——只是無端的覺得狀如小豹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麼？」

「有間叉呢。走到了，看見獾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腋下竄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總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般危險的經歷，我先前竟知道他在水菓店裏出賣罷了。

「我們沙地裏，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鼠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兩個腳……」
阿，閩士的心裡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

一些事，閩士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裏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過去了，閩士須回家裏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裏，哭着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他後來還託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枝很好的鳥毛，我也會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現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首見時的記憶，忽而全湧回來的蘇生過海，彷彿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我應聲說：

「這好極！他，——怎樣？——……」

「他？他景況也很不如意……」母親說着，便向房外看，這些人又來了。說是買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親站起身，出去了。門外有幾個女人的聲音，我便招宏兒走近面前，和他同話；問他可會寫字，可願意出門。

「我們坐火車去麼？」

「我們坐火車去。」

「船呢？」

「先坐船。……」

「哈！這模樣了！鬍子這麼長了！」一種尖利的怪聲突然大叫起來。

我吃了一嚇，趕忙抬起頭，却見一個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腳，正像個畫圖儀器裏細腳伶仃的圓規。

我愕然了。

「不認識了麼？我還抱過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親也就進來，從旁說：

「他多年出門，統忘却了。你該記得罷，」便向着我說，「這是斜對門的楊二嫂，開豆腐店的。」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時候，在斜對門豆腐店裏確乎終日坐着一個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顴骨沒有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着，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時人說：因為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但這大約因為年路的關係，我卻並未發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圓規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彷彿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冷笑道：

「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

「那有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來說。

「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鬧了，搬動又笨重，你還壞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着。」

「我並沒有鬧哩。我須賣了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鬧？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坐八拾的大轎，還說不鬧？嚇，什麼都瞞不過我。」

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々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
圓規一面憤憤的圓轉身，一面絮々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我一面應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這樣的過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氣很冷的午後，我吃過午飯，坐着喝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吃驚，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這來的便是閩士，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閩士，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閩士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

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瑟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麼說纔好，只是說：

「阿！閩土哥，——你來了？……」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鷄，跳魚兒，貝殼，筍，……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着似的，單在腦裏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却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廿年前的閩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

「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閻士說。

「阿，你怎的這樣空氣起來，你們先可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阿呀，老太太真是……這成日說用這……還許是孫子，不……事……」閻士說着，又轉水
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緊緊的只貼在他背後。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宏兒點點頭，便來招水生，水生圍着女人圍着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閻士坐，他
疑了一回，終於就了坐，將長烟管送到嘴邊，吸着紙包，說，

「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箱乾青豆倒自己曬在日里的，請老爺……」
我問問他的景況。他只是搖頭。

「非常難，這六個兒子也會幫忙了，却是吃不窮……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受錢，
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
只能爛掉。」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

苦，却又形容不出，沈默了片刻，便拿起煙管來默々的吸煙了。

母親問他，知道他的家裏事務忙，明天就得回去；又沒有吃過午飯，便叫他自己到廚下炒飯吃去。

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歎息這景况：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母親對我說，凡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給他，叫他自己去揀擇。下午，他揀好了幾件東西：兩條長褲，四個椅子，一副香爐和燭臺，一對拾秤。他又把所有的草灰，（我們這裏舊時是燒稻灰的，草灰，可以燒沙土的肥料），待我們啓程的時候，他用船來載去。

夜間，我們又談些閒天，都是無關緊要的話；第二天早晨，他就領了水生回去了。又過了九日，是一個普聖的生日。閩土早上便到了，水生沒有回來，却只帶着一個五歲的女兒管燭臺。我們終日很忙碌，竟沒有談天的工夫。乘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家東西的，有旅行兼拿東西的。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這些屋裏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已經一掃而空了。

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連着渠向船後梢去。宏兒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風景，他忽然問道：

「大伯！我們甚麼時候回來？」

「回來？你怎麼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可是，水生約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睜着大的黑眼睛，癡癡的想。

我和母親也都有些惘然，於是又提起閩土來。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裡，掏出十多個盤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閩土埋着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處搬回家裏去；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便拿了那狗氣殺（這是我們這裏養雞的器具，木盤上面有着柵欄，內盛食料，雞可以伸進頸子去啄，狗卻不能，只能看着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着這麼高底的小腳，竟跑得這樣快。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圍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形象，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卻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親和宏兒都睡了。

我躺着，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閩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思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

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輾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恹恹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閩上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地裏笑他，以爲他總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卻。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製的偶像麼？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茫遠罷了。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淡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綴網勞蛛

落華生

『我像蜘蛛，

命運就是我的網。』

我把網結好，

還住在中央。

綴網勞蛛

呀，我的網甚時節受了損傷！

這一壞，教我怎地生長？

生的巨靈說：『補綴補綴罷，』

世間沒有一個不破的網。

我再結網時，

要結在玳瑁梁棟

珠璣簾櫳；

或結在斷井頽垣，

荒煙蔓草中呢？

生的巨靈按手在我頭上說：

『自己選擇去罷，

你所在的地方無不興隆，亨通。』

雖然，我再結的網還是像從前那麼脆弱，

敵不過外力衝撞；

我網的形式還要像從前那麼整齊——

平行的絲連成八角，十二角的形狀嗎？

他把「生的萬花筒」交給我，說：

「望裏看罷，

你愛怎樣，就結成怎樣。」

呀，萬花筒裏等等的形狀和顏色

仍與從前沒有什麼差別！

求你再把第二個給我，

我好謹慎地選擇。

「咄咄：貪得而無智的小蟲！

自而今回溯到濛濛，

從沒有人說過裏面有個形式與前相同。

去罷，生的結構都由這幾十顆「彩琉璃屑」幻成種々，

不必再看第二個生的萬花筒。」

那晚上底月色格外明朗，只是不時來些微風把滿園的花影移動得不歇地作響。素光從椰葉下來，正射在尙潔和她的客人史夫人身上。她們二人的容貌，在這時候，自然不能

認得十分清楚；但是二人對談的聲音却像幽谷的回響，沒有一點模糊。

周圍的東西都沈默着，像要讓她們密談一般；樹上的鳥兒把喙插在翅膀底下；草裏的蟲兒也不敢做聲；就是尙潔身邊那隻玉狸，也當主人所發的聲音爲催眠歌，只管躬胸地沈睡着。她用纖手撫着玉狸，目光注在她的客人身上，懶々地說：「奪魁嫂子，外間的閒話是聽不得的。這事我全不計較——我雖不信定命的說法，然而事情怎樣來，我就怎樣對付，毋庸在事前預先謀定什麼方法。」

她的客人聽了這場冷靜的話，心裏很是着急，說：「你對於自己的前程太不注意了！若是一個人沒有長久的願慮，就免不了遇着危險，外人的話雖不足信，可是你得把你的態度顯示得明瞭一點，教人不疑惑你才是。」

尙潔索性把玉狸抱在懷裏，低着頭，只管摩弄。一會兒，她才冷笑了一聲，說：「嚇嚇，奪魁嫂子，你的話羞了！危險不是願慮所能閃避的。後一小時的事情，我們也不敢說準知道，那里能顧到三四個月，三兩年那變長久呢？你能保我待一會不遇着危險；能保我今夜裏睡得平安麼？縱使我準知道今晚上會遇着危險，現在的謀慮也未必來得及。我們都在雲霧裏走，離身二三尺以外，誰還能知道前途的光景呢？經裏說：「不要爲明日自誇，因爲一日要生何事，你尙且不能知道。」這句話，你忘了麼？……唉，我們都

是從渺茫中來在渺茫中住，冀渺茫中去。若是怕在這條雲封霧鎖的生命路程裏走動，莫如止住你的腳步；若是你有漫遊的興趣，縱然前途和四圍的光景曖昧，不能使你賞心快意，你也是要走的。橫豎是往前走，顧慮什麼？

「我們從前的事，也許你和我僑寓此地的人都不十分知道。我不願意破壞自己的名譽，也不忍致他出醜。你既是要我把態度顯示出來，我就得略把前事說一點給你聽。可是要求你暫時守這個秘密。」

「論理，我也不是他的……」

史夫人沒等她說完，早把身子挺起來，作很驚訝的樣子，回頭用焦急的聲音說：「什麼，這又奇怪了！」

「這倒不是怪事，且聽我說下去；你聽這一點，就知道我的全意思了。我本是人家的童養媳，一向就不曾和人行過婚禮——那就是說，夫婦的名分，在我身上用不着。當時我並不是愛他，不過要仗着他的幫助，救我脫出殘暴的婆家。走到這個地方，依着時勢的境遇，使我不能不認他爲夫。……」

「原來你們的家有這樣特別的歷史。……那麼，你對於長孫先生可以說沒有精神的關係，不過是不自然的結合罷了。」

尙潔莊重地回答說：「你的意思是說我們沒有愛情嗎？誠然我不曾在別人身上用過一點男女的愛情；別人給我的，我也不會辨別出那是真的，還是假的。夫婦，不過是名義上的事，愛與不愛，只能稍微影響一點精神的生活。和家庭的組織是毫無關係的。」

「你怎樣想？」奉承我，凡認識我的人都是這問法。然而我却沒了領他的情，因為他從沒可把自己的行為檢點一下。他嗜好多，疑氣壞，是你所知道的。我一到會堂去，每見這人常說：「長長可憐的佛手，就非當心害怕。常常思慮從不自覺的人所給底愛情都是假的。」

「我雖然不愛他，然而家裏的事，我認爲還當守他的。我也發意去做。因爲家庭是公的，他怕他一個人的個個人，他怕他一個人的個個。外人說說和譚先生的事，全是不對的。我的公庭是這成爲這樣；我怎麼能叫他呢？」

史夫夫說：「這話我看出那間的真相，我回去告訴史先生，教他不寒多信閑話。我知道你這話，是一句絕良的夫子，神必信信。說罷，用手輕輕地拍一拍尙潔底肩膀，就站立起來告辭。」

尙潔陪她在花廳底下走着，一面說：「我只願意你把這事的原委單說給史先生知道。至於外間傳說我和譚先生有秘密的關係，說我是淫婦，我都不介意，連他也好幾天不回

來啦。我估量他是爲這事生氣，可是我並不辯白。世上沒有一個人能够把真心拿出來給人家看；縱然能够拿出來，人家也看不明白；那麼，我又何必多費唇舌呢？人對於一件事情一存了成見，就不容易把真相觀察出來。凡是人都有成見，同一件事，必會生出歧異的評判，這也是難怪的。我不管人家怎樣批評我，也不管他怎樣疑惑我，我只求自己無愧。對得住天上底星辰和地下的蠅蟻便了。你放心罷，等到事情臨到我身上，我自有方法對付。我的意思就是這樣，若是有工夫，改天再談罷。」

她送客人出門，就把玉狸抱到自己房裏。那時已經不早，月光從窗戶進來，歇在椅掉，枕席之上，把房裏的東西染得和鉛製的一般。她伸手向牀邊按了一按鈴子，須臾，女傭妥娘就上來。她問：「佩荷姑娘睡了麼？」妥娘在門邊回答說：「早就睡了。消夜已預備好了，端上來不？」她說着順手把電燈擰着，一時滿屋裏都着上顏色了。

在燈光之下，才看見尚潔斜倚在牀上。流動的眼睛，軟潤的頰，玉葱似的鼻，柳葉似的眉，桃綻似下唇，襯着蓬亂的頭髮，……凡形體上各樣的美都湊合在她頭上。她的身體修短也很合度。從她口裡發出來的聲音，都合音節，就是不懂音樂的人，一聽了她的言語，也能得着許多默感。她見妥娘把燈擰亮了，就說：「把他擰滅了罷。光太强了，更不舒服。方才我也忘了留史夫人在這里消夜，我不覺得十分飢餓，不必端上來，

你們可以自己方便去。把東西收拾清楚，隨着給我點一枝洋燭上來。」

委婆遞她的命命，立即把燈滅了，接着說：「相公今晚上也許又不回來，可以把大門扣上嗎？」

「他怎麼還不回來呢？」你問說完，就把門關好，各自歇息去罷，夜很深了。」

俞潔淨坐在燈籠間充當月亮的房裏，棒着一枝洋燭已燃過三分之二，輕風頻拂火焰，眼裏映着幾片小東西，閃閃發光了。她於是起來，把燭火移到屋角一個窗戶前頭的小几上。這几有一張軟墊，几上擺着大經典和新禱文。她每夜臨前的功課就是跪在那墊上默誦三遍經句，讀幾遍淺句禱詞。別的事體，也許也會忘記，惟獨這聖經是她所不敢忽略的。她跪在那裏冥想了許久，睜眼一看，火光已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從燭臺上逃走了。

她以為是，到風具整理妥當，就躺下睡覺。可是她怎麼睡着呢？時分幾點，循着窸窣的響，不敢自擾。慢吞吞地睜了她，走到圓長和高的花草前，來看知交周旋去了！

月亮雖然燦去，她還不敢睜眼望窗外的大空，豫料她心中的秘密一般，她正在牀上展來轉去，忽聽得裏面「嘩」一聲，響得很利害。她起來，走到窗邊，往外一望，但見一重一重的樹影和夜霧把園裏蓋得非當嚴密，教她看不見什麼。於是她蹣跚下樓，喚醒委婆，叫她到園裏去察看。奇怪的是，委婆自己一個人，那里敢出去；她跑到門房把

圍哥叫醒，央他一同到圍牆邊察一察。圍哥也就起來了。

委娘去不多會，便進來回話。她笑着說：「你請是什麼呢？原來是一個蹇運的竊賊。掙倒了我圍牆牆根，他底腿已摔壞了。磨袋也撞傷了，流得滿地都是血，動也動不得了。圍哥拿着一枝荆條正在抽他哪。」

圍哥聽了，要問前所有的恐怖情形。一時難變為慈祥的心意。她等不得回答委娘，便跑到圍牆圍牆邊。圍哥道：「你這該死同東國……不知利害底壞種……」一句一鞭，打罵得比尋常。圍哥一揮，就止住他，還說他和委娘犯重傷的賊，拉到屋裏來，他吩咐讓他躺在堂屋裏。圍哥人面面相視出不願意的樣子；因為他們想着一個賊人怎麼該受這麼好待遇。圍哥………我們還得爲他請醫生去嗎？

「且先把他移移屋一鋪，待步來看一看。救傷的事，我還在行。委娘，你去樓去把我們那把掃帚和擔下來。」又對圍哥說：「你去倒一盆清水來罷。」

僕人都遵命各自幹事去了。那賊眼閉着眼睛，方才尙潔所說的話，却聽得十分明。他心裏的感憤，可使他自念是罪人，反覺得是世界裏一個最能得人愛惜的青年。這樣的待遇，也許就是他在平第一次遇着的。他呻吟了一下，用低低的聲音說：「慈悲的太太，菩薩保佑慈悲的太太！」

那人的太陽邊受的一塊傷很重，臍部倒不十分利害。她用藥綿蘸水輕輕地把傷處周圍的血跡滌淨，再用綳帶裹好。等到事情做得清楚，天早已亮了。

她正轉身要上樓去換衣服，驀聽得外面敲門底聲音很急，就止步問說：「誰這麼早就來敲門呢？」

「是警察罷。」

妾媵提起這四個字，教她很着意。她說：「誰去告訴警察呢？」那賊躺在貴妃牀上，一聽警察要來，恨不能立刻起來跪在地上求恩。但這樣的行動已從他那雙勞倦的眼睛裏自出來了。尚潔跑到他跟前，安慰他說，「我沒有叫人去報警察，……」正說到這裏，那從門外來底脚步已經踏進來。

來底並不是警察，却是這家底主人長孫可望。他見尚潔穿着一件睡衣站在那里和一個躺着的男子說話，心裏底無明業火已從身上八萬四千個毛孔裏發射出來。他第一句就問，「那人是誰？」

這個問題實在教尚潔不容易回答，因為她從不會問過那受傷者底名字；也不便說他是賊。

「他……他是受傷的人……」

可望不等說完，便拉住她的手，說：「你辦的事，我早已知道。我這幾天不回來，正要偵察你的動靜，今天可給我撞見了。我何嘗辜負你呢？……一同上去罷，我們可以慢慢地談。」不由分說，拉着她就望上跑。

妥娘在旁邊，看得情急，就大聲嚷着，「他是賊！」

「我是賊，我是賊。」那可憐的人也嚷了兩聲。可望却對着他冷笑，說：「我明知道你是賊。不必報名，你且歇一歇罷。」

一到臥房裏，可望說：「我且問你，我有什麼對你不起的地方？你要入學堂，我便立刻送你去；要到禮拜堂聽道，我便特地為你豫備車馬，現在你有了學問了，也入教了，我且問你，學堂教你這樣做，教會教你這樣做嗎？」

他的話意是在詰問她爲什麼變心，因爲他許久就聽見人說尙潔嫌她鄙陋不文，要離棄他去嫁給一個姓譚的。夜間的事，他一概不知，他進門一看尙潔底神色，老以爲她所做的是一段愛情把戲。在尙潔方面，以爲他是不喜歡她這樣待遇竊賊。她的慈悲性情是上天所賦的，她也覺得這樣辦，於自己的信仰和所受的教育沒有衝突，就回答說：「是的，學堂教我這樣做，教會也教我這樣做。你敢是……」

「是嗎？」可望喝了一聲，猛將懷中小刀取出來向尙潔的肩膊上一擊。這不幸的婦人，

立時倒在地上；那玉白的面龐已像漬在胭脂膏裏一樣。

他不論什麼，但用一種沈靜的卻無抵抗態度，就是真被劫那愚頑的兇手。可望當此情景，心中恐怖的情緒已把力猛的怒氣克服了。他不再有什麼動作，只站在一旁留神。他看尚潔動也不動一下，估計他快死了；那時，他疑心自己原是甚麼性命，不許再遲留在那裏，便一溜烟似地望外跑。

妥娘見他跑了，知道樓上必有事故，就一緊上樓。她看尚潔倒在地上，不由叫啊天公！叫喊了一聲，一面上去，要把她攙扶起來，尚潔這時，眼睛昏昏睜睜，還要對她說什麼，只是說不出。她看着尚潔示意，妥娘才看見，她小刀插在袖口裏，妥娘用手便即酥軟，週身發抖，待要扶她，也沒有氣力了。她含羞對着主婦說，這客棧裏面是罷了。

「史……史……」妥娘知道她是要請史夫人來，這回答說：「好，我真去請史夫人來。」

史夫人把尚潔送到牀上，慢令施行手術；趕到史夫人來時，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瞭。醫生對史夫人說：「長孫夫人的傷不甚要緊，保證一兩個星期便可復元。幸而那刀從肩胛骨外面脫出來，沒有傷到肺葉，——那兩個創口是不要緊的。」

醫生辭去以後，史夫人便坐在床沿用法子安慰她。這時，尚潔的精神漸漸恢復，就對

她的知交說：「我不能多說話，只求你把底下那個受傷的人先送到公醫院去；其餘的，待我好了再給你說……」唉，我的嫂子，我現在不能離開你，你這幾天學和一同在，她兒住。」

史夫人一進門就不叫白底下爲什麼躺着，一個傷受的男子。婆娘去時，也沒有對她詳細地說，她看見尚潔一個樣子，又不肯往回問，但尚潔的煩惱從不會被刀所傷，她早自史夫人猜不透這個白葫蘆，就說：「我現在沒有工夫和你細說，你可以向婆娘去聽去，就要速去去辦，若是他回來，還要害了他的性命。」

史夫人照她吩咐的去，回來，就陪着他在房裏，沒有回家，那病的女兒就病得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只是啼々，笑々，通通的平安日子。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空她病中黑々地過去。她也漸次復元了，但還等不及沒有到園裏去，就央求史夫人扶着她慢慢去畫出來，她們穿道那跑去談話的細路。來到園邊一個小亭下，就歇在那里，他們坐的地方灑開了玫瑰，那清涼溫馨的景色委實可以消滅一切煩惱和病害。

「我已去了我們這里有這麼些好花，待一會，可以折幾枝帶回屋裏。」

「你且歇々，我爲你選擇幾枝罷。」史夫人說時，便起來折花，尚潔見她脚下有一朵很

大的花，就指着說，「你看，你腳下有一朵很大，很好看的，爲什麼不把他摘下？」

史夫人低頭一看，用手把花提起來，便嘆了一口氣。

「怎麼啦？」

史夫人說：「這花不好。」因爲那花只賸地上那一半，還有一邊是被蟲傷了。她怕說出傷字，要傷尙潔底心，所以這樣回答。但尙潔看底，明々是一朵好花，直教她過來給她看，

「奪魁嫂，你說他不好麼？我在此中找出道理咧！這花雖然被蟲傷了一半，還開得這癩好看，可見人的命運也是如此——若不把他的生命完全奪去，雖然不完全，也可以得着生活上部分的美滿，你以爲如何呢？」

史夫人知道她連想到自己的事情上頭，只回答說，「那是當然的，命運的假塞和享通，於我們的生活沒有多大關係。」

談話之間，妥娘領着史奪魁先生進來。他尙尙潔和他的妻子問過好，便坐在她們對面一張凳上。史夫人不管她丈夫要說什麼，頭一句就問，「事情怎樣解決呢？」

史先生說：「我正是爲這事情來給長孫夫人一個信。昨天在會堂裏有一個很激烈紛爭，因爲有些人說可望底舉動是長孫夫人迫他做成的，應當剝奪她赴聖筵的權利。我和我奉

真牧師在席間極力申辯，終歸無效。」他望着尙潔說：「聖筵赴與不赴也不要緊。因為我們的信仰決不能爲儀式所束縛；我們的行爲，只求對得起良心就算了。」

「因爲我沒有把那可憐的人交給警察，便責罰我麼？」

史先生搖頭說：「不，不。現在的問題不在那事上頭。前天可望寄一封長信到會裏，說到你怎樣對他不住，怎樣想棄絕他去嫁給別人。他對於你和某人，某人往來的地點，時間都說出來。且說，她不願意再見你的面，若不與你離婚，她永不回家。信他所說的人很多，我們怎樣申辯也挽不過來。我們雖然知道事實不是如此，可是不能找出什麼證據來證明。我現在正要告訴你，若是要到法庭去的話，我可以替你的忙。這里不像舊時的法庭，沒有女人說話的地位。況且他的買賣起先都是你拿資本出來，要離婚時，照法律，最少總得把財產分一半給你。……像這樣的男子，不要他也罷了。」

尙潔說：「那事實現在不必分辯，我早已對嫂子說明了。會裏因爲信條的緣故，說我的行爲不合道理，便禁止我赴聖筵——這是他們所信的，我有什麼可說的呢！」她說到末一句，聲音便低下了。她的顏色很像爲同會的人誤解她，和誤解道理惋惜。

「唉，同一樣道理，爲何信仰的人會不一樣？」

她聽了史先生這話，便奮興起來，說：「這何必問？你不常聽見人說：『水是一樣，牛

喝了便成乳汁，蛇喝了便成毒液」嗎？我管保我所保能化爲乳汁，那干涉人家所得的變成毒液？若是到法庭去的話，倒也不必。我本沒有正式和他行過婚禮，自毋須乎在法庭上公布離婚。若說他不願意再見我的面，我儘可以搬出去。財產是生前的贅瘤，不要也罷，和誰爭什麼？……他賜給我底恩惠已是不少，留着給他：……

「可是你一把財產全部讓給他，你立刻就不能生活。還有佩荷呢？」

尚潔沉吟半晌便說：「不防，我私下也曾積聚些少，只不能支持到一年罷了。但無論如何，我總靠自己尋扎。至於佩荷……她又沈思了一會，才繼續去說：『存罷。』看他的意思怎樣，若是佩荷竟把那孩子留住，我也不和佩荷爭。我這一個……誰問這事就說罷。』他倆夫婦二人深知道尚潔的性情，知道她很有主意，用不着別人指導。並且他在無論什麼事情上頭都用一種宗教的精神去安排。她的態度顯出十分冷靜和沈毅，做這事的事，有時超乎常人意料之外。

史先生深信他能够解決自己將來的生活，一聽了他的話，便不再說什麼。只略夕把眉頭皺了一下而已。史夫人在這兩三個星期間，也很爲他費了些籌畫，他們有一所房產在土庫地方，早就想致尚潔到那里去養病，到現在她才開口說：「尚潔妹子，我知道你一定有更好的主意。不過你的身體還不甚復原，不能立刻出去做什麼事情，何不到我們的

別再憂靜養一下，過幾個月再行計算？」史先生接着對他妻子說：「這也好，只怕路途遠一點，由海船去，最快也得兩天才可以到。但我們都是慣於出門的人，海濤的顛播當然不能制服我。若是要去的話，你可以陪着去，省得寂寞了長孫夫人。」

尚潔也想找一個靜養的地方，不意他們夫婦那麽仗義，所以不待躊躇便應許了。她本願意爲自己的緣故教別人麻煩，因此不讓史夫人跟着前去，她說：「寂寞的生活是我習慣的，史嫂子在家庭也有許多當心的事情，那裏能離和去同行？還是自己去好一點。」我與她對你們二位的高興，要怎樣表示我的歡忱，我卻不能。也不能表示萬分之一。我只說一聲感激莫名罷了。史先生，煩你再去看他要怎樣置佩荷。等這事辦完，我便要動身，史嫂看我就從方才摘下的玫瑰中間選出一朵，給史先生，教他插在胸前底鈕門上，不久，史先生也就起立告辭，替她辦交遊去了。

史先生在馬來半島首岸，地方雖廣，風景倒還幽緻。那海裏出的珠寶不少，所以住在那里的多半是搜寶之客。尚潔住的地方就在海邊一叢棕林裏，在她的窗外，不時看見采珠的船往來於金的塔尖和銀的浪頭之間。這采珠的工夫賜給她許多教訓。因爲她這幾個月來常想着人生就向入海采珠一樣；整天冒險入海裏去，要得着多少，得着什麼。采珠者一點把握也沒有，但是這個感想決不會妨害她的生命。她見那些人每天迷朦朦地搜

求，不久就理會她在世間的歷程也和采珠的工作一樣。要得着多少，得着什麼，雖然不在她的權能之下，可是她每天總得入海一遭，因為她的本分就是如此。

她對於前途不但沒有一點灰心，且要更加奮勉。可望雖是剝奪她們母女的關係，不許佩荷跟着她，然而她仍不忍棄掉她的責任，每月要托人暗地裏把喫的用的送到故家去給她女兒。

她現在已變主婦的地位爲一個珠商底記室了。住在那裏的人，都說她是人家的棄婦，就看輕她，所以她所交游的都是珠舫裏的工人。那班沒有思想的男子在休息的時候，便因着她的姿色爭來找她開心。但她的威儀常是調伏這班人的邪念，當他們轉過心來承認她是他們的師保。

她一連三年，除幹她的正事以外，就是教她那班朋友說幾句英吉利語，念些少經文，知道些少常識。在她的團體裏，使令，供養，無不如意，若說過快活日子，能像她這樣，也就不劣了。

雖然如此，她還是有缺陷的。社會地位，沒有她的分；家庭生活，也沒有她的分；我們想想，她心裏到底有什麼感覺？前一項，於她是不甚重要的；後一項，可就繚亂她的衷腸了！史夫人雖常寄信給她，然而她不見信則已，一見了信，那種說不出來的傷感就

加增千百倍。

她一想起她的家庭，每要在樹林裏徘徊，樹上的船勞常要幻成她女兒底聲音對她說：『母思兒耶？母思兒耶？』這本不是奇迹，因為發聲者無情，聽音者有意，她不但對於那些小蟲的聲音是這樣，即如一切的聲音和顏色，偶一觸着她的感官，便幻成她的家庭了。她坐在林下，遙望着無埃的波浪，一度一度地跳到岸邊，常覺得她的女兒踏浪花踴躍而來，這也不止一次了。那天，她又坐在那里，手拿着一張佩荷的小照，那是史夫人最近給她寄來的。她翻來翻去地看，看得眼昏了。她猛一抬頭，又得着常時所現的異象。她看見一個人攜着她的女兒從海邊上來，穿過林彎，一直走到跟前。那人說：『長孫夫人，許久不見，貴體康健啊！我領你的女兒來找你哪。』

尙潔此時，眼一展眼睛，才理會果然是史先生攜着佩荷找她來。她不等回答史先的話，便上前用力摟住佩荷；她的哭聲從她愛心的深密處般雷似地震發出來。佩荷因為不認得她，害怕起來，也放聲哭了一場。史先生不知道感觸了什麼，也在旁邊只儘管擦眼淚。

這三種不同情緒的哭泣止了以後，尙潔就嗚咽地問史先生說：『我實在喜歡。想不到你會來探望我，更想不到佩荷也能來！……』她要問的話很多，一時摸不着頭緒，只摟

定佩荷，眼看見史先生出神。

史先生很莊重的說：「夫人，我給你報好消息來了。」

「好消息！」

「你真鎮定一下，讓我細細地告訴你。我們一得着這消息，我的妻子就教我和佩荷一同來我這兒，爲着這事，我們以前都不知道。到前十幾天才聽見我奉真牧師說的。我牧師自那年爲你脫離卸職後，他的生活，你已經知道了。」

「是，我知道。他自從白天主做裁縫匠，晚間還做製餅師嗎？我信得過，神必要幫助他，因爲他這事是神所爲，我爲他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他的前途最順利嗎？」

「一個個苦着，這地方，便不但日夜勞苦，在合宜的時候，還到處去傳福音哪，他現在用着這苦，因爲他底老教會看他的行爲。請他回國仍舊當牧師去，在前一個星期已歸的。」

「是哩！神！他必不能長久地受苦。」

「就是因爲我牧師回國的事，我才能到這裏來。你知道長孫先生也受了他的感化麼？這事詳細且說起來，倒是一種神迹。我現在來，也是爲告訴你這件事。」

「前幾天長孫先生忽然到我家裏找我，他一向就和我們很生疏，好幾年也不過訪一次，

所以三次的來，教我個很詫異。他第一句就問你的近況如何，且訴說他的懊悔。他說這反悔是忍痛的。是我教師講的。現在我就將他的話，照樣重說一遍給你聽：——

「我這幾年間，我教師常來找我談話。有時也請我到他的麵包房裏去聽他講道。我自前年那幾次，就覺得他是我的良師傅。我每有難決的事情或疑難的問題，都去請教他。我自前年生病，二人分離以後，每疑惑尚潔官的操守，又常聽見家裏傭人思念她的話。心裏就十分懊悔。但我總得苦，另人說話將軍節，事已做出，那裏還有臉反駁回來。去年那時候，我與一個結到庇的，然而日子越久，我就越覺得不對。到我教師裏走，最末次會談，我與他談的時候，講了一章經，教我很有感動。散會後，他對我說他盼望我做的地，當潔官將來，他又念馬可福音十章給我聽。我自尋着那教訓以後，越覺得我很卑鄙，地境，淫穢，真對不住他。現在要求你先把這荷帶去見他，盼望他為女兒的緣故赦免我，你便可以先走，我隨後也要親自前往。」

「他這話裏底話很多，我也不能細說了，等他來時，容他自己對當細說罷。我很奇怪我教師對於這事，以前一點也沒有對我說過，到要走時，才緊提一提；反教他來到我那裏去，這不是神迹嗎？」

肖潔想了這一席話，却沒有顯出特別愉悅的神色，只說：「我的行為本不求人知道，

不是爲要得人家的憐恤和讚美；人家怎樣待我，我就怎樣受，從來是不計較的，別人傷害我，我還饒恕，何況是他呢？他知道自己的鹵莽，是一件極可喜的事。——你願意到我屋裏去看嗎？我們一同走走罷。」

他們一而走，一面談。史先生問起她在這裏的職業如何，她不願意把所經歷的種種苦處盡說出來，只說：「我來這裏，幾年的工夫也不算浪費，因爲我已找着了許多失掉底珠子！那些靈性的珠子，自然不如入海探求那容易，然而我竟能得着二三十顆！此外，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

當她見她的事務結束停當，等可望不來，打算和史先生一同回去。正要到珠船裏和史先生告辭，在路上就遇見可望跟着一個本地人從對面來。她認得是可望，就堆着笑容，向前幾步去迎他，說：「可望君，平安哪！可望一見她，也就深深的行了一個敬禮，說：『可做的人，我所做一切的事都是傷害我的身體，和你我二人的感情，此後我再不敢了。我知道多多地得罪你，實在不配再見你的面，盼望不要把我的過失記在心中。今天來到這裏，爲的是要表明我悔改的行爲；還是請你回去管理一切所有的。你現在要到那里去呢？我想你可以和史先生先行動身，我隨後回來。』」

尙潔見他那番誠懇的態度，比起從前，簡直是兩個人，心裏自然滿是愉快，且暗自謝

她的神在他身上所顯底奇迹。她說：「呀！往事如夢中之煙，早已在虛幻裏消散了，何必重行提起呢？凡人都不可積聚日間的怨恨，怨氣和一切傷心的事到夜裏，何況是隔了好幾年的事？請你把那些事情擱在腦後罷。我本想到船裏去，向我那班工人辭行。你怎樣不和我們一起回去，還有別的事情要辦麼？史先生那時在他的別業——就是我的地方——我們一同到那里去罷，待一會，再出來辭行。」

「不必，不必。你可以去你的，我自己去找他就可以。因為我還有有些正當的事情要辦。恐怕不能和你一同回去；什麼事，以後我教你知道。」

「那麼，史先生到土人領去罷，從那里走不遠就罷。我先到船裏，回頭還有你細談。再見哪！」

她從土人回來，先住在史先生家裏，意思是宴筵可望不到，一回搬回她的舊房子去。誰知等了好幾天，也不見他的影。她才知真可望死土人時，所說的話實屬合諧。可是他到那里去呢？去幹什麼呢？她正想着。史先生拿了一封信進來，對她說：「夫人，你不必驚可死了，明後天就搬回去罷。他寄給我的一封信說，他有許多討不起你的地方，都是出於激烈的愛情所致。因他愛你的緣故，所以傷了你。現在他要把從前那惡的行爲和暴躁的那氣改過來，且對償還這幾年來所受的苦楚，故不得不暫時離開你。他已經

到檳榔嶼了。他不直接寫信給你的緣故，是怕你傷心，故此寫給我，教我好安慰你；他還說從前一切的產業都是你的，他不應獨自霸佔了許久，要求你盡量地享用，直等到他回來。」

「這樣看來，不如你先搬回去，我這里派人去找他回來如何？唉，想不到他一會兒就能悔改到這步田地！」

她遇事本來很沈靜，史先生說時，她的顏色從不會顯出什麼變態，只說：「爲愛情變？爲愛而離開我變？這是當然的，愛情本如極利的斧子，用來剝削命運常比用來整理命運的時候多一些。他既然規定他自己的行程，又何必費工夫去找他呢？我是沒有成見的事，事情怎樣來，我怎樣對付就是。」

尚潔搬回來那天，可巧下了一點雨，好像上天使園裏的花木特地沐浴得很妍淨來迎接他們的舊主人一樣。她進門時，妥娘正在整理廳堂，一見她來，便嚷着，「奶，你回來了！我們很想念你哪！你的房間亂得很，等我把我各樣東西安排好再上去。先到花園去看看罷，你手植各樣的花木都長大了。後面那棵釋迦頭長得像羅傘一樣，結果也不少，去看看罷。史夫人早和佩荷姑娘來了，他們現時都在園裏。」

她和妥娘說了幾句話，回到園裏，一拐過，就看見史夫人和佩荷坐在樹蔭底下一張發

上，——那就是幾年前，她要被刺那夜，和史夫人坐着談話的地方。她走來，又和史夫人並肩坐在那里。史夫人說來說去，無非是安慰她的話。她像不相信自己這樣的命運不甚好，也不信史夫人用定命論的解釋來安慰她，就可以使她滿足。然而她一時不能說出合宜的話，教史夫人明白她心中毫無憂鬱在內。她無意中一抬頭，看見佩荷拿着樹枝把結在玫瑰花上一個蜘蛛網搽破了一大部分。她注神許久，就想出一個意思來。

她說：「呀，我給這個比喻，你就明白我的意思。」

我像蜘蛛，命運就是我的網。蜘蛛把一切有毒無毒的昆虫吸入肚裏，回頭把網組織起來。他第一次放出來的游絲，不曉得要被風吹到多麼遠；可是等到黏着別的東西的時候，他的網便成了。

「他不曉得那網什麼時候會破，和怎樣破法。一旦破了，他還暫時安々然地藏起來；等有機會再結一個好的。」

「他的破網留在樹梢上，還不失爲一個網，太陽從上頭照下來，把各條細絲映成七色，有時黏上些少水珠，更顯得燦爛可愛。」

「人和他的命運。又何常不是這樣？所有的網都是自己組織得來，或完或缺，只能聽其自然罷了。」

史夫人還要說時，妾娘來說屋子收拾好了，請她們進去看。於是，她們一面談，一面離開那里。

園裏沒人，寂靜了許久，方才那隻蛛悄悄地從葉底出來，向着網的破裂處，一步一步，慢吞吞地。他補這個幹什麼？因為他是蜘蛛，不得不如此！

商人婦

落華生

「先生，請用早茶。」這是二等艙底侍者催我起牀底聲音。我因為昨天上船底時候太過忙碌，身體和精神都十分疲倦，從九點一直睡到早晨七點還沒有起牀。我一聽侍者底招呼，就立刻起來；把早晨辦底事情弄清楚，然後到餐廳去。

那時節餐廳裏滿坐了旅客。個個在那裏喝茶，說閒話；那種唧唧咕咕的聲音，弄得一個餐廳幾乎變成菜市。我不慣聽這個，一喝完茶就回到自己底艙裏，拿了一本西書散記跑到右舷找一個地方坐下，預備自書裡底筆聊談心。

我把書打開。正要看時，一位印度婦人攜着一個七八歲的孩子來到眼前和我面對面地坐下。這婦人，我前天在蘇聯寺放生池邊曾見過一次；我也瞧着她上船；在船上也是常常遇見。這左右舷乘坐的旅客，無不聽其動靜。我動了底好奇心；因為她底裝束是印度前，

然而行動却不像印度婦人。

我書閣下，偷眼瞧她，等她回眼過來瞧我底時候，我又裝做念書。我好幾次是這樣辦。恐怕她疑我有別的意思，此後就低着頭，再也不敢把眼光射在她身上。她在那裏信口唱印度歌給小孩聽。那孩子也指點着西國她說話。我聽她底回答，無意中又把眼睛射到她臉上。她見我抬起頭來，就只不得和孫子周旋，急匆匆用閩南土話問我說：「這位先生，你也是要到昭南島去麼？她底口腔很像海邊底鄉人；所問底也聲音鄉人底口氣。在說話之間，一字一字慢吞吞地拼字，好像初說話底一樣。我被她這一問，心裏疑團結得更重，就回答說：『我要回廈門去。』你曾到過我們那裏麼？爲什麼能說我們底話？」「呀！我想你瞧我底裝束像印度婦女，所以猜疑我不是唐山人。僑居中國做唐山人，我實在告訴你，我家就在鴻漸。」

那孩子聽見我們用土話對談，心裏奇怪得很。他搖着婦人底膝頭，用印度話問道：「媽，你說底是什麼話？他是誰？」也許那孩子從來不會聽過她說這樣的話，所以覺得稀奇。我巴不得快點知道她底底蘊，就接着問她：「這孩子是誰裝底呢？」她先回答了孩子，然後向我歎一口氣說：「爲什麼不是呢？這是我在龐德拉斯養底。」

我們談越熱，就把從前的畏懼都除掉。自從她知道我底里居，職業以後，她再也不

稱我做「老叔」，便轉口稱我做「先生」。她又把麻德拉斯大概的情形說給我聽。我因為她底境遇很希奇，就請她詳々細々地告訴我。她談得高興，也就應許了。那時，我才把書收入口袋裡，注神聽她訴說自己底歷史。

我十六歲就嫁給青礁林蔭喬爲妻。我底丈夫在角尾開糖舖。他回家底時候雖然少，但我們底感情決不因爲這樣就生疏。我和他過了三四年的日子，從不會絆過嘴，或鬧過什麼意見。有一天，他從角尾回來，臉上現出憂悶的容貌。一進門就握着我底手說：「惜官，（閩俗長輩稱下輩或同輩的男女彼此相稱常加「官」字在名字之後）我底生意已經倒閉，以後我就不到角尾去啦。」我聽了這話，不由得問他：「爲什麼呢？是買賣不好嗎？」他說：「不是，不是，是我自己弄壞底。這幾天那裏賭局，有些朋友招我同玩，我起先贏了許多，但是後來都輸得精光，甚至連店裏底生財傢伙，也輸給人了。……我實在後悔，實在對你不住。」我怔了一會，也想不出什麼合式的話來安慰他；更不能想出什麼話來責備他。

他見我底淚流下來，忙替我擦淚，接着說：「哎！你從來不會在我面前哭過；現在你向我掉淚，簡直像鑄融的鐵珠一滴一滴地滴在我心坎兒上一樣。我底難受，實在比你更大。你且不必擔憂，我找些資本再做生意就是了。」

當下我們二人面面相覷，在那裏靜靜地坐着，我心裏雖有些規勸底話要對他說，但我每將眼光射在他臉上底時候，就覺得他有一種妖嬈的能力，不容我說，早就理會了我底意思。我只說：「以後可不要再要錢，要知道這賭錢……」

他在家裏閒着，差不多有三個月。他所積底錢財倒還够用，所以未計用不着他十分掛慮。他儘日出外借錢做資本，可惜沒有人信得過他，以致一文也借不到。他急得無可奈何，就動了過番（國人說到南洋爲過番）底念頭。

他要到昭南島去底時候，我爲他摒擋一切應用的東西，又拿了一對玉手鐲致他到廈門免來做盤費。他要趁早溜出廈門，所以我們別離底前一夕足足說了一夜的話。第二天早晨，我送他上小船，獨自一人走回來，心裏非常煩悶，就伏在案上，想着到南洋去底男子多半不想家，不知道他會這樣不會，正這樣想，驀然一片急步聲送到門前，我認得是他，忙起身開了門；問：「是漏了什麼東西忘記帶去麼？」他說：「不是。我有一句話忘記告訴你：我到那邊底時候，無論做什麼事，總得給你來信。若是五六年後我不能回來，你就到那邊找我去。」我說：「好吧。這也值得你回來叮嚀，到時候我必知道應當怎麼辦底。天不早了，你快上船去罷。」他緊握着我底手，長嘆了一聲，翻身就出去了。我注目直送他到榕蔭盡處，瞧他下了長堤，才把小門關上。

我與林蔭藩別離那一年，正是二十歲。自從離家以後，只過了兩封信一封說他在昭南島好讓巴葛開雜貨店，生意很好。一封說他底事忙忙，不能回家。我每年望他回來完聚，只是一年一年的盼望都成虛空了。

那會底婦人常勸我到南洋找他去。我一想我到夫婦離別已經十年，過時我他雖是不怕，卻強逼獨自，人在家裡挨苦。我把所積的錢財檢校，把房子交與那裏的管家長管理，就到廈門尋。

我第一次出洋，自然受不慣風浪死顛播，好容易找到昭南島那時候。我心裏底喜歡，簡直在船幾千裏頭不會再遇見，我請人帶我到丹蘭巴葛義和說去。那時我心裏底喜歡更不需用言語來形容。我進店裏底買賣很熱鬧，我丈夫這十年底發達，不用我估量，也就羅列在眼前了。

但是店裏底夥計都三認識我，等得對他們說明我是誰，和來意。有一位年輕的夥計對我說：「回家（閩人稱店主為頭家）今天沒有出來，我領你到在家去罷。」我才知道我丈夫不在店裏住；同時我又猜他一定是再娶了；不然，斷沒有所謂住家底。我在路上就向夥計打聽一下，果然不出所料！

人力車轉了幾個灣，到一所平房坐洋的樓房住。夥計說：「我先進去通知一聲。」

撒我在外頭，許久才出來對我說：「頭家早晨出去，到現在還沒有回家哪。頭家娘請你進去裏頭等他一會兒，也許他快要回來。」他把我兩個包袱——那就是我底行李——拿在手裏，我隨着他進去。

我應見屋裏底陳設十分華麗。那所謂頭家娘底，是一個馬來婦人，她出來，只向我略點了一個頭。她底模樣，據我看來很不恭敬，但是南洋底規矩我不懂得，只得陪他一禮。她頭上戴底金圈鑽和珠子，身上綴底寶石、金、銀，襯着那門黑臉孔，更顯出醜陋不堪。

她對我說了幾句套話，又叫人弄一杯咖啡給我，自己在一邊吸煙、嚼檳榔，不大和我攀談。我想是初會生疏底原故，所以也不敢多問她底話。不一會，得得的馬蹄聲從大門直到廊前，我早猜着我丈夫回來了。我應他比十年前胖了許多，肚子也大起來了。他口裡含着一枝雪茄，手裏扶着一根象牙杖，下了車，踏進門來，把帽子掛在架上。見我坐在一邊，正要發問，那馬來婦人上前向他唧唧咕咕地說了幾句。她底話我雖不懂得，但照她底神氣像有點不對。

我丈夫回頭問我說：「惜官，你要來底時候，爲什麼不預先通知一聲？是誰叫你來底？」我以為他見我以後必定要對我說些溫存的話，那裏想到反把我詰問起來！當時我把

不平的情緒壓下，陪笑回答他，說：「唉，蔭哥，你豈不知道我不會寫字麼？咱們鄉下那位寫信的旺師常常給人家寫別字，甚至把意思弄錯了；因為這樣，所以不敢央求他替我寫。我又是決意要來找你底，不論遲早，總得動身，又何必多費這番工夫呢？你不會說過五六年後若不去，我就可以來嗎？」我丈夫說：「嚇！你自己倒會出主意。」他說完，就橫々走進屋裏地。

我聽他所說底話，簡直和十年前是兩個人，我也不明白其中底緣故：是嫌我年長色衰呢，我覺得比那馬來婦人還俊得多；是嫌我德行不好呢，我嫁他那麼多年，事々承順他，從不會做過越出範圍底事。蔭哥給我這個圓葫蘆，到現在我還猜不透。

他把我安頓在樓下，七八天的工夫不到我屋裏，也不和我說話。那馬來婦人倒是很殷勤，走來對我說：「蔭哥這天因為你底事情很不喜歡。你且寬懷，過幾天他就不生氣了。」晚上有人請咱們去赴席，你且把衣服穿好，我和你一塊兒去。」

她這種甘美的語言，叫我把從前猜疑她底心思完全打鎖。我穿底是湖色布衣，和一條大紅縐裙；她一見了，不由得笑起來。我覺得自己滿身材氣，心裏也有一點慚愧。她說：「不要緊。請咱們底不是唐山人，定然不注意你穿底是不是時新的樣式。咱們就出門罷，」

馬車走許久，穿過一叢椰林，才到那主人底門口。進門是一個很大的花園，我一面張望，一面隨着她到客廳去。那裏果然有很有趣的筵席擺設着。一班女客都是馬來人和印度人。她們在那裏嘖嘖地說笑，我丈夫底馬來婦人也撇下我去和她們談話。不一會，她和一位婦人出，我以為她們逛花園去了，所以不大理會。但過了許久的工夫，她們只是不回來，我心急起來就向在座底女人說：「和我來那位婦人往那裏去？」她們雖能會意，然而所回答底話，我一句也懂不得。

我坐在一個軟墊上，心頭跳動得很利害。一個僕人拿了一壺水來，向我指着上面的筵席作勢。我瞧見別人洗手，知道這是食前的規矩，也就把手洗了。她們讓我入席，我也不知道那裏是我應當坐底地方，就順着她們指定給我底座位坐下。她們禱告以後，才用手向盤裏取自己要底食品。我頭一次掬東西吃，一定是很不自然，她們又教我用指頭底方法。我在那時，很懷疑我丈夫底馬來婦人不在座。所以無心在筵席上張羅。

筵席撤掉以後，一班客人都笑着向我親了一下吻散了。當時我也要跟她們出門，但那主婦叫我等一等。我和那主婦在屋裏指手畫腳做啞談，正笑得不可開交，一位五十來歲的印度男子從外頭進來。那主婦忙起身向他說了幾句話，就和他一同坐下。我在一個人生地，方遇見生面的男子，自然羞縮到了不得。那男子走到我跟前說：「喂，你已是我的人啦。」

我用錢買你。你住這才好。」他說底雖是唐話，但語调和腔調全是不對的。我聽他說把我買過來，不由得慟哭起來。那主婦倒是在身邊殷勤地安慰我。那時已是入夜時分，他們裹着進裡邊睡，我只是和衣在廳邊坐了一宿。那國肯依他們底命令！

索生，你感到這裏必定要疑我爲什麼不死。唉！我當時也有是這的思想。但當他保守着這一個國親一絲，無論什麼時候都有人在我身旁。久而久之，我底激烈的雷轟潰了，不但不再死。而且要留着這條命往前睡。我底命運到底還是怎樣的。

買我底人是律底麻德拉斯底回國徒阿戶耶。他是一個極聰明。因爲在昭阿島發了財。買我底一個應要回那享福。偏是夜底命運不好。趁着這機會自變爲他底外國骨董。我底昭阿島住不上一個月，他就把我帶到麻德拉斯去。

阿戶耶給我起名叫利亞。他叫我把腳放了，又在我鼻上穿了一個窟窿。帶上一隻鑽石鼻環。他遵照他們底風俗，凡是已嫁的女子都得帶鼻環，因爲那是婦人底記號。他又給很好的「查爾塔」回國上衣，「馬拉姆」胸衣，和「挨撒」教我穿上。從此以後，我就變成一個回國婆子了。

阿戶耶有五個妻子，連我就是六個。那五人之中，我和第三妻底感情最好。其餘的我俱憎惡他們。因爲他們欺負我不會說話；又常常戲弄我。我底小腳在她們當中自然是希

舉的；她們雖是不敢再辯，我也不怪。最可恨的是她們在阿戶耶面前播弄是非，教我受委曲。

阿囑利高是阿戶耶第三等底名字，就我被賣時張羅筵席那個主婦，她很愛我，常勸我用「撒馬」來塗眼，用「早花來塗指甲和手心。同我的婦人每日用這藥種東西和們我用人用粉一樣。她又教我念誦加里文和亞利伯文。我想起自己因為不能寫信底緣故，致使被哥所藉口，只好才到這地來讀書，所以願意在這舉目無親底時候用功學習些文字。他雖然沒有什麼學問，但當我底教誨甚純，有餘底。

我從阿囑利高念了一年，居然會寫字了！這告訴他們教裏有一本天書，本不輕易給女人看，所以凡書必要拿來去家放我，他常對我說：「你底命運會甚憂鬱，都是阿拉給你底定數，你不必想得太苦。且說或者有一天會到阿拉身上，叫你享受不盡。」這話好容易聽，有時節節可以及我底精神添滋一滿。

我知阿戶耶這惡夫惡底情，却免不了有天毒底事。唉！我這孩子，一試就把手托着寫字底頂上，就是到那羅拉斯底三年養底。我活了三十多歲才懷孕，那痛苦當爲我一生所未經過。幸勝阿囑利高能體貼我，她常用言安慰我，教我把目前的苦痛忘掉。有一次她讓我於於安，就對我說：「呀！利亞，你且忍耐着罷。阿們沒有花果樹底福

分。(可爾經載阿丹浩挖被天魔阿扎賊來引誘，喫了阿拉所禁底果子，當時他們二人底天衣都化沒了。他們覺得赤身底羞恥，就向樂園裏底樹借葉子圍身。各種樹木因爲他們犯了阿拉底戒命，都不敢借，惟有無花果樹應他們二人怪可憐的，就慷慨借些葉子給他們。阿拉嘉許無花果樹底行爲，就賜他不必經過開花和受蜂蝶攪擾底苦而能結果。)所以不能免掉懷孕底苦。你若是感得痛苦底時候，可以默默向阿拉求恩，他可憐你，就賜給你平安。我在臨產底前後期，得着她許多的幫助，到現在還是忘不了她底情意。

自我產後，不上四個月，就有一件失意的事教我心裏不舒服；那就是和我底好朋友離別。她雖不是死掉，然而她所去底地方，我至終不能知道。阿噶利馬爲什麼離開我呢？說來話長，多半是我害她底。

我們隔壁有一位十八歲的小寡婦名叫哈那，他四歲就守寡了。她母親苦待她倒罷了，還要說她前生的罪業深重，非得叫她辛苦，來生就不能超脫。她所吃所穿底都跟不上別人，常常在後園裡偷菜。她家底園子和我們底園子只隔一度竹籬，我一聽見她哭，或是聽見她在那裏，就上前和她談話。有時安慰她，有時給東西她吃；有時送她些少金錢。阿噶利馬起先聽見我周濟那寡婦，很不以爲然。我屢次對她說明在唐山不論什麼人都可以受人家底周濟，從不分什麼教門。她受我底感動，後來對於那寡婦也就發出哀憐的

同情。

有一天阿喇利馬拿些銀子正從籬間遞給哈那，可巧被阿戶耶瞥見。他不聲不張，蹣跚到阿喇利馬後頭，給她一掌，順口罵說：「小母畜，賤生的母豬，你在這裡幹什麼？」他回到屋裏，氣得滿身抖擻，指着阿喇利馬說：「誰教你把錢給那婆羅門婦人？豈不把他自己玷汙了嗎？你不但玷汙了自己，更是玷汙我和清真聖典。」馬賽拉！」（是「阿拉」禁止底意思）快把你底「布卡」（面幕）放下來罷。

我在裏頭聽得清楚，以爲罵過就沒事。誰知不一會工夫，阿喇利馬珠淚承睫地走進來，對我說：「利亞，我們要分離了！」我聽這話嚇了一跳，忙問道：「你說底是什麼意思，我聽不明白？」她說：「你不聽見他叫我布卡放下來罷？那就是休我底意思。此刻我就要回娘家去。你不必悲哀，過兩天他氣平了，總得叫我回來。」那時我一陣心酸，不曉得要用什麼話來安慰她，我們抱頭哭了一場就分放了。唉！「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築路長大颯。」這兩句話實在是人間生活底常例呀！

自從阿喇利馬去後，我底淒涼的歷書又從「春王正月」翻起。那個女人是與我素無交情底。阿戶耶呢，他那副黝黑的臉，蝟毛似的鬍子。我一見了就憎厭，巴不得他快離開我。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乳育孩子，此外沒有別的事情。我因爲阿喇利馬底事，嚇得連花

圖也不敢去逛。

過幾個月，我底苦生涯快挨盡了，只因爲阿口耶壽病回他底樂園去了。我從前聽見阿嘴利馬說過：婦人於丈夫死後一百三十日後就得自由，可以隨便改嫁。我本欲等到那規定的日子才出去，無奈她們四個人因爲我有孫子，在財產上恐怕給我估價宜。所以多方逼迫我。她們底手段，我也不忍說了。

哈那勸我逃到她姊姊那裏。她教我送一點錢財給她姊夫，就可以得他們底容許。他姊姊我常見過，性情也很不錯。我一想，逃去也好的，她們四個人底心腸鬼頭到極，若身中了她們底暗算，可就不好。哈那底姊夫在亞可特住，我和她約定了，教她找機會通知我。

一星期後，哈那對我說她底母親到別處去，要夜深才可以回來，教我由籬笆逾越過去。這事本不容易，但事從須得使哈那不致於吃虧，而且籬上界着一行鐵線，實在教我難辦。我拾取幾塊瓦礫，這樣波羅蜜樹有一柄橫過她那邊，那樹又是斜着長上去底。我就告訴她，叫她等待人靜底時候在樹下接應。

原來我底住房有一小門通到園裏。那一晚上，天際只有一點星光，我把自己細軟的東西裝在一個口袋裏，又多穿了兩件衣裳，正要出門，聽見我底孩子睡在那裏。我本不

願意帶他同行，只怕他醒時瞧不見我要哭起來，所以暫住一下，把他抱在懷裏，讓他吸乳。他吸底時節，纔實在感得我是他底母親，他父親雖與我沒有精神上的關係，他却是我養底。況且我去後，他不要受別人底折辱。我想到這裏，不由得雙淚直流。因為多帶一個孩子，會教我底事情越發難辦。我想來想去，還是把他駝起來，低聲對他說：『你是好孩子，就不要哭，還得乖。』地睡。』幸虧他那時好像理會我底意思，不大作聲。我留一封信在床上，說明願意拋棄我應得的產業和逃走底理由，然後從小門出去。

我一手往後托住孩子，一手拿背口袋，蹣跚到波羅蜜樹下。我用一條繩子拴住口袋，慢慢地爬上樹，到分杈底地方停一會。那時孩子哼了一兩聲，我用手轻轻地拍着，又搖他幾下，再把口袋擡上來，拋過去給哈那接住。我再爬過去，摸着哈那爲我預備底繩子，我就緊握着，讓身體慢々墜下來。我底手耐不得摩擦，早已被繩子割傷了。

我下來之後，謝過哈那，忙忙出門，離哈那底門口不遠就是愛德那河，哈那和我出去雇船，他把話交代清楚就回去了。那舵工是一個老頭子，也許聽不明白哈那所說底話。他到塞德必特車站，又替我去買票。我初次搭車，所以不大明白車底規矩；他叫我去車，我就上去。車開以後，查票人看我底票纔知道我搭錯了。

車到一個小站，我趕緊下來，意思是要等別輛車搭回去。那時已經夜半，站裏底人說

上蓋德拉斯底車要到早晨纔回。不承已就狂假車處坐下。我把「馬支拉」(回婦外衣)披好，四手支往燈假寐，約有三四點底工夫。偶一抬頭，瞧見很遠一點燈光由柵欄之間射來。我趕快到月臺去，指着那燈問站裏底人。他們當中有一個人笑說：「這婦人連方向真分不清了。她認啓明星做車頭底燈燈哪。」我聽真了，也不覺得笑起來，說：「可不是了我底眼真花了。」

我對着啓明星，又想起阿喇利瑪底話。她曾告訴我那星是一個攪迷惑男子底女人變底。我因此想起蔭哥和我底感情本亦很好，若不是受了替漢底迷惑，決不忍把他最愛的結髮妻賣掉。我又想着自己被賣底不是不替全然歸在蔭哥身上。若是我情願在唐山過苦日子，無心到兩島去依賴他，也會不發生意事。我思來想去，反笑自己逃得太過唐突。我自問既然逃得出來，又何必去依賴哈那底姊呢？想到這裏，仍把孩子抱回候車處，定神解決這問題。我帶出底東西和現銀共值三千多盧比，若是在村莊裏住，很可以够一輩子底開消；所以我就把獨立生活底主意拿定了。

天上底星星陸續收了他們底光，惟有啓明仍在東方燦爛着。當我瞧着她底時候，好像有一種聲音從他底光裏出來。說：「可惜官，此後你別再叫我為迷惑男子底女人。要知道凡光明的事物都不能迷惑人。這諸星之中，我最聰明。告訴你們黑暗裏到了；我最後

回去，爲底是領你們緊接受着太陽底光亮；我是夜裏最光明的星。你可以當我做你心底最勤的警醒者。我朝着他，心花怒開，也形容不出我心裏底感謝。最後我一見着他，就有一番特別的感觸。

我們人打聽客棧所住底地方，都說要到真葛布那纔有。於是我又搭車到那城去。我在客棧住不多的日子就搬到自己底房子住去。

這房子是我把鑽石弄環兌出去所得底金錢買底。地方不大，只有二間房和一個小園。園內種着些椰子樹當做圍牆。印度式的房子當然不好，但爲個愛他如近村莊，也就開不得的窗外觀和自容了。我僱了一個老漢子當的料理家務，除弄官孩子以外，還可以念些印度書籍。我在寶鏡中和這孩子玩耍。總覺得孩子底可愛，比一切的更甚。

在我住宅的對面那一家的女主人，她名叫以利沙伯，她是一個很可憐的女人，她勸我入學夜念書。且應許給我照顧孩子，我很偷閒度日也是沒有什麼出色，所以在第二年她就介紹我到麻德拉斯一個婦女學校念書。每月回家一次瞧我底孩子，她爲我照顧得很好，不必我擔憂。

我在校裏沒有分心底事，所以尚續甚佳。這六七年的工夫，不但學問長進，這從前所有的毛病都改變了。我畢業後自到於今就在真葛布那附近一個村裏當教習。這就是我

一生經歷底大概，若要詳細說來，雖用一年底工夫也說不盡。

現在我要到昭南島找我丈夫去。因為我要知道買我底到底是誰。我很相信蔭哥必不忍做這事；縱然是他出底主意，終有一天會悔悟過來。

× × × × × × × × × ×

惜官和我談了足有兩點多鐘，她說得很慢，加之孩子時時攪擾她，所以沒有把她在學校底生活對我詳細地說。我因為她說得工夫太長，恐怕精神過於受累，也就不往下再問。我只對她說：「你在那漂流底時節，能够自己找出這條活路，實在可敬。明天到昭南島底時候，若是要我幫助你去找你的蔭哥，我很樂意爲你去尋。」她說：「我那裏有什麼聰明，這條路不過是冥冥中的指導者替我開底。我在學校裏所念底書，最感動我底是天路歷程和魯賓孫漂流記這兩部書給我許多安慰和模範。我現時簡直是一個女魯賓孫哪。你要帶我去找蔭哥，我實在感激。因為昭南島我不大熟悉，明天總得求你和我……」說到這裏，那孩子催着她進艙裏去拿玩具給他。她就起來，一面續下去說：「明天總得求你幫忙」。我起立對她行了一個敬禮，就坐下把方纔的會話錄在懷中日記裏頭。

過了二十四點鐘，東南方微微露出幾個山峯。滿船底人都十分忙碌，惜官也顧着檢點她底東西，沒有出來，船入港底時候，她纔攜着孩子出來與我坐在一條長凳上頭。她對

我說：『先生：想不到我會再和這個地方相見。岸上椰樹還是無着他們底槩子；海面底白鷗還是飛來飛去向客人表示歡迎；我底愈快也和九年前初會他們那時一樣。如箭的光，轉眼就過了那麼多年，但我至終瞧不出從前所見底和現在所見底當中有什麼分別。……呀！』光陰如箭的話，不是指着箭飛得快說，乃是指着箭底本休說。光陰無論飛得多爽快，在裏頭的事物還是沒有什麼改變；好像射在箭上底東西，箭雖是飛行着，他們却是一點不更改。……我今天所見底和從前所見底雖是一樣，但願蔭哥底心腸不要像自然界底現象變得更得那麼慢；但願他回心轉意地接納我。』我說：『我和你表同情。聽說這船要泊在丹讓巴葛底碼頭，我想到時，你先在船上候着，我上去打聽一下再回來和你同去。這辦法好不好呢？』她說：『那麼，就教你多多受累了。』

我上岸問了好幾家都說不認得林蔭哥這個人，那義和誠底招牌更是找不着。我非常着急，走了大半天覺得有一點累，就上一家廣東茶店歇足，可巧在那裏給我查出一點端倪。我問那茶店底掌櫃。據他說：林蔭哥因爲把妻子賣給一個印度人，惹起本埠多數唐人底反對。那時有人說是他出主意賣底，有人說是番婆賣底，究竟不知道是誰做底事。但他底生意因此受莫大的影響，他瞧着在昭南島站不住，就把店門關起來，全家搬到別處去了。

我回來將所查的底情形告訴情官，且勸他回唐田去。他說：「我是永遠不能去底。因為我帶着這個棕色孩子，一到家，人必要恥笑我，況且我對於唐文一點也不會，回去豈不要餓死嗎？我想在昭南島住幾天，細細地訪查他底下落。若是訪不着時，仍舊回印度去。」唉，現在我已成爲印度人了！

我聽她底情形實在想不出什麼話可以勉勵面鄉，只說一聲說「呀！你底苦楚實在苦！」她說了反會苦於我說：「先生啊，人間一切的事情本上沒有什麼苦樂底分別。你造作時是苦，希甲時是樂；臨時是苦，回國時是樂，我換一句話說：以前所遇底都是困苦；過去，未來底苦楚和希望都是快樂。昨天我對你訴說自己苦楚時候，你聽了覺得很苦，因爲我底苦楚前的情形陳說出來，羅列在你眼前，使你感覺那是現在的事；若是我自己思起來，久別，被賣，逃亡，等等事情都有快樂在內。所以你不必爲我嘆息。要說眼前的事看開纔好。……我只求你一樣。你到唐山時，請是有便，就請到我村裏通知我母親一聲。我母親原已有七十多歲，她住在海漸，我底唐田里人只剩着她叨。她底門外有一棵很高的橄欖樹，你打聽良姆，人家就會告訴你。」

當離碼頭的時候，她還站在岸上揮手巾送我，那副誠懇的表情，教我永遠不能忘掉。我們家不上一月就上海漸去。那橄欖樹下底被風滿枝古藤封住，從門縫見一望遠約隱見

幾座朽腐的木柱擱在草上，那裏還有一位良母！

逃 走

圓月懸在東山的半腰，前後左右參差地映着竹林老樹，岩石蒼苔等，都像中國古畫裏的花青赭石，點綴得幽異淒麗。但也很淒麗。

山脚下是一條曲折的石砌小徑，向西是城河，壁則已經枯了。但秋天的實實在在夕的一點藍花淺水，却比任何都來得有味兒。城河上架着一根石橋，經過此橋，一直往西，可以直達到熱鬧的F市的中心。

半山的葦葉，傳達了秋的消息，幾日間涼意，把這小小的F市也從將熟的昏色裏喚了轉來，又是市民舉行盂蘭盆會的時節了。

這一年圓通菴裏的盂蘭盆會，特別的盛大，因為它和新塑的一尊韋馱佛像圓光併合在一道。菴前廟！貼在那裏的那張榜，寫着有三天三夜的功德懺懺和一堂大施餓鬼的平安餼口。

新秋七月初旬的那天晴朗的早晨，麥踏在F市外的幾條桑麻野地上，便有不少的善男信女，攜着香籃、套着黃袋，在赴圓通菴去參與勝會，其中尤以年近六十左右的老婦

人爲最多。

在這一羣虔誠的信者中間，夾着在走的，有一位體貌清瘦，頭髮全白，穿着一件青竹布衫藍夏布裙，手裏支着一枝龍頭木杖的老婦人。在她的面前，有一位十二三歲的清秀的孩子，穿了一件竹布長衫，提着一個香籃，在伴她的先導。她似乎是本地的縉紳人家的所出，一路上往來的行人，見了她和她招呼問答的很多很多。她立住了脚在和人酬應的中間，前面的那小孩子，每要一個人遠跑開去，這時候她總放高了柔和可愛的喉音叫着：

「澄兒啊！走得那麼快幹什麼？」

於是被叫作澄兒者，總紅着臉，馬上就立下來靜站在這旁等她的到來。

太陽已經很高了，野路上搖映着松樹枝的碎影。淨碧的長空裏，時々飛過一塊白雪，野景就立刻會變一變光線。高地和水田中間的許多綠色的生物，就會明一層暗一層的移動。一回，樹枝上的秋蟬也會一時噤住不響，等一忽再一齊放出聲來。

這一次澄兒又被叫了，他就又靜站在道旁的野草中間等她。可是等她慢慢的走到了他面前的時候，他却臉上露了一臉不耐煩的神氣，光着了兩隻黑晶晶的兩隻大眼對她說：

「奶奶！你走得快一點罷，少和人家說幾句話，我的兩隻手提香籃已經提得怪酸痛了。」

說着他就把左手提着的香籃換入了右手。他的奶奶——祖母——聽了他這怨聲，心裏也似乎感到了痛惜他的意思，所以就作了滿臉慈和的笑容安撫他說：

『乖寶，今天可難爲你了。』

走到將近石橋旁邊的三叉路口的時候，澄兒偶然抬起頭來，在南面的那條沿山的小道上，遠遠却看見了一位額上披着黑髮，皮膚潔白，衣服很整潔的小姑娘也在向着同他離去的大道上去。在這小姑娘前面走着的，他一眼看了就曉得是她家裏的使喚丫頭。後面慢慢跟着的，當然是她的母親。澄兒的心跳躍起來了，臉上也立時漲滿了血潮。他伏倒了頭，加緊了脚步，拚命的往石橋上趕。意思是想跑上她們的先，追過她們的頭，不被她們看見這一種窘狀。趕走了十幾步路，果然後面他的祖母又叫起他來了；這一回他却不再和從前一樣的柔順，不再靜站在道旁等她了，因爲他心裏明明知道，祖母又在和陶家的寡婦談天了，而這寡婦的女兒小蓮英哩，卻是使他感到窘迫的原因。

他急急的走着，一面在他昏亂的腦裏，却在溫尋他和蓮英見面的前後幾回的情景。第一次的看到蓮英，他很明細地記着的，是在兩年前的一天春天的午後。他剛從小學校放學出來，偶爾和幾位同學，跑上了輪船碼頭，想打那裏經過之後，就上真山前的營祖殿去閑耍的，可是汽笛叫了兩聲，晚輪船正巧到了碼頭了，幾位朋友就和他一齊上輪船公

司的碼頭岸上去看了一回熱鬧。在這熱鬧的旅客叢中，他突然看見了這一位年紀和他相仿，頭上梳着兩隻丫髻，皮膚細白得同水磨粉一樣的蓮英。他看得瘋癲了，同學們在邊上催他走，他也沒有聽聞。一直到旅客走盡，蓮英不知走向了什麼地方去的時候，他的同學中間的一個，拉着他的手取笑他說：

「喂，樹袋，你怎麼不是看中了那個小姑娘了？要不要告訴你一個仔細？她住在我們閩縣的陶寡婦的女兒小蓮英，新從她叔父那裏回來的。你怎樣麼？你想她？我就替你做媒。」

他聽了這一位淘氣同學的嘲笑，他總開釀了夢似的回復了會話，漲紅了臉，和那位同學打了起來。結果弄得雷祖殿也沒有去成，他一個人就和他傷分了手跑回到家裏來了。自從這一回之後，他倒想見蓮英的心思。一天濃似一天，可是實際上的他的行動，却總和這一個心思相反。蓮英的住宅的近旁，他絕跡不敢去走。就是平時常常進出的那位淘氣同學的家裏，他也不敢去了。有時候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他就在昏黑的夜裏，偷偷摸摸的從家裏出來，心裏頭一個人想了許多口實、路線之又繞。捏了幾把冷汗，鼓着勇氣，費許多顧慮，纔敢從她的門口走過一次。這時候他的偷視的眼裏所看到的，只是一道潔白的圍牆，和幾扇關閉上的門窗而已。可是關於她的消息，和她家裏的動靜行止

，他却自然不知從哪裏得來地聽得十分的詳細。他曉得他家裏除她母親而外，只有一個老傭婦和一個使喚的丫頭。他曉得她常要到上海的她叔父那裏去住的。他曉得她在F市住著的時候，和她常在一起玩的，是那幾個女孩。他更曉得一位他的日夕見面再熟也沒有的珍珠，是她的最要好的朋友。實際上有許多事情，他却也是在裝作無意的中間，從這位珍珠那裏聽取了來的。不消說對珍珠唇口動問的勇氣，他是沒有的，就是平時由珍珠自動地說到蓮英的事情的時候，他總要裝出一臉毫無興趣絕不相干的神氣來；而在心裏呢，他却只在希望珍珠能多說一點陶家裏的家家瑣事。

第二次的和她見面，是在這一年的九月，當城隍廟在演戲的晚上。他也和今天一樣，陪了他的祖母看戲。他們的座位恰巧在他們的前面。這一晚弄得他悶聲耳熱，和坐在針氈上一樣，頭也不敢朝一朝轉來。話也不敢說一句。昏昏的過了半夜，等他們回去了之後，他又同失了什麼珍寶似的心裏只想哭出來。當傑看的是什麼幾齣戲，和那一晚是什麼時候回來的那些事情，他是茫然想不起來了。

第三次的相見，是去年的正月裏，當元宵節的兩天早晨，他偶一不慎，就跟了許多小孩，和一羣龍燈樂隊，經過了她的門口。他雖則在熱鬧雜亂之中瞥見了她一眼，但當他正行經過她面前的時候，却把雙眼朝向了別處，裝作了全沒有看見她的樣子。

「今天是第四次了！」他一邊急急的走着，一邊就在昏亂的腦裏想這些過去的情節想到了今天的逃不過的這一回公然的相見，他心裏又起了一種難以名狀的苦悶。「逃走罷！」他想，「好在圓通菴裏今天人多得很，我就從後門逃出，逃上東山頂上去罷！」想定了這一個逃走的計策之後，他的脚步愈加走得快了。

趕過了幾個同方向走去的香客，跑上山路，將近菴門的塔階的時候，門前站着的接客老道，早就看見他了。

「澄官！奶奶呢？你跑着那麼快作什麼？」

聽到了這認識的老道的語聲，他就回得了救的過難者一樣，臉上也自然而然的露了一臉笑容。搶上了幾步，將香籃交給了老道，他就喘着氣，匆促地回答說：

「奶奶後面就到了，香籃交給你，我要上山去玩去。」

這幾句話還沒有說完，他就擠進了菴門，穿過了大殿，從後面一扇朝山開着的小門裏走出了菴院，打算爬上山去，躲避去了。

下市是江岸的一個小縣城，市上倒也有三四千戶人家。因為江流直下，到此折而東行，所以在往昔帆船來往的時候，下市却是一個停船暫息的好地方。可是現在輪船開行之後，下市的商業却凋敝得多了。和從前一樣地清麗可愛的只是環繞在下市周圍的舊土

的高山流水，實在這下市附近的天然風景，真有秀逸清高的妙趣，決不是離此不遠的濃豔的西湖所能比得上萬分之一的。一條清澄徹底的江水，直瀉下來，到下市而轉換行程彷彿是南面來朝的千軍萬馬。沿江的兩岸，是接連不斷的青山，和逼長着楊柳桃花的沙渚。大江到岸，曲折向東，因而江心開暢，比揚子江的下流還要遼闊。隔岸的煙樹雲山，望過去漂渺虛無，只是青青的一片。而這前面臨江的下市哩，北東西三面，又有蜿蜒似長蛇的許多山嶺圍繞在那裏。東山當市之東，直衝在江水之中，由隔岸望來，絕似在臥飲江水的蛟龍的頭部。滿山的岩石，和蒼翠古樹裏的寺觀僧房，又絕似蛟龍頭上的犄眉角鼻，各有奇姿，各具妙色。東山迤邐北延，愈進愈高，連接着插入雲峯的舒姑山嶺，兀立在下市的北面，却作了擋住北方烈悍之風的屏障。舒姑山繞而西行，像一具長弓，弓的西極，迴過來遙遙與大江西岸的諸峯相接。

像這樣的一個名勝的下市外，寺觀菴院的興造與起原是當然的事情。而在這些南朝四百八十的古寺中間，樓臺建築得比較完美的，要算東山頂上高臨著江渚的雷祖殿，和殿後的真濟仙壇，與在東山西面，靠近北郊的這一個圓通菴院。

雷澄逃出了菴門，從一條斜側的小道，慢步爬上山去。爬到了山的半峯，他聽見脚下菴裏亭銅亭鈴的鏗聲響了。漸爬漸高，爬到山脊的一塊岩石上立住的時候，太陽光已

在盤螺老樹的枝頭，間金粉似的洒了下來。這時候他酒中的跳躍，已經平穩下去了。額上的汗珠，用長衫袖擦了一擦，他又回頭來向西望了許多時候。腳下圓通菴裏的鐘磬聲，愈響愈響了，看將下去。在菴院的瓦上，更有鶯鶯香煙。在空中飛揚繚繞，雖然是很細，但卻也很濃。更向西直望，是一片有草樹長着的空地，再西便是下市的萬千烟戶了。太陽光平照在這些草地瓦屋和如髮的尖塔上。野路上還有絡繹不絕的許多行人如小動物似的拖了影子在圓通菴裏走來。更想起以來綠樹枝裏看了一忽茫茫無底的青空，不覺忽然對一頂莫名其妙的深夕的裏思，忽然湧上了他的心頭。他想哭，但覺得這裏思思茫茫一樣的劇烈，他只笑，但又覺得今天的遭遇，並不是快樂的事情。一個人呆呆的在大樹上的岩石上立了半天，在這一種俱哀非哀，似醉非醉的情懷裏惆恍了半天，忽見轉過山頂，其中更有兩條絕遠邊的小徑，又有人語響了。他邊從醒了夢似的急匆匆進了山頂，廣古西的壁終去躲藏。

真山本是個崎嶇的山，並且又徑仄難行，所以除樵夫牧子而外，到這山頂上來的人原其很少。又因為幾月來夏雨的澆灌，道旁的柴木，也已長得很高了。但聽見了山下小徑上的人語，原是不問是怎樣的人，也在和他一樣的展山望遠的；可是到了古廟壁後去過了半天，也還沒有想出什麼的靜來。他正在笑自己的心虛，疑其然的時候，

，却忽然在他所探視的窗外窗下，有一種極清晰的女人聲。在說話了。

「阿香，……是多麼高啊，心懸，連那星星間的屋頂，都在腳下了。」

到了這聲音，他全身的血液馬上就凝住了，臉上也馬上變成了青色。他併住氣息更把身子放低了一段，可以不使窗外的人看見聽見，但耳朶裏他却只聽見自己的心臟鼓動得特別的響。咬緊牙齒把這同死也似的苦悶抑了一下，他聽見阿香向脚步，走往南去了，心裏倒寬了一寬。又靜默捱過了幾分如年時刻，他覺得她們已經走遠了。才把身體挺直了起來，從泥窗輪窗的最低一格裏，向外望了出去。

他的預算大錯了，離窗外不遠。在一樹松樑的根頭，這班的那個同希臘石刻似的側面還靜。她呆往在那裏。她身體的叁部，他看不到，從他那窗限裏望去。他只看見了一頭黑雲似的短髮。一絲又大一絲的眼睛。眼睛邊上，又是一條雪白雪白高而且狹的鼻樑。她似乎正對着南窗市內的家。眼光越過窗浮放在遠處的。嘴唇的一角。也包得非常之緊。這明明是那帶愁的天使的面容。

他凝視着她的這一個側面，不曉得多少時候，身體裏竟了再低下去了，氣息也吐不出來了，苦悶，驚異，懼怕，懊惱，凡一切的感情，都似乎離開了他的軀體，一切的知覺，也似乎失掉了。他只同在那夢裏似的聽到了一聲阿香在遠處叫她的聲音，他又只覺得在他

那窗眼的世界裏，那個側面忽兒消失了。不知她去遠了多少時候，他的睜開的兩隻大眼還是呆々の睜着在那裏，在看山頂上的空處。直到一陣山下菴裏的單敲皮鼓的聲音隱々傳到了他的耳朵裏的時候，他的神思纔恢復了轉來。他撇下了他的祖母，撇下了他祖母的香籃，撇下了中午圓菴裏饗客的豐盛的素齋菓實，一出那古廟的門，就同患熱病的人似的一直一直的往後山一條小道上飛跑走了，頭也不敢回一回，腳也不敢息一息地飛跑走了。

春風沈醉的晚上

郁達夫

一

在滬上閉居了半年，因為失業的結果，我的寓所遷移了三處。最初我住在靜安寺路南的一間同鳥籠似的永也沒有太陽晒着的自由的監房裏，這些自由的監房的住民，除了幾個同強盜小竊一樣的兇惡裁縫之外，都是些可憐的無名文士，那裏住了一個月，房租忽漲了價，我就不得不拖了幾本破書，搬上跑馬廳附近一家相識的棧房裏去。後來在這棧房裏又受了種種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橋北岸的鄧脫路中間，日新里對面的破房裏，尋了一間小小的房間，遷移了過去。

那脫路的這幾排房子，從地上量到屋頂，只有一丈幾尺高。我住的樓上的那間房間更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樓板上升一升領腰，兩隻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頂穿通的。從前面的窗裏踱進了那房子的門，便是房主的住房。在破布洋鐵罐玻璃瓶舊鐵器堆滿的中間，側着身子走進兩步，就有一張中間有幾根橫擋跌落的梯子靠牆擺在那裏。用了這張梯子往上面的黑漆漆的一個二尺寬的洞裏一鑽，即能走上樓去。黑沈沈的這層樓上，本來只有貓領那幾大，房主人却把牠隔成了兩間小房，外面一間是一個N煙草公司的女工住在那裏。我租的是梯子口頭的那間小房，因為外間的住者要從我房裏出入，所以我的每月的房租要比外間的便宜幾角小洋。

我的房裏，是一個五十來歲的瘦腰駝人。他的臉上的青黃色裏，映射着一層圓黑的油光。兩隻眼睛是一隻大一隻小，額骨很高，額上頰上的幾條編織裏滿鬍鬚。好容易每天早晨洗也洗不掉的樣子。他每日於八九點鐘的時候起來，咳嗽一陣，便提了一隻竹籃出去。到午後的三四點鐘總仍舊是挑了一隻空籃回來的，有時挑了滿擔向來的時候，他的竹籃裏便是那些破布破鐵器玻璃瓶之類。像這樣的晚上，他必要去買些酒來喝，一個人坐在牀沿上瞎罵出許多不可捉摸的話來。

我與同樓的同寓者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搬來的那天午後。春天的光景已經快晚了，五

點鐘的時候，我點了一枝蠟燭。在那裏安放幾本剛從棧房裏搬過來的破書。先把牠們疊成了兩方堆，一堆小些，一堆大些，然後把兩個二尺長的裝畫的畫架覆在大一點的那堆書上。因為我的器具都賣完了，這一堆書和畫架白天要當寫字臺，晚上可當牀睡的。擺好了畫架的板。我就朝着這張由書堆成的梯子，坐在小一點的那堆書上吸烟，我的背係靠着梯子的接口的。我一邊吸煙，一邊在那裏呆看放在棹上的蠟燭火，忽而聽見梯子上起了響動。回頭一看，我只見了一個自家的擴大的投射影子，此外什麼也辦不出來，但我的聽覺分明告訴我說：『有人上來了。』我向暗中凝視了幾秒鐘，一個圓形灰白的面貌，半截纖細的女人的身體，方纔映到我的眼簾上來。一見了她的容貌我就知道她是我曾問她的同居者了。因為我來找房子的時候，那房主的老人便告訴我說，這屋裏除了他一個人外，樓上祇住着一個女工。我一則喜歡房租的便宜，二則喜歡這屋裡沒有別的女人小孩，所以立刻就租定了的。等她走上了梯子，我纔站起來對她點了點頭說：

『對不起，我是今朝纔搬來的，以後要請你照顧。』

她聽了我這話，也並不回答，放了一雙漆黑的大眼，對我深夕的看了一眼，就走上她的門口去開了鎖，進房去了。我與她不過這樣的見了一面，不曉是什麼原因，我只覺得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子。她白高，的鼻樑，灰白長圓的前額，清瘦不高的身體，好像都是

表明她是可憐的特徵，但是當時正爲了生活問題在那裏操心的我，也無暇去憐惜這還未曾失業的女工，過了幾分鐘我又動也不動的坐在那一小堆書上看蠟燭光了。

在這邊過了一個多禮拜，她每天早晨七點鐘去上工和午後六點多鐘下工回家，總只見我呆呆的對着了蠟燭或油燈坐在那堆書上。大約她的好奇心被我那癡不癡呆不呆的態度挑動了罷，有一天她下了工走上樓來的時候，我依舊和第一天一樣的站起來讓她過去。她走到了我的身邊忽而停住了腳，看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好像怕什麼似的問我說：

「你天天在這裏看的是什麼書？」

我聽了他的話，反而臉上漲紅了。因爲我天天呆坐在那裏，面前雖則有幾本外國書攤着，其實我的腦筋昏亂得很，就是一行一句也看不進去。有時候我祇用了想像在書的上一行與下一行中間的空白裏，填些奇異的模型進去。有時候我只把書裏邊的插畫翻開來看，爲了那些插畫演繹些不近人情的幻想出來。我那時候的身體因爲失眠與營養不良的結果，實際上已經成了病的狀態了。況且又因爲我的唯一的財產的一件綿袍子已經破得不堪，白天不能走出外面去散步和房裏全沒有光線進來，不論白天晚上，都要點着油燈或蠟燭的緣故，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連我的眼睛和脚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縮了。在這樣狀態下的我，聽了她這一問，如何能够不紅起臉來呢？所以我只是含含糊

女的回答說：

「我並不在看書，不過什麼也不做呆坐在這裏，樣子一定不好看，所以把這幾本書攤放着的。」

她聽了這話，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作了一種不了解的形容，依舊的走到她的房裏去了。

那幾天裏，若說我完全什麼事情也不去找什麼事情也不會幹，却是假的。有時候。我的腦筋稍微潛新一點下來，也會譯過幾首小詩，和幾篇不滿四千字的德國的短篇小說；於晚上大家睡熟的時候，不聲不響的出去投郵，在寄投給各新聞的書局。因為當時我的各方面就職的希望，早已經完全斷絕了，只有這一方面，還能靠了我的精燥的腦筋，想想法子看。萬一中了他們編輯先生的意，把我譯的東西登了出來，也不難得着幾塊錢的酬報，所以我自遷移到鄧脫路以後，當她當第一次同我講話的時候，這樣的譯稿已經發出了三四次了。

二

在亂昏昏的上海租界裏住着，四季的變遷和日子的過去是不容易覺得的。我搬到了鄧脫路的貧民窟之後，只覺得身上穿在那裏的那件破綿袍子一天一天的重了起來，熟了

起來，所以我心裏想：

「大約春光也已經老透了罷！」

但是囊中很羞澀的我，也不能上什麼地方去旅行一次，日夜只是在那暗室的燈光下呆坐。有一天大約是午後了，我也是這樣的坐在那裏，悶騷的回住者忽而手裏拿了兩包用紙包好的物件走了上來，我站起來讓她走的時候，她把手裏的紙包放了一包在我的書桌上說：

「這一包是葡萄漿的麵包，請你收藏着，明天好吃的。另外我還有一包香蒸買在這裏，請你到我房裏來一吃吃罷！」

我替她拿住了紙包，她就開了門讓我進她的房裏去。我住了這十幾天，她好像已經信用我是一個忠厚的人的樣子。我見她初見我的時候臉上流露出來的那一種疑懼的形容完全沒有了。我進了她的房裏，纔知道天還未暗，因為她的房裏有一扇朝南的窗，太陽反射的光線從這窗裏投射進來，照見了小小的一間房。由二條板鋪成的一張床，一張黑漆的坐棹，一隻板箱，和一條圓凳。床上雖則沒有帳子，但堆着有二條潔淨的青布被褥。坐棹上有一隻小洋鐵箱擺在那裏，大約是她的梳頭器具，洋鐵箱上已經有許多油污的點子了。她一邊把跪在圓凳上的幾件半舊的洋布綿襪，粗布褲等放在牀上，一邊就讓我

坐下。我看了她那殷勤待我的樣子，心裏倒不好意思起來。所以就對她說：

『我們本來住在一處，何必這樣的客氣。』

『我並不客氣，但是你每天當我回來的時候，總站起來讓我，我却覺得對不起得很。』
這樣的說着，她就取一包香蕉打開來讓我吃。她自家也拿了一隻，在牀上坐下，一邊吃一邊問我說：

『你何以只住在家裏，不出去找點事情做々？』

『我原是這樣的想，但是找來找去總找不着事情。』

『你有朋友麼？』

『朋友是有的，但是到了這樣的時候，他們都不和我來往了。』

『你進過學堂麼？』

『我在外國的學堂裏曾經念過幾年書。』

『你家在什麼地方？何以不回家去？』

『她問到了這裏，我忽而感覺到我自己的現狀了。因為自去年以來，我只是一日一日的萎靡下去，差不多把『我是什麼人？』『我現在所處的是怎麼一種境遇？』『我的心裏還是悲還是喜？』這些觀念都忘掉了。經過這一問，我重新把半年來困苦的情形一層一

醫的想了出來。所以聽她的問話以後，我只是呆呆的看她，半晌說不出話來。她看了我的這個樣子，以爲我也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臉上就立時起了一種孤寂的表情，微微的嘆着說：

「唉！你也是同我一樣的麼？」

微々の嘆了一聲之後，她就不說話了。我看她的眼圈上有些潮紅起來，所以就想了另一個另外的問題問她說？

「你在工廠裏做的是什麼工作？」

「是包烟的。」

「一天作幾個鐘頭工？」

「早晨七點鐘起，晚上六點鐘止，中午休息一個鐘頭，每天一共要作十個鐘頭的工夫，少作一點鐘就要扣錢的。」

「扣多少錢？」

「每月九塊錢，所以是三塊錢十天，三分大洋一個鐘頭。」

「飯錢多少？」

「四塊錢一月。」

「這樣算起來，每月一個鐘頭也不休息，除了飯錢，可省下五塊來。够你付房錢買衣服的麼？」

「那裏够呢！並且那管理人又太不開情面，你吃烟嗎？」

「吃的。」

「我勸你頂好還是不吃。」

我看着她那一種樣子，就不願意再說下去。把手裏捏着的半個吃剩的香蕉咬了幾口，向四邊一看，覺得她的房裡也有些灰黑了，我站起來直了直，就回到我自己的房裏。她大約作工倦了的緣故，每天回來大概是馬上就入睡的，只有前一晚上，她在房裏好像是一直到半夜還沒有就寢。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回來，總和我說幾句話。我從她自家的口裏聽得，知道她姓陳，名叫二妹，從小係在上海鄉下長大的。她父親也是紙烟工廠的工人，但是去年秋天死了。她本來和她父親同住在那間房裏，每天同去工廠去的，現在却只剩了她一個人了，她父親死後的一個月，她早晨上工廠去也一路哭了去，晚上回來也一路哭了回來的。她今年十七歲，也無兄弟姊妹，也無親近的親戚。她父親死後的葬殮等事，是他於未死之前把十五塊錢交給樓下的老人，托這老人包辦的。她說：

「樓下的老人倒是一個好人，對我從來沒有起過壞心，所以我得同父親在日一樣的去

作工，不過工廠的一個姓李的管理人却壞得很，知道我父親死了，就天天的想戲弄我。她自家和她父親的身世，我差不多全知道了，但他母親是如何的一個人？死了呢還是活在那裏？假使還活着，住在什麼地方，等等，她卻從來還沒有說及過。

三

天好像變了，幾日來我那獨有的世界，黑暗向小房裏的腐濁的空氣，同蒸籠裏的蒸氣一樣，蒸得人頭昏欲暈，我每年在春夏之交要發的神經衰弱的重症，遇了這樣的氣候，就使我變成半狂。所以我這幾天空到了晚上，等馬路上人靜之後，也常常走出散散步去。一個人在馬路上從狹隘的深藍天空裏看夕羣星，慢々の向前行走，一邊作些漫無涯際的空想，倒是於我的身體很有利益。當這樣的無可奈何，春風沈醉的晚上，我每要昏昏亂走，走到天將明的時候纔回家裏。我這樣的走倦了回去就睡，一睡直睡到第二天的日中，有幾次竟要睡到二妹下工回來的前後方纔起來。睡眠一足，我的健康狀態也漸漸的回復起來了。平時只能消化半磅麵包的我的胃部，自從我的深夜游行的練習開始之後，進步得幾乎能容納麵包一磅了。這事在經濟上雖則是一大打擊，但我的腦筋受了這些滋養，似乎比從前稍能統一，我於遊行回來之後，就睡之前，都做成了幾篇短篇小說，自家看看，也不很壞。我改了幾次，抄了幾次，一々投郵寄出之後，心裏雖然起了些微細

的希望，但是想前幾回的譯稿的絕無消息，過了幾天，也便把牠們忘了。

那住的二妹，這幾天來，當她早晨出去上工的時候，我總在那裏甜睡，只有午後下工回來的時候，有幾次有見面的機會，但是不曉是什麼原因，我覺得她對我的態度，又回到從前初見面的時候的疑懼狀態去了。有時候她深切的看我一眼，她的黑晶晶，水汪汪的眼睛裏，似乎是滿含着責備我規勸我的意思。

我搬到這裏住後，約莫已經有二十多天的樣子。一天午後我正點上蠟燭，在那裏看一本從舊書鋪裏買來的小說的時候，二妹却急匆匆的走上樓來對我說：

「樓下有一個送信的在那裏，要你拿了印子去拿信。」

她對我講過的話時候，她的疑懼我的態度更表示得明顯。她好像在那裏說：「啊啊！你的事件是發覺了啊！」我對她這種態度，心裏非常痛恨，所以就氣急了一點，回答她說：

「我有什麼信？不是我的！」

她聽了我這氣憤的回答，更好像得了勝利似的，臉上忽湧出了一種冷笑說：

「你自家去看罷！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家知道的！」

同時我聽見樓底下門口果真有一個郵差似的人在催着說：

我把信取來一看，心裏就突突的跳了幾跳，原來我前回寄去的一篇德文短篇的譯稿已經在某雜誌上發表了，信中寄來的是五圓錢的一張匯票。我囊裏正是將空的時候，有了這五圓錢，非但月底應預付的來月的房金可以無憂，並且付過房金以後，還可以維持幾天食料，當時這五圓錢對我的效用的擴大，是誰也不能推想得出來的。

第二天午後，我上郵局去取了錢，在太陽晒着的大街上走了一會，忽而覺得身上就淋出了許多汗來。我向前後左右的行人一看，復向我自家的身上一看，竟不知不覺的把頭低俯了下去。我頸上頭上的汗珠，真同盛雨似的，一顆一顆的鑽出來了。因為當我在深夜遊行的時候，天上並沒有太陽，並且斜峭的春寒，於東方微白的淺夜，老在靜寂的街巷中留着，所以我穿的那件破綿袍子，還覺得不十分與節季違異。加今到了陽和的春日晒着的這日中，我還不能自覺，依舊穿了這件夜遊的敝袍，在大街上闊步，與前後左右的和節季同時進行的我的同類一比，我那得不自慚形穢呢？我一時竟忘了幾日後不得不付的房金，忘了囊中本來將盡的些微的積聚，便慢慢的走上了開路的估衣舖去，好久不在天日之下行走的我，看看街上來往的汽車人力車，車中坐着的華美的少年男女，和馬路兩邊的綢緞舖金銀舖窗裏的豐麗的陳設，聽聽四面的同蜂衙似的嘈雜的人聲，脚

步驟，車鈴聲，一時倒也覺得是身到了大羅天上的樣子。我忘記了我自家的存在，也和我類的同類一樣的歡歌欣舞起來，我的嘴裏便不知不覺的唱起幾句久忘了的京調來了。這一時的幻境，當我想橫越過馬路，轉入開路去的時候，忽而被一陣鈴聲驚破了。我抬起頭來一看，我的面前正衝來了一乘無軌電車，車頭上站着的那肥胖的機器手，伏出了半身，怒目的吶喊。

我呆呆的站住了脚，目送那無軌電車尾後捲起了一道灰塵，向北過去之後，不知是從何處發出來的感憤，忽而竟禁不住哈哈哈哈哈的笑了幾聲。等得四面的人注視我的時候，我纔紅了臉慢慢的走向了開路裏去。

我在幾家估衣鋪裏，問了些夾衫的價錢，選了他們一個我所能出的數目，幾個估衣舖的店員，好像是一個師父教出的樣子，都擺下了臉面了嘲弄着說：

（你）找（什麼）（開）心！買不起就拉倒吧！

一直問到五馬路邊上的一家小舖子裏，我看看夾衫是怎麼也買不成了，纔買定了一件竹布單衫，馬上就把他換上。手裏拿了一包換下的綿袍子，默默的走回家來。一邊我心裏却在打算：

「這件單衫，用了幾案，這件棉袍的用途，下下世，目時竟又引起了那天的妖婆我的類

包香蕉等物。不等第二次的回聲，我就尋着了一家賣糖食的店，進去買了一塊錢巧格力香蕉糖、鷄蛋糕等雜食。站在那店裏，等店員在那裡替我包好來的時候，我忽而想起我有一月多不洗澡了，今天不如順便也去洗一個澡罷。

洗好了澡，拿了一包綿袍子和一包糖食，回到鄧脫路的時候，馬路兩旁的店家，已經上電燈了。街上來往的行人也很稀少，一陣從黃浦江上吹來的日暮的涼風，吹得我打了幾個冷瘧。我回到了我的房裏，把蠟燭點上，和二妹的房門一照，知道她還沒有回來，那時候才腹中雖則饑餓得很，但我剛買來的那包糖食怎麼也不願意打開來，因為我想等二妹回來同她一道吃。我一邊拿出書來看，一邊口裏儘在咽唾液下去。等了許多時候，二妹終不回來。我的疲倦不知什麼時候出來戰勝了我，就靠在書堆上睡覺了。

四

二妹回來的響動把我驚醒的時候，我見我面前的一枝十二混司一包的洋蠟燭已經點去了二寸的樣子，我問她是什麼時候了？她說：

「十點的汽管剛剛放過。」

「你何以今天回來得這樣遲？」

「廠裏因為銷路大了，要我們做夜工。工錢是增加的，不過人太累了。」

「那你可以不去做的。」

「但是工人不修，不做是不行的。」

她講到這裏，忽而滾了兩粒眼淚出來，我以為她工作作得倦了，故而動了傷感，一邊心裏雖在可憐她，但一邊看了她這同小孩似的脾氣，却也沒着了些兒快樂。把糖食包打開，請她吃了幾個之後，我就勸她說：

「初作夜工的時候不慣，所以覺得困倦，習慣了以後也沒有什麼的。」

她默默的坐在我的半高的由書疊成的棹上，吃了幾個巧格力，對我看了幾眼，好像是有些說不出來的樣子。我就催她說：

「你有什麼話說？」

她又沉默了一會，便斷斷續續的問我說：

「我……我早想問你了，這幾天晚上，你每晚在外邊，可在與壞人作夥友麼？」

我聽了她這話，到吃了一驚，她好像在疑我天天晚上在外面與小竊惡棍混在一塊。她看我呆了不答，便以為我的行為真的被她看破了。所以就柔和的繼續着說：

「你何苦要吃這樣好的東西，要穿這樣好的衣服？你可知道這事情是站不住的。萬一被人家捉了去，你還有什麼面目做人。過去的事情不必去說他，以後我請你改過了罷。」

……

我情是張大了眼睛張大了嘴呆呆的在看她，因為她的思想太奇突了，使我無從辯解起。她沉默了數秒鐘，又接着說：

「就以你吸的烟而論，每天若戒絕了不吸，豈不可省幾個銅子。我早就勸你不要吸煙，你總是不聽。」

她講到了這裏，又忽而落了幾滴眼淚。我知道這是她為怨恒 N 工廠而滴的眼淚，但我的心裏，怎麼也不許我這樣的想，我總要把牠們當作因規勸我而滴的。我靜々兒的想了一回，等她的神經鎮靜下去之後，就把昨天的那封掛號信的信由說給她聽，又把今天的取錢買物的事情說了一遍，最後更將我的神經衰弱和每晚何以必要出去散步的原因說了。她聽了我這一番辯解，就信用了我，等我說完之後，她頰上忽而起了一點紅暈，把眼睛低下去看着掉上，好像是怕羞似的說：

「唉，我錯怪你了，我錯怪你了。請你不要多心。我本來是沒有歹意的。因為你的行為太奇怪了。所以我想到了邪路裏去。你若能好好兒的用功，豈不是很好麼？你剛纔說的那「叫什麼的」東西，能修買五塊錢，要是每天能做一個，多麼好呢？」

我看了她這顆單純的態度，忽然而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思想，我想把兩隻手伸出去

擁抱的一回，但是我的理性却命令我說：

「你真再作賤了！你可知道你現在處的是什麼境遇！你想把這純潔的處女毒殺了麼？惡魔！惡魔，你現在是沒有愛人的資格的呀！」

我當了負感情起來的時候，曾把眼睛閉上了幾秒鐘，等聽了理性的命令以後，我的眼睛又睜了開來，我覺得我的周圍，忽而比前幾秒鐘更光明了。對她微微的笑了一笑，我就催她說：

「夜也深了，你該去睡了罷！明天你還要去工廠的呢？我從今天起，就督促你把紙烟戒下這罷！」

她聽了我這話，就站了起來，很喜歡的回到她的房裏去睡了。

她去了之後，我又換上一枝洋蠟燭，靜々兒的想了許多事情。

我想了許多零亂斷續的思想，終究沒有一個好法子，可以救我出目前的窮狀來。聽見工廠的汽笛，好像在報十二點鐘了，我就站了起來，換上了白天脫下的那件破綿袍子仍復吹熄了蠟燭，走出外面去散步去。

左近的人已經睡眠靜了。對面日新里的一排臨鄧脫路的洋樓裏，還有幾家點着了紅綠的電燈，在那裏輕輕拉拉衣加。一聲二聲鐘聲的次音，帶着哀調，從靜寂的深夜的冷空

氣裏傳到我的耳膜上來，這大約是俄國的飄泊的少女，在那裏賣錢的歌唱。天上單滿了灰白的薄雲，同腐爛的屍體似的沈沈的蓋在那裏。雲層破處也能看得出一點兩點星來但星的近處，黝々看得出來的天色，好像有無限的哀愁蘊藏着的樣子。

空 虛

郁 達 夫

對於空虛的心理狀態，正不曉得怎樣寫得出色。有野心的人，他的眼睛，常有着種種偉大的幻像，一步一步跟了這些幻像走去，就是他的生活。對將來抱希望的人，他的眼裏常有一顆明星，在那裏引路。他這顆黑暗的沙漠中行走，但是他的心裏總有一個目的存在，所以他的生活。終於具有意義的。在過去的遺囑中活着的人。過去的可驚可喜的情景，都環繞着他的左右，所以他這覺得這現在的人生是寂寞得很，但是他的生活，却也安閑自在。天天在夢裏做夢的人，他對美的飢渴，就可以用夢裏的濃情來填塞，他是在天使的翼上過日子的人，還不至覺得這人生的空虛。我是從小沒有野心的，如今到了人生的中途，對將來的希望，不消說是沒有了。我的過去的半生是一篇敗殘的歷史，回想起來，只有眼淚與悲嘆，幾年前頭，我還有一片享受這悲痛的餘情，還有些自欺自慰的夢想，到今朝非但享受這種苦中樂的心思沒有了，便是開了眼睛做夢，也被運命奪

去了。『啊，年輕的維持呀，我佩服你的勇敢，我佩服你的有果斷的決心！』

實是這筆錢，對着他那紅木邊的小玻璃窗，寫了幾行字——就不再寫下去了。窗外是一個小小的花園，日裏幾株綠條樹和海棠樹，樹下的花壇上，正開着些美麗的花朵。四面時時的大陽光線，灑在這些綠條的樹上，反射出一種豔麗的光彩來，大約顯得節節的，來也不壞了。

因這封信，在這幾半天的公餘時間，咕咕的在教書的欄邊寫着。他沒有這幾隻鐘的悠閒的暇音，這一座午後的庭園，怕將靜寂得難耐了。

實是這筆錢，對着他那紅木邊的小玻璃窗，寫了幾行字——就不再寫下去了。因這封信，在這幾半天的公餘時間，咕咕的在教書的欄邊寫着。他沒有這幾隻鐘的悠閒的暇音，這一座午後的庭園，怕將靜寂得難耐了。

他在一個月前頭，發覺不眠症，食慾不進，身體一天一天的消瘦下去。無論上什麼地方去，他總覺得有一個人跟在他的後面，在逼着他，促他的樣子。他以為東京市內的空氣關係，所以使他變皮神經衰弱的，因此他就到這東中野的曠野區，租了一間小屋子搬了過來。這小屋子的四面，都是荒田蔓草。他那小屋子祇有兩間平房。一間是朝南的長方的讀書室。南面有一口小窗，窗外便是那小小的花園。一間是朝門的二丈寬的客室。客室的西面，便附着一個三尺長二尺寬的煮飯的地方。出了門，沿了一條溝水，朝北

走不上五十步路，便是一條鄉間的大道。這大道的東西，靠着一條綠草叢生的矮小山嶺，在這小山上有幾家紅頂的小別莊，藏在忍冬蔦蘿的綠葉堆中。他無聊的時候，每拿了一枝粗大的櫻杖，迴繞了這座小山，在縱橫錯落的野道上試他的閒步。

當初搬來的時候，他覺得這同修道院似的生活，正合他的心境。過了幾天，他覺得流散在他周圍的同坟墓中一樣的沈默有些難耐起來了，所以他就去請了一位六十餘歲的老婆婆來和他同住。這老婆婆也沒有男人，也沒有親戚，本來是在質夫的朋友家裏幫忙的，他的朋友於一禮拜前頭回國去了，所以質夫反做了一個人情，把她邀了過來。這老婆婆另外沒有嗜好，只喜歡養些家畜在她的左右，自從她和質夫同住之後，質夫的那間小屋裏便多出了一隻小白花貓和幾隻雌雄雞來；質夫因為孤獨得難堪，所以對這老婆婆的這一點少年心，也並不反對。有時質夫從他那書室的小玻璃窗裏探頭出去，看看那在花陰貪午睡的小家畜，倒反覺得他那小屋的周圍，增加了一段和平的景象。

質夫同夢遊病者似的在書室裏走了幾圈，忽然覺得世間的人類與他親熱起來了。換了一套洋服，他就出了門緩緩的走上東中野郊外電車的車站上去。

他坐了郊外電車，一直到離最熱鬧的市街不遠的有樂叮纔下車。在太陽光底下，灰土很深的雜鬧的街上走來走去走了一會，他覺得熱起來了。進了一家冰糕兼水果店的一

層樓上坐下的時候，他呆呆的朝窗外的熱鬧的市街看了一忽。他覺得這亂離的熱鬧，人和人的糾葛、繁華、墮落、男女、物品、和她的一切東西，都與他完全沒有關係的樣子。喫了一杯冰糕，一杯紅茶，他便叫侍女過來付錢。他把鈔票交給那侍女的時候，看見了那侍女的五個紅嫩的手指。一時的聯想，就把他帶到五年前頭的一場悲喜劇中間去。

也是六月間黃梅雨後的時節。他那時候還在N市高等學校裏念書。放暑假後，他的同學都回國去了。他因為神經衰弱，不能耐長途的跋涉，所以便一個人到離N市不遠的湯山溫泉去過暑假。在深山裏的這溫泉場，落中只有幾個N市附近的富家的病弱兒女去避暑的。他那一天在梅雨晴後的烈日底下，沿了亂長巉峭的一條清溪，從碎石和泥沙結成的那條清潔的上山路，走到那溫泉場的一家旅館紅葉館的時候，已經是午後五點多鐘了，洗了澡，喫了晚飯，喝了幾杯啤酒。他日裏的疲倦就使他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幾個鐘頭。他那同沈在海底裏似的酣睡，忽被一陣開紙壁門的聲響所驚覺。他睜開了兩隻黑盈盈的眼睛，朝著紙壁門開響的地方一看，只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消瘦長方的臉上裝着一臉驚恐的形容，披散了漆黑的頭髮，長長的立在半開的紙壁門檻上。浮滿在室內的蒼黃的電燈光和池那披散的黑髮，更映出了她的面色的蒼白。她的一雙瞳神黑得很，大得很的眼睛，張着了在那裏注視質夫。她的灰白的嘴唇，全無血色，微微的顫動着，

好像急得有話說不出來的樣子。窗外的雷雨聲，山間老樹的咆哮聲，門窗樓屋的震動聲充滿了室中，質夫覺得好像在大海中遇着了暴風，船被打破了的樣子。

深山的夜半，一個人在客裏，猛然醒來，遇見了這一場情景，質夫當然大吃了一驚，質夫與那少女呆呆的注視了一忽，那少女便走近質夫的床來，發了顫聲，對質夫說：

「……對對不起……對不起得很……在這……這半夜裏來驚醒你……可……可是今天我的運氣不好，偏偏母親回去了的今夜，就發起這樣大的風雨來……我怕得很吓，我怕得很吓，是對不起得很……但是我請你今夜放在這裏過一夜，這樣大的雷雨，我無論如何也不敢一個人住在隔壁那樣大的房裏的。」

他講完了這幾句話，好像精神已經鎮靜起來了。臉上的驚恐的形容，去了一半，嫩白的頰上，忽然起了兩個紅暈。大約因為質夫呆呆的太看得出神了，所以她的眼角上，露了一點害羞的樣子，把她那同米粉做成似的纖嫩的頸項，少微動了一動，頭也低下去了當時只有二十一歲的質夫，同這樣妙齡的少女還沒有接觸過，急得他額上漲出了一條青筋，格格的講不出一句回話來。聽她講完了話，質夫纔勉強的開了口請她不要客氣，請她不要在席上跪着，請她快到藍綢的被上坐下。半吞半吐的說這些話的時候，質夫因為怕羞不過，想做出一番動作來，把他那怕羞的不自然的樣子混過去，所以他一邊說，

一邊就被裏站了起來，跑上屋子的角上去拿了幾個坐墊來擺在他的床邊上。質夫俯了首，在坐墊上坐下的時候，那少女却早在質夫的被上坐好了。她看質夫坐定後，又連接着對質夫說：

「我們家住在N市內。我因為染了神經衰弱症，所以學校裏的暑假考也沒有考，到此地來養病已經有一個多月了。我的母親本來陪我在這裏的，今天因為她想回家去看看家裏的情形，纔於午後下山去的。你在路上有沒有遇着？」

質夫聽了她的話，纔想起了他白天火車站上遇着的那一個很優美的中年婦人。

「是不是一位三十五六歲的婦人？身上穿着紫色縐縐的衣服，外面罩着玄色的紗外套的？」

「是的，那一定是母親了。你在什麼地方看見她的？」

「我在車站上遇着的。我下車的時候，她剛到車站上？」

「那麼你是坐一點二十分的車來的麼？」

「不是！」

「你是N市麼？」

「是的。」

「東京變？」

「不是。」

「學堂呢？」

實夫聽她問他故鄉的時候，臉上忽然紅了一陣，及聽到她問他學校的時候，心裏却成了幾分驕氣，便帶了笑容指着衣架上掛着的有兩條白線的帽子說：

「你看那就是我的制帽。」

「哦，你原來也是在第一高等商業？我有一位表哥你認識不認識？他姓高，是表哥在東京科舉進的，今年進了東京的帝國大學，怕不久就與回來呢！」

「我不認識他，因為我是德法科。」

窗外疾風雷雨的狂吼聲，竟被他們兩人的幽幽的談聲壓了下去。可是他們兩人那一個，窗外的雨打風吹的響聲也馬上會傳到他們的耳膜上來。但是奇怪得很，他們兩人那一個，竟靜坐在窗裏的中間，就覺得樓屋的震動，和老樹的搖撼全沒有一點可怕的地方。只覺得那雨和雷的響聲，看看那可愛的粗線，心裏只怕雷雨驚醒了。而他們講了四五十分鐘的話，實夫竟好像同她自幼相識的樣子。兩人講到天將亮的時候，當雨停了，雷聲也講完了。那少女好像已經感到了疲倦，竟把身子伏倒在實夫的被上，嚙嚙的睡着了。

她睡着之後，質夫的精神愈加亢奮起來，他只怕驚醒了她的好夢，所以身體不敢動一動，但是他的心裏可真起伏得不能鎮靜。終於把右手輕輕的到她頭髮上去摸了一摸。他的鼾聲忽然停止了，質夫驟覺得眼睛轉了一轉，好像從高山頂上，一脚被跌在深坑裏去的樣子。他果然舉起頭來，開了半隻朦朧睡眼，微微的笑着對質夫說：

「你還說我睡着麼？怎麼不睡一下呢，我正好睡下。對不起我裏放肆了。」

含糊糊糊的說了幾句話，他索性把身體橫倒，睡着在質夫的夜上。質夫着々，沒有方法，他也只能睡下。

同上刑具被拷問似的苦了好久，到天亮之後，質夫從朦朧的睡着。他正要睡去的時候，那少女醒了。她滑過身來，坐起了半身，對質夫說：

「睡不起得很，吵鬧了你一夜。天也明瞭，雷雨也晴了，我不怕什麼了，我要回到間壁自家的房裏去睡去。」

質夫被他驚醒，昏昏沈沈的聽了這幾句話，便也睡下去。

質夫醒來，已經是午前十點鐘的光景，昨宵的暴風雨，不留半點痕跡，映在格子窗上的日光，好像在那裏對他說：

「今天々氣好得很，你該起來了。」

質夫起牀開了格子窗一望，覺得四山的綠葉，清新得非常。從綠葉叢中透露出來的青天，也同秋天的蒼空一樣，使人對之能得着一種強健的感覺。含了牙刷，質夫就上溫泉池去洗浴去。出了格子窗門，在迴廊上走過隔壁的格子門的時候，質夫的末梢神經，感覺得她還睡在那裏。刷了牙，洗了面，浸在溫泉水裏，他從玻璃窗口看看戶外的青天覺得身心爽快得非常，昨晚上的苦悶，正同惡夢一樣想起來倒引起了自家的微笑，他正在那裏追想的時候，忽然聽見一種嬌脆的喉音說：

『你今天好麼！昨天可對你不起了，鬧了你一夜。』

『你也醒了麼？你今天覺得疲倦不疲倦？』

她赤露着身子一步一步的浸入溫泉水裏，開始沐浴起來。

喫完了朝中兼帶的飯，質夫走上隔壁的她的房裏去，他們講々閒話，不知不覺的天就黑了，平時他每嫌太陽的遲々不落，今天却只覺得落得太早。

第二天質夫又同她玩了一天，同在夢裡一樣，他只覺得時間過去得太快。

第三天的早晨，質夫醒來的時候，忽聽見隔壁她房裏，有男人的聲音在那裏問她說：

『你近來看不看小說？』(男音)

『我近來懶得很，什麼也不看。』(她)

『姨母說你太喜歡看小說，這一次來是她託我來勸止你的？』

『啊拉，什麼話，我本來是不十分看小說的。』

質夫尖着了兩耳聽了一忽，心裏想這男人定是她的表哥。他一想到了自家的孤獨的身世，和姨母表哥對此對此，不是滴了兩顆傷感的眼淚。不論什麼原因，他心裏覺得這一回的戀愛事情已經終結了。

一個人在被裏哭了許多悲憤的情節，哭了一陣，在啞音裏的笑了一陣，質夫又睡着了。

這一天又忽而下起雨來了，質夫在被裏看着外面，覺得天氣同他的心氣一樣，也帶着灰色。他一直在十二點鐘起來，洗了面，剔了牙。自是高的時候，那少女同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很時髦的大學生也走進了他的房裏。質夫本來是不善交際的，又加心裏懷着鬼胎。並且那大學生的品貌學校年齡，都在他之下。他又不得不感着一種劣敗的悲哀，所以這他和那大學生進來的時候，質夫急得幾乎要出屋去，分外恭恭敬敬的避讓了一番，講了許多和心裏的思想成兩極端的客氣話，質夫纔覺得那少女微笑了。那少女替他們介紹之後，質夫方知道這真是她的表兄N。質夫偷眼看着那少女的面色，覺得今天她的容貌格外的好像覺得快樂。三人講了些閒話，那少女和那大學生就同時的立了

起來，告辭出去了。質夫心裏恨得很，但是你若問他恨誰，他又說不出來。他只想把他周圍的門窗棹椅完全敲得粉碎，纔能洩他這氣憤。旅館的侍女拿飯來的時候，他命她拿了許多酒來飲了。中飯畢後，在房裏坐了一忽，他覺得想睡的樣子，在蓆上睡下之後他聽見那少女又把紙壁門一開，進他的房來。質夫因爲恨不過，所以不朝轉身來向她說話。她一步一步的走近他的身邊，在蓆上坐下，用了一隻柔軟的手搭上他的腰，含了媚意，問他說：

「你在這裏恨我麼？」

質夫聽了他這話，纔把身子轉過來，對她一看，只見她的表哥同她並坐在那裏。質夫氣憤極了，就拿了蓆上放着的一把刀砍過去。一刀砍去，正砍着她的頭髮。探的一聲她的一隻纖手竟被砍落，鮮血淋漓的躺在蓆上。他拚命的叫了一聲，窗櫺的那紙壁門開了，在五寸寬的狹縫裏，露出了一張紅白的那少女的面龐來，她笑微微的問說：

「你做了惡夢了麼？」

質夫擦擦眼睛，看看她那帶着笑容的紅白的臉色，怎麼也不信剛纔見的是一場惡夢。質夫再注意看了她一眼，覺得她的臉色分外的鮮豔，頰上的兩顆血色，是平時所沒有的

所以就問說：

「你喝了酒了麼？」

「啊拉，什麼話，我是從來不喝酒的。」

「你表哥呢？」

「他還在浴池裏，我比他先出來一步，剛回到房裏，就聽見你大聲的叫了一聲。」

質夫又擦了一擦眼睛，注意到她那垂下的一雙纖手上。左右看了一忽，覺得她的兩隻手都還在那裏，他纔相信剛纔做的是一場惡夢。

這一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質夫冒了微雨，拿了一個小小的籐篋，走下山來趕末班火車回N市去，那少女和她的表哥還送了他一里多路。質夫一個人在湯山溫泉口外的火車站上候火車的時候，還是呆呆的對着了湯山的高峯在那裏出神；那火車站的月臺板，若用分析化學的方法來分析起來，怕還有幾滴他的眼淚中的鹽分含在那裏呢。

質夫拿鈔票付給冰店裏那侍女的時候，見了她的五個紅嫩的手指，一霎時他就把五年前在溫泉場遇見的那少女的纖手聯想了出來。當他進這店的時候，質夫並沒注意到這店裏有什麼人。他祇曉得命店裏的人拿了一杯冰糕來喫完了冰糕，就又命拿一杯冰浸的紅茶來，既不知道他的冰糕和紅茶是誰拿來的，也不知道這店裏有幾個侍女。及到看見了

那侍女的手指之後，他纔曉得剛纔的事物是她拿來的。仰起頭來向那侍女的面貌一看，質夫覺得面熟得很，她也嫣然對質夫笑了一臉問說：

「你不認識我了麼？」

她的容貌雖不甚美，但在平常的婦女中間却係罕有的。一雙眼睛常帶着媚人的微笑，顰蹙的面龐，細白的皮膚血色也好得很，質夫只覺得面熟，一時却想不出在什麼地方見過的。她見質夫儘在那裏疑惑，便對他說：

「你難道忘了麼？咖啡館的事情，你難道還會忘記不成？」

被她這樣的一說，質夫纔想了起來。那咖啡館是開在大學附近的，他那時候，正在放浪的時候，所以時常去進出的。這侍女便是一二年前那咖啡館的當值少婦。質夫點了一點頭，微微的笑了一笑，把五元的一張鈔票交給了她。她拿找頭來的時候，質夫正拿出一枝紙煙來吸，她就馬上把棹上的洋火點了給他上火。質夫道了一聲謝，便把找頭塞在她手裏，慢慢的下樓走了。又在街上走了一忽，拿出表來一看，還不甚遲，他便走到××書店，去看新到的書去；許多新到的英德法國的書籍，在往時他定要傾囊購買的，但是他看了許多時候，終究沒有一本書，能引起他的興味。他看看一本論文集類廢派論也覺得都無興味。正想回出來的時候，他在右手的書架角上，却見了一本黃色紙面的運

命論。他想回家的時候，電車上沒有書看，所以就買定了這本書。在街上走了一忽，他想去看看久不見面的一位同學，等市內電車到他跟前的時候，他又不願去了，所以就走向新橋的郊外電車的車站上來。買了一張東中野的乘車券回到了家裏，太陽已將去下山了。

又是幾天無聊的日子過去了。質夫這次從家裏拿來的三百餘元錢，將快完了。

他今年三月在東京某大學的經濟學部，得了比較還好的成績卒了業，馬上就回國了一次。那時候他的意氣還沒有同現在一樣消沈。他以為有了學問，總能糊口，所以他到上海的時候，還並不覺得前途有什麼悲觀的地方。

陽歷四月初的時候，正是陽春日暖的節季，他在上海的同大海似的複雜的社會裏游泳了幾日，覺得上海的男男女女，穿的戴的都要比他高強數倍。當他回國的時候，他想國人在某大學卒業的人並不多，所以他這一次回來，社會上占的位置定是不小的。及到上海住了幾天之後，他纔知道，不是有更好的希望。他看看這些情形。

他在上海有四五個朋友，都是在東京的時候或同過學或共過旅館的至友。一位姓N的是質夫初進高等學校時候的同住者，當質夫在那裏看幾何化學，預備高等學校功課的時候，N却早進了某大學的三年級。N因為不要自家去考的，所以日本話也不學每天儘

去看電影，喫大菜。有一天晚上M吃得酒醉醺醺回來，質夫還在那裏念新學的名詞。

一年之後質夫轉進了N市的高等學校，M却早回了國。有一天質夫在報上看見M的名氏，說他做了某洋行的經理。M是大出風頭的一個闊人了。質夫因為M其他的舊友，所以到那裏住了兩三天之後，去訪問了一次。第一次去的時候，是午前十一點前赴，四房回愛他道：

「M這番看起來，」

「三天之後質夫又去訪問了一次，問得大名鼎鼎，質夫發了許多感慨，當面罵出來說：

「老爺出去了，請你有話就對我說！」

質夫已眼淚裏了一淚，把嘴脣咬了一口，吞了一氣，就對M道說：

「我另外沒有別的事情。」

質夫還有兩個朋友是在商務書館裡編輯的。本來是親的老同學。質夫也照例去訪問了一次，這兩位同學，因為多念了幾年書，好像在社會上也沒有十分大勢力，還各自穿着一件深青的嘩嘰洋服，臉上帶着了一道絕望的微笑，溫々和々在商務書館編輯所的會客室裏接待他。質夫講了幾句無關緊要的話，就告辭了。到了晚上五點鐘的時候他兩位

同學到旅館裏來看質夫，就同質夫到旅館附近的一家菜館去吃晚飯。他們兩個讓質夫點菜，質夫因為不曉得什麼菜好，所以執意不點。他們兩個就定了一個和菜，半斤黃酒。質夫問他們什麼叫做和菜。他們笑着說：

『和菜你都不曉得麼？』

質夫還有一位朋友，是他在N高等學校時代同住過的N市醫專的選科生。這一位朋友在N市的時候，是以吸紙烟貪睡出名的，他的房裏都是黑而又短的吸殘的紙煙頭，每日睡在被窩裏吸々紙煙，唱幾句不合板的『小東人』便是他的日課。他在四五年前回國之後，質夫看見報上天々只登他的廣告。這一次質夫回來，問々旅館裏的茶房，茶房都爭着說：

『這一位先生，有什麼人不曉得呢！他是某人的女婿，現在他的生意好得很呀。』質夫因為已經訪問過M，同M的門房見過二次面，所以就不再去訪問他這位朋友了。

質夫在旅館裏住了一個多月，喫了幾次和菜，看了幾回新世界大世界裏的戲，化錢到也化得不少。他看看終究是沒有什麼事情可幹了，所以就跑回家去托他母親向各處去借了三百元錢仍復回到日本來作閒住的寓公。

質夫回到日本的時候，正是夾衣換單衣的五月初旬。在雜鬧不潔的神田的旅館裏住了

半個月，他的每年夏天要發的神經衰弱症又萌芽起來了。不眠，食欲不進。白日裏覺得昏昏欲睡，疏懶，易怒，這些病狀一時的都發作了。他以爲神田的空氣不好，所以就搬上了東中野的曠野裏去住。他搬上東中野之後，只覺得一天一天的消沉了下去。平時他對於田園清景，是非常愛惜的，每當日出日沒的時候，他也曾賞對了大自然流過幾次清淚，但是現在這自然的佳景，亦不能打動他的心了。

有一天六月下旬的午後，早晨下了一陣微雨，所以午後太陽出來的時候，覺得清快得很。他呆呆的在書齋裏坐了一忽，因七月七快到了，所以就拿了一本天河傳說出來看，翻了幾頁，他又覺得懶惰下去；正坐得不耐煩的時候，門口忽然來了一位來訪的客人。他出去一看，却是他久不見的一位同學，他的出來留學也是有文章在裏面的。賈夫請他上來坐下之後，他便對賈夫談起來。

講了許多閒話，他的朋友去了。賈夫便拿了櫻杖，又上各處野道上去走了一回。喫了晚飯，汲了一桶井水，把身體洗了一洗，賈夫就服了兩服催眠藥入睡了。

六月二十八日的午後，到也是一天晴天。賈夫喫了午飯，從他的東中野的小屋裏出來上東京中央驛去送他的同學回國。他到東京驛的時候已經是二點五十分了。他的同學臉上出了一層油汗，儘是匆匆的在那裏料理行李並和來送的人行禮。來送的人中間賈夫認

識的人很多。也有幾位穿白衣服戴草帽的女學生立在月臺上和他的同學講話。質夫因為怕他的應接不暇，所以同他點了一點頭之後，就一個人清冷清的站開了。來送的人中有一位姓W的大學生，也是質夫最要好的朋友。W看見質夫遠遠的站在那裏，嘴上帶了一痕微笑，他便慢慢的走近了質夫的身邊來。W把眼睛閉了幾次，輕輕的問質夫說：

「質夫，二年前你拚死的崇拜過的那位女英雄，聽說今天也在這裏送行，是那一個？」質夫聽了只露了一臉微笑，便慢慢的回答說：

「在這裏麼？我看見的時候指給你看就得了。」

二年前頭，質夫的殉情熱意正漲到最高度的時候，在愛情上蹉跌了幾次，有一天正是懊悔傷心，苦得不能生存的時候，偶然在同鄉會席上遇見了一位他的同鄉K女士。當時K女士正是十六歲。臉上帶有一種純潔的處女的嬌美。並且因為她穿的是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的黑色制服，所以質夫一見，便聯想到文藝復興時代的聖畫上去。質夫自從那一天見她之後，便同中了催眠術的人一般，到夜半風雪凜烈的時候，每一個人喝醉了酒，走上她的學校的附近去探望。後來他知道她不住在那學校的寄宿舍裏，便天天跑上她住的地方附近去守候。那時候質夫寄住在上野不忍池邊的他的朋友家裏。從質夫寓處去到她住的地方，坐郊外電，足足要三十分鐘。質夫不怨辛苦，不怕風霜雨雪，只管天天的跑

上她住的地方去徘徊顧望。事不湊巧，質夫守候了兩個多月，終沒有遇着她一次並且又因爲惡性感胃流行的緣故，有一天晚上他從那地方回來，路上冒了些風寒，竟病了一個多月。後來因爲學校的考試和種々另外的關係，質夫就把她忘記了。質夫病倒在病院裏的時候，他的這一段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的故事，竟傳遍了東京的留學生界。從那時候起直到現在，質夫從沒有見過她一面。前二月質夫在國內的時候，聽說她在故鄉湖畔遇見了一個歹人，淘了許多氣。到如今有二個多月了，質夫並不知道她在國內呢或在東京。質夫遠々的站着，用了批評的態度在那裏看那些將離和送別的人。聽見發車的鈴響了，質夫就慢々的走上他同學的車窗邊上去。在送行的人叢裏，他不意中竟看見了一位帶金絲平光眼鏡的女子。質夫看了一眼，便想起剛纔他同學W對他說的話來。

『原來就是她麼？長得多了。大得多了。面色也好像黑了些。穿在那裏的白色便旗袍也還漂亮，但是但是那文藝復興式的處女美却不見了。』

這樣的靜々兒的想了一遍，質夫聽見他的朋友從車窗裏伸出頭來向他話別：

『質夫，你也早一點回國去罷，我一回去就寫信來給你，……』

火車開後，質夫認識的那些送行的人，男々女々，還在那裏對了車上的他的同學揮帽子手帕，質夫一個人却早慢慢的走了。

東中野質夫的小屋裏又是幾天無聊的夏日過去了。那天午後他接到了一封北京來的他同學的信，說：

『你的位置已經爲你說定了，此信一到，馬上就請你回到北京來。』

質夫看了一遍，心裏只是淡淡的。想寫回信，却是難以措辭。以目前的心境而論，他却不願回國去，但又不能孤負他同學的好意。質夫拿了一枝紙煙吸了一口，對了棹上的鏡子看了一忽，就想去洗澡去。洗了澡回來，喝了一杯啤酒，他就在書齋的蓆上睡着了。

又過了幾天，質夫呆呆的在書齋裏睡了一日。喫完了晚飯出去散步回來，已經九點鐘了。他把抽斗抽開來想拿催眠藥服了就寢，却又看見了幾日前到的他同學的信。他直到今朝，還沒有寫回信給他同學。擱下了催眠藥，他就把信箋拿出來想作回信。把信箋包一打開來，半個月前頭他寫的那一張小說不像小說，信不像信的東西還在那裏。他從第一句

『我近來的心理狀態，正不曉得怎麼纔寫得出來。……』

看起，靜々的念了一遍，看到末句的

『……啊啊年輕的維持吓，我佩服你的勇敢，我佩服你的有果斷的柔心。』

他的嘴角上却露了一痕冷笑。靜々の想了一想，他又不願意寫信了。把催眠藥服下去滅了電燈，他就躺上他的褥上去就睡，不多一忽，微微的鼾聲，便從這灰黑的書室裏傳了出來。書齋的外面，便是東中野的曠野，一幅夏夜的野景橫在星光微明的天蓋下，大約秋風也快吹到這裏來了。

十一月初三

(一)

自己因爲和自己的女人同居的期間很短，所以每遇到心境有什麼變更波動的時節第一個想起來的，總離不了她。想到人家的女人的時候，雖然也有，但是這大抵是以酒闌興動，或睡餘夢足時爲限；到了悲懷難遣，寂寞得同棺材裏的朽釘似的時候，第一個想起來的，總還是自家的女人，還是我的那個不能愛而又不得不愛的她。

今天也是這樣的呀！這樣的天氣，這樣的大風天氣，又況在這一個人時候，這一個黃昏時候，若是我女人在我身邊，那麼我所愛吃的幾碗菜，和我所愛喝的那一種酒，一定會不太冷也不太熱的擺在我的面前；而她自家一定是因爲曉得我不喜歡和她見面的原因，要躲往廚下去；一邊她若知道我的煙又快完了，那麼必要暗々裏托我所信用的年老的

十一月初三

一九七

女底下人去買一罐我所愛吸的煙來，不聲不響的擱在我的手頭，……啊啊！這些瑣碎的事情，描寫起來，就是寫一千張原稿紙也寫不完，即使寫完了，對於現在的我，又有什麼補益？……我不說了，不願意再說了，總之現在我是四海一身，落落寞々，同枯燥的電杆一樣，光澤澤的在寒風灰土裏冷顫。眼淚也沒有，悲嘆也沒有，稱心的事業，知己的朋友，一點兒也沒有，沒有沒有……什麼也沒有，所有的就是一個空洞的心同寒灰似的一個心！

這樣枯寂的我，依理應該完全化成一塊化石，兀兀的塞死一切情感，然而時又會和常人一樣，和幾年前的我一樣，變得非常的感傷。

(二)

在眼睛開閉了幾次的中間，時光又匆匆的跑了速步。晚秋寥落的風情，又不知在什麼時候，換了個風雪盈途的殘年急景。我今天早晨，獨睡在寒冷的綿花被裏，看看窗外的朝陽，聽聽狹巷裏車輪輾冰凍泥路的聲音，忽而想起了「今夕是何年」「我與歲月，現在是怎麼一個關係」等事情來。不曉是「幸」呢還是「不幸？」向床前的那個月牌一看，我忽發見了今天是陰歷的十一月初三。二十八年前的昨天，像我這樣的一個不生羽翼的兩腳動物，的確是不存在在這世上的？我忽想起了今天是我的誕生日，

一個小人物的誕生，究竟值得些什麼？所以在過去的二十八年中間，沒有知識的時候，不用說了，就是有知識以後，在我自家的誕生日裏，從來也沒有發生過什麼感想。那麼今天何以會注意到自家的生日上去的呢？這却是有因的。

半個月前頭，N埠的一個小學教員A君，寄了一篇小說來給我，這篇小說的名稱，叫做「生日」。裏邊所描寫的是一位二十一歲的多情多感的青年，當他誕生之日，他胸裏的一腔鬱悶，只覺得無處可洩。又遇着這一天學校內全体放假，他既沒有女兒，同事中又沒有和他談話解悶的人。滿懷了寂寞，他只好向街頭去瞎走。無心中遇見了一位賣花的少女，他自家欺慰自家，就想和這位少女談幾句知心的密話，而這位少女又那裏能够了解他，所以他只好悶悶的回來。

我躺在床上，看了日歷，想起了這篇小說，同時又記起了十一月初三的我的生日，不消說這時候我的心裏，比那小說的主人公還要鬱悶，還要無聊。

(三)

大約現在的一班絕無聊賴，年紀和我相上下的中年人，都應該有這一種脾氣：一天到晚，四六時中，總是自家內省的時候多，外展的時候少，自家責備自家的時候多，模仿那些偉人傑士的行爲的時候少。愈是內省，愈覺得自家的無聊，愈是憤怒，而其結果性

格愈變得古怪，愈想幹那種隱匿的生涯。我的這一種內省病，和煙酒的嗜好一樣，只是一天一天的深沈起來，近來弄得連咳嗽一聲，都怕被人家知道，就是路上叫洋車的時候也避氣放得很幽。

今天早晨，千不該萬不該，總不該把那張日歷來看一眼的，因為自從我記起我自家的生日以後，本來心上常常垂在那裏的一塊鉛錘，忽而加了千百斤的重量。起床之後，漱完了口，吃完了早飯，本來不得不馬上就去學校上課的，然而心地像這樣灰闇的時候就是上講堂去講也講不出什麼來，所以只好打電話去請了假。

枯坐在家裏，更是無聊，打完電話，就跑去想找一個地方好好兒的去快樂快樂；然而心靈的眼睛上，已經帶上了黃灰色的眼鏡的我，看出去世界上那裡還有一塊不是黃灰色的呢？

出了前門，在大街上跑來跑去的跑了兩遍，看見的除了許多帶皮帽大刀的軍人以外翁翁來往的都是些同我一樣，毫無目的的兩腳走獸。有一排在棺材前頭吹打的行列，於煩忙短促的這午前一兩個鐘頭裏，在汽車馬車如龍如水的中間，竟同棺材一樣的慢慢兒在那兒蠢動。這一種奇特的現象，一時吸引了我的三分注意，然而停住了腳一看，也覺得平淡無味，不得已我就進了一家酒館。

不曉得在什麼地方聽見過的一位改造家說：我們若想着生命的安定，於皈依宗教，實行努力，痛飲酒精的三件事情中，總得揀一件幹幹。頭上的兩件，我已沒有能力去幹了，那變第三件對我最爲適宜。并且憂悶不深的時候，我也常常用過這個手段，覺得很有效驗，不過今天是不行了，怎麼也不行了，我接連喝了幾盞白酒，却一點兒也不醉。

(四)

十二點鐘打後，出了酒館，依舊是悶悶的尋往戲園中去。大街上狹巷裏的重鈴聲叫喚聲和不能歸類的雜響的哄鬧聲，撲面的迎來。陽光的底下，涼風灰土的中間，熙熙攘攘的黃色人還是這樣的多。我在大街旁的步道上，擦了一擦眼睛，被車馬人羣擁擠過去的越過了中街，便往裏的尋上一家新開的戲園裏去。

買定了一個座兒，向我的周圍及二層三層樓一望，緊擠着的男女，五顏六色的繡綉皮毛，一時使我辨不出那一塊是人的肉那一塊是衣服的材料來。

銅鑼大鼓的雷鳴，胡琴弦子的諧調，清脆高亮的肉聲和周圍的一種歡樂場中特有醉人的空氣，平時對我非常有催眠魔力的這戲園裏的一切，今天也不行了，我的感受性完全消褪了。

喝了一壺茶。聽了幾句青衣獨唱的高音，我覺得自家的身體漸漸的和周圍遠去了開來

。又向四周環視了一遍，我索性自管自沈入我的空想裏去了：

『啊々！這裏不少的青年的男女，這些人若說他們個々都是快樂，我也不敢相信，其中大約也有和我一樣的人在那裡。他們惟其在人生的裏頭找不到安慰，所以才到這裏來的呀！臉上的笑容，強裝的媚態，這裏是真々的心的表白？若以外貌來論，那麼有誰識得破我是人類中最不幸最孤獨的一個？若講到衣服呢，那麼我這件棉袍也不能顯示我的經濟拮据的狀態。我且慢々的找吧，在這熱鬧場中找出一個和我一樣的人來吧！……』

堂單的一響，把我的沈思的連續打斷了。向台上一望，看見一個綠臉紅鬚的人在那裏亂跳亂舞。因為前後的情節接不上，看戲的興趣較前更沒有了，我就問看座的人要了帽子圍巾慢慢的走出場來。

『噯，今天是我生日，一天已有大半天過去了，有使我快樂的可能的地方，我總算都已去過，到了此刻，我胸中抱着的仍是一個空洞的心，灰土似的一個心！……喂，還有什麼可以去的地方沒有？……』

俯了頭想到此地，我已走近了門口。翁翁的一聲，殺々略單的一響，我正要走下台階來的時候，門前一輛黑漆的汽車裏，走下了一個人來。我先看見了一雙狹長穿藍繡花緞鞋的女脚，把頭抬高了一點，我又看見了一件金團花綿絲緞淡紅色的幔都——斗蓬？一口鐘女外

套？——若再把頭抬高幾分，馬上就可以看出一個粉白的臉子來，但心裏忽而想了一想：「喂呵，又來了一隻零賣的活豬，」我仍復把頭低了下去，繞過汽車的後面，慢々の走出了巷來。

(五)

太陽打斜了。空中浮罩着一層黃色的霞蓋，老住北京的人，知道這是大風襲來的預兆。我若有興致，袋裏的錢卻也够我在胡同裡一宵的化費，但是但是這一種歡樂的魔醉力。不能敵得過我現在的懶性，却是一個問題。走到正陽橋上，雇好了洋車，跑回家來的路上，我對於今天的一日，頗有依々不捨的精神，彷彿一回到家裏，就什麼事情都完了似的。獨坐在洋車上，向來往的人叢裏往北的奔跑，我的舊習的那一種反省病，又自悼自傷的發起來了。

『若把這世界當作個舞臺，那麼這些來往的行人，都是假裝的優孟，而這個半死半生的我，也少不得是一個登場的傀儡。若以所演的角色而論，那麼自家的確是一個小丑的身分。爲陪襯青衣花旦，使她們的美妙的衣裳，粉面的臉子，與我相形之下愈可見得出美來的小丑，爲增加人家的美處而存在的小丑，啊啊！我的不遇，我的醜陋正是人家的幸運，人家的美妙吓！你這前生註定的小丑的身分喲，我想詛咒你，然而詛咒

你，就是詛咒我自己吓！

我這個飄流不定的身子，若以物件來比擬，那麼我想再比中心點失掉了的半把剪刀相像的物件是沒有，是的，中間的那一個蓮花瓣沒有的半把剪刀。這半把剪刀，物件雖是物件，然而因爲中心點已經失掉，用處是完全沒有的。啊啊！若有一個人能告訴我說：『你的其他的半把剪刀是在某處，你的中心點是在某地。』那麼我就是赴湯蹈火，也願意去尋着牠們來，和牠們結合在一處，但是這中心點，這半把剪刀，大約是已經作了殉葬之物，已經不存在在這世上了吧！何以我尋了這許多年數，會一點兒消息也沒有呢？

等一等，不對不對，這半把剪子的喻譬，有點不妥，我好像是想講愛情的樣子，難道我長到了這樣的年紀，還能同五六年前一樣『失戀呀！』『無戀呀！』『想戀呀！』的亂叫麼？不能的，不能的，自家是老了，不中用了，而……

略單的一響，洋車經過了一塊高低不平的地方，我的身子竟從車座子裏跳起來跳得有尺多高。

『啊啊！可憐身病輕如葉，扶上金鞍馬不知，老了，衰弱了，消瘦了。就是在我這一個身體而論，也不配講什麼戀愛，算了吧，還是再回到前門胡同裏去鬧牠一晚罷！誰

保得風塵中找不出一個知己來？誰敢說以金錢買來的不是戀愛？」
想到此地？我想叫車夫仍復拉我回前門，索性去化牠一晚的錢。

「喂！」我說，「你是那兒的車吓？」

「我是平則門裏兒的車。」

「你再拉我回去，拉我回前門去！」

「先生？我可不能拉。這是人家的車，四點鐘要繳車的，拉你回前門，可來不及了先生！」

下車來再叫洋車，卻是麻煩不過，所以我也沒有方法，只好由他往西北的拉回家來然而我的心裏卻很不平的在問

「今天的一天，就此完了麼？這就算把我的生日度過了麼？」

(六)

洋車走近西四牌樓的時候，風沙漸漸的大起來了，太陽的光線，也變起顏色來了。午膳後天上看得出來的那一層黃塵霞障，大約就此要發生應驗了吧。但是由牠刮風也好，下雨也好，我仍復這樣的抱了一個悶悶心的，跑回家去，是不甘心的，我還是出平則門去，上紅茅溝去探探那個姑娘的消息看吧！

去年秋天，我在上海想以文藝立身的計劃失敗之後，不得已承受了幾位同學的好意勉強的逃到北京來，這正是楊槐榆樹，一天天的灑脫落葉，垂楊野草，一天天的萎黃下去的十月中旬。那時候我於敗退之餘，托身遠地，又逢了凋落的季節，蒼茫四顧，一點兒希望也沒有，一點兒生趣也沒有。每天從學校裏教書回來，若不生病脚能跑路的時候不跑上幾位先輩的家裏去閒談，就跑出城外的山野去亂撞亂走。當時的我的心境，實在是太雜亂了，大悲涼了，所以一天到晚，我一刻也靜不下來。並且又因為長期失眠，和在上海時的無節制的生活的結果，弄得感情非常脆弱，一受觸撥，就會同女人似的盈盈落淚。記得有一次當一天晚來欲雪の日暮，我在介紹我到北京來的C君家裡吃晚飯，聽了C夫人用着上海口音講給我聽的幾句慰安我的話的時候，我竟嗚嗚的哭了起來。

那時候我的寸心的荒廢，實在是沒有言語可以形容，正在那個時候，是到北京沒有滿一月的時候，有一天我因為苦悶的結果，一晚沒有睡覺。如年的長夜，我守着時鐘滴答的擺動，看見窗外一層一層的明亮起來了，幾聲很輕很輕的鳥鵲聲響了。我不等家裏的底下人起來，就悄悄的開了門，跑上大街上去。路上一片濃霜如雪，到處都有一層薄冰凍着。呼一口氣，面前就凝一道白霧，兩隻耳朵和鼻尖好像是被許多細針在那裏亂刺，平則門大街上，只鋪着一道淡而無力的初陽，兩旁的店舖，都還沒有開門，來往的行人

有。走過老遠，有一個人在那裏行走，而他究竟是向這一邊來的呢或是往那一邊去的？却見不出來。我因為昨夜來的苦悶，還盤踞在胸中，所以想出城去，到沒有人聽見看見的地方，去號泣一場，因此順腳就向西的走向了平則門外。城外的幾家店舖，也還沒有起來，冰凍大道上，我只遇見了幾乘獨輪的車。從城外的道上折向南去，走不多遠，我就發見我自家已經置身在高低不平的黃沙田裏。田的前後，散播着一堆堆的荒塚。墳地沙田的中間，有幾處也有數叢葉子脫落的樹幹，在那裏承受朝陽。地上的濃霜，一粒一粒返射着陽光，也有發放異樣的光彩的。幾顆椿樹，葉子還沒有脫盡的，時時也在把牠們的病葉，吐脫下來。在早晨的寂靜中，這幾張落葉的微音，聽起來好像是大地在嘆息。我在這些天然的野景裏，背了朝陽，儘向西南的曲徑，亂跑亂走。一片青天，鬱蓋在我頭上，好像在那裏祝福，也好像在那裏譏笑。

我行行前進，忽在我的前面發見了幾家很幽雅的白牆瓦屋。參差不齊的這些瓦屋的前後，有許多不識名的林木枯幹，橫畫在空中。這些房屋林木，斷岸沙丘，都受着朝陽的烘染，縱橫錯落的排列在那裏，一無不當，好像是出于名畫師的手筆。順道走到了這幾家瓦屋的前頭，我在我的路旁高岸上，忽然又發現了一個在遠處看不出來的井架。在這井架旁立着汲水的，我看見了一個十五六歲的，衣服雖則沒有城內的上流婦女那麼華

麗，卻也很整齊時髦的女子。我走到高岸下她身旁的時候，不便抬起頭來看她，直到過去了五六步路，方纔停住了脚，回頭來看了個仔細。啊啊！朝陽裏照出來的這時候的她的側面，我也不曉得怎樣形容她好！一雙瞳人很黑，眼毛很多的眼睛，在那裏注視水桶。大約是因為聽了我忽而停住了脚步的緣故吧？這一雙黑晶晶的大眼，竟回過來向我看了一眼；肉色雖則很細白，然而她這一種細白，並不是同城內的煙花深處的女人一樣，毫不帶着病的色彩。還有那一條鼻梁哩！大約所謂希臘式的幾個字，就是指這一類的鼻梁而講的吧？從遠處看去，並不十分的高突，不過不曉怎樣的，總覺得是稜々一角，正配壓她那一個略帶長方的臉子。我雖沒有福分看見她的微笑，然而她那一張嘴，猶其上下唇的二條很明顯的曲線，我想表現得最美的。當在她的微笑的時候，頭髮是一把往後梳的，背後拖着的是一條辮子。衣服的材料想不起來了，然而大袖短衫的樣式，却是很時髦的，顏色的確是淡青色。

我被她迷住，站住就不走了。我看她把一小桶水，從井架旁帶回家去。我記得她將進門的時候，又朝轉來看了我一眼，而她的臉上好像是帶了一點微紅。她從門裏消失了以後，我在朝陽裏呆立了許多時，因為西邊來了一個農夫，我就回轉脚尖，走到剛纔的那個井架旁邊，從路旁爬上高岸，將她剛纔用過的那隻吊桶放下了井去。我向井裏一

望頭一眼好像看見她的容貌還返射在井裏。再仔細看的時候，我纔知道是一圈明藍的天色。汲起了井水，先漱了口，我就把袋裏的手絹拿出來擦臉。雖則是井水，但我也覺得涼得很，等那西來的農夫從高岸下過去了，我就慢慢的走向她的那間屋子的門口去。門裏一有堵照牆站着，所以看不見裏邊的動靜。這一所房屋係坐北朝南，沿了東邊的牆往北走去，牆上有二個玻璃窗，可以看得出來。這窗大約是東配房的窗，明淨雅緻得很。這時候太已經昇高了一點，我看見我自己的影子，夾了許多疎林的樹影，也倒射在牆上，空中忽而起了一陣馴鴿的飛聲，我纔把我的迷夢解脫，慢々的從屋後的一條斜低下去的小路，走回到正道上來。這一天我究竟是什麼時候回家的，從那裏又跑上了什麼地方等事情，我現在想不起來了。

(八)

自從那一天以後，去年冬天竟日々有風沙淺雪；我雖屢次想再出城去找那個不相識的女子，但終於沒有機會做到。

是今年的春初，也是一天雲淡風清的日子，樹木剛有一點嫩綠起來，不過葉子還沒有長成，看去還是晚秋的景象，我因為有點微事，要去找農科大學裏的一位朋友。早晨十點多鐘，從平則門口雇驢出去，走不上二十分鐘，趕驢的使我離開西行的大道，又入了

一條向西南的小路。這時候太陽已高，我覺得身上的羊皮袍子有點熱起來了，所以叫趕驢的牽住驢兒，想下驢來脫去一件衣服。趕驢的向前面指着說：

「前面是紅茅溝，我要上那兒的一家人家去一去，你在紅茅溝下來換衣服成不成？」

我向指着的地方一看，看出了一處高墩，數叢樹木，和樹裏的幾家人家。再注意一看，我就看出路西墩上，東面的第一家，就是那間白牆的瓦屋，就是那個女孩進去的地方。

「喂，這地方叫紅茅溝麼？」

「是啊！」

「東面的那一家姓什麼？」

「姓宋，」

「幹什麼的？」

「是莊家，他家裏是很有錢的。」

我微笑了，想再問下去，但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所以就默默的騎驢走了過去。在那裏下驢之後，我看見宋家門前的空地上，有一隻黑狗躺在陽光裏。門內門外也沒有什麼動靜。前面井架旁，有兩個農夫在那裏汲水談天。

在農科大學吃了午飯，到前後的野塘小土堆中去玩了一回，大約是三點多鐘的時候

我只說想看看野景，故意車也不坐，驢也不騎，一個人慢慢的走回家來。過了釣魚台以東，野田裏有些農夫在那裏工作，然而太陽光下所看得出來的，還是黃色的沙田，坎堆和許多參差不齊的枯樹與枯樹的黑影。

漸漸的走近紅茅溝了，我心裏忽而跳了起來，從正路上爬上高岸，將過宋家門口的時候，午前看見的那隻黑狗向我迎吠了好幾聲。我謹慎謹慎的過了門口，又沿東牆往北走過第一個玻璃窗的時候，不知不覺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眼。啊啊！這幸福的一瞬間！她果然從窗裏也在對外面探看。可是她的眼睛，遇見了我的時候，她那可愛的臉子就電光似的躲藏下去了，啊！這幸福的一瞬間！在這夕陽微溫的日暮，當這春意微萌的時節又是這四無人的村野裏，居然竟會第二次遇見我這夢裏的青花，水中的明月，我想當這時候誰也應該豔羨我的吧！

這一次以後，我爲了種種事情，沒有再去找她的機會。她並不知道我是何許人，當然也不會來找我。而年光如水，今年的一年又將暮了。

(九)

風愈刮愈大了，一陣陣的沙石，儘往車上撲來。斜陽的光線，也爲這些塵沙所障，帶着了慘澹的黃色。我以圍巾包住了口鼻，只想車夫拉得快一點，好早一點到平則門，

早一點出城，上紅茅溝去。好容易到了平則門，城洞裏的洋車驢車一隻也沒有。空中烏鳥的暴吼聲，一陣緊似一陣。沙石的亂飛，行人的稀少，天地的慘黃顏色，在慘黃的顏色間看得出來的模糊隱約的城廓行人，好像是已經到了世界末日的樣子。我勉強的出了城門，一面與大風決鬪，一面向西前進了幾步。走到城濠橋上，我覺得這紅茅溝的探訪終究是去不成了，不知不覺，就迎着大風向西狂叫了好幾聲，嘴裏眼裏，飛進了許多沙石，而今天自早晨以來，常感着的這一種不可形容的慄慄，好像是因此幾聲狂叫而減輕了幾分。在橋上想進不能進想退不能退的立了一會，我覺得怎變也不能如此的折回家中。

「勇氣，要勇氣！放出勇氣來！」

我又朝轉了身子，把圍巾重新緊緊的包住口鼻，奮勇的前進了幾步。大風的方向轉換了，本來是從北偏西的吹的，現在變成了西風，正對我的面上撲掠而來。太陽的餘光似乎也消失盡了，城外的空氣，本來是混着黃沙的空氣，一步步的變成了黝黑，走過京綏絡支線的鐵軌的時候，匆促的冬日，竟陰森的晚了。兩旁稀落的人家屋裏，也有一處兩處，已經點上燈的。頭上的烏鳥的風勢，周圍的鬧鬧的塵寰，行人不多的這條市外的長街，和我自家的孤單的身體，合成了一塊，我好像是在地獄裏遊行。

背後幾輛裝貨的馬車來了，車輪每轉一轉，地上就發出一種很沈悶的聲音來。我聽

見這樣的悶音一次，胸前就震蕩一次。等車逼近我的身旁的時候，我好像是躺在地下，在受這些車馬的輾磨。

貨車過去了，天也完全黑下來了，我又慢慢的逆風行了幾百步，覺得風勢也忽而小了。張開眼睛來一看，黑黝黝的天上，竟有幾點明星在那裏搖動。我站住了脚，打開口鼻上的圍巾，拿手絹出來，將臉上的灰沙和鼻涕擦了一擦，我覺得四圍的情形，忽而變了。空中的黃沙，竟不留一點蹤影，茫茫的天空中，西南角上，還有指甲痕似的一彎月，掛在那裏。然而大風的餘波，還依然存在，一陣一陣，中間有幾分鐘間隔的冷風還在吹着。像這樣的一陣風起，黑闇裏的樹葉息索息索的響一陣，我的面前也有一層白茫茫的灰土起來，但是這些冷風，這些灰土，並不像前幾刻鐘的那麼可怕了。

(十)

走到了九道廟前折入南行的小道，從我的左手的遠空中，忽而傳了一陣火車的車輪聲和汽笛聲過來。接着又來了一陣風，樹木又震動了一次，又一陣蕭蕭落葉的聲音。這一次風聲車輪聲過後，大地却完全靜默了，周圍斷絕了活着的物事，高低凹凸的道路上只剩了我一個人的輕輕的脚步聲。暴風過後的沈寂，和冬夜黃昏的黑闇。忽而在我的腦裏吹進了一種恐怖的念頭，兩旁的墓田裏，好像人有在那裏爬出來的樣子。我舉頭一望

南邊天際，有幾點明星，西南的淡月影裏，有許多枯枝，橫又在空間。我鼓勵着自家的勇氣，硬是一步步的走向前去。但這時候，我心裏實在已經有點後悔了起來。

到了紅茅溝，從後邊的小道走上了高墩，我看見宋家的東牆上的小窗，已經下了木板的窗戶，一點兒燈光也看不出來。在窗下凝神站住，我正想偷聽屋內動靜的時候，一陣犬吠聲，忽而迎上了前來，同時有二三隻遠近的家犬，也在響應狂吠。我在牆下的黑影裏，不能久立；只好放大了膽子，一步步走向南面的犬吠聲很多的方向，尋上高墩下的正道上。在正道上徘徊了一回，待犬吠聲殺了一點聲勢，我注意着向宋家門口望去仍是看不出什麼動靜來。

這時候月亮已經下山了，天上的繁星，增了光輝，撐出在晴空裏的遠近的樹枝，一束束的都帶起惡意來。尚未歇盡的涼風，又加了勢力，吹向我的臉上。我打了幾個冷噤，想哭又哭不出來，想跑又跑不了。只得向天呆看了一忽，慢々的仍復尋了原路，走回寓所。回到了我這孤冷的寓居，在一枝洋燭光的底下——因為電線已經被風吹斷，電燈滅了——一邊吸煙，一邊寫出來的，就是這一篇東西。在這時候，我的落寞的情懷，如何的在想念我的女人，如何的在羨慕一個安穩的家庭生活，又如何的覺着人生的無聊，我想就是世界上想像力最強的人，也揣摸不出來，啊啊，我還要說牠幹什麼！

